

縣長序

文學是一切知識的起源，文章的字裡行間，可以描繪出一個印象，一幕場景，甚至是一段感情。藉由作家筆下對於故鄉雲林的描繪，每個角落，每個場景，甚至每件發生在我們生活中微不足道的小事，都栩栩如生起來，彷彿就在我們眼前上演，讓我們瞭解與體會出人物間彼此的情感世界。

雲林文化藝術獎從舉辦以來已屆第十二個年頭。在這十幾年的光陰裡，文化藝術獎孕育與提拔出許多優秀的作家與作品，讓我們看見了雲林地區文學力量的繁衍、茂盛。透過作家的眼，心和筆，在報導文學與短篇小說的徵選中展現出極高的文學造詣與對人物感情的點滴呈現。期盼文學的樹苗能藉由文化藝術獎與在地作家的努力，繼續在雲林這片美麗的土地扎根，成長茁壯，長成一座翠綠的文學密林，讓縣民更能體會地方文學氣息的繁榮。

經過評審們嚴格的評選，在此恭賀本屆短篇小說與報導文學得獎者，也期勉未來有更多文學創作愛好者加入投稿、徵選，讓本縣的文學更加璀璨，創造更好的文化環境，促使雲林文化愈益欣欣向榮。

雲林縣 縣長



謹識

中華民國105年12月

處長序

雲林文化藝術獎活動提供給在地創作家，對於雲林這塊土地一個傾訴情感的平台。藉由不同形式的文學作品，給予才華洋溢、學富五車的作家展現自己的機會。此外，文學的創作是彌足珍貴，都是作家瀝心瀝血而完成，希望透過這樣的活動，激勵作家分享、互動及向上提昇的能量。

本屆徵選「雲林文化藝術獎/文學獎」的類別分別是「報導文學」與「短篇小說」二類。報導文學〈在一條路上旅行的人生〉為本次文學獎首獎作品，以虎尾「公安路」為報導主題，針對家家戶戶做書寫，內容描述公安路上的種種文化在面對歷史洪流下的興衰，作品內容詳實、情感細膩而豐富。而短篇小說第一名為〈夏日釣場〉，作者運用了相當多視覺、聽覺摹寫的技巧，讓正處於青春年華的女主角小琪的每個場景，都像在眼前呈現般的清晰。青春期的青澀，是每個人都經歷過且印象深刻，相當能引起共鳴，扣人心弦。

恭喜各位得獎作家能脫穎而出，展現不凡，歷經評審委員嚴格的挑選，無論是內容還是描繪手法，都表現出相當的水準。在此感謝評審委員辛勞的付出，給予作品最公平公正的評選，也期盼此次文化藝術獎投稿作家，能繼續在文學這畦田地上努力耕耘，在文學領域創造更多非凡的成就。

文化處 處長

林孟儀 謹識

中華民國105年12月

目 錄

短篇小說類

總評	001
夏日釣場	005
四囍	019
三月十九	033
阿母-e金手環	051
軟血仔鬼灣	077
月到中天時	095

報導文學類

在一條路上旅行的人生	111
煉金樹	135

附 錄

頒獎典禮	155
105年雲林文化藝術獎徵選簡章	156
評審委員簡介	187

文學獎總評

今年的短篇小說與報導文學的得獎作品水準還算高。不過包括沒有得獎的作品整體來看，程度是在下降之中。有一個明顯的現象是，投稿的人數變少了，所以好作品當然就相對地減少了。

為什麼會如此呢？這是因為歷屆已經得獎的作者不願意再投稿參加比賽的緣故。

該知道，雲林縣本來就不是大縣，能寫小說、報導文學的人就很少，大部分就是得獎的一群人罷了。如果這群人不再投稿，當然文學獎的作品就少，水準就下降了。

縣政府舉辦文學獎的目的，除了提攜新人以外，當中還有一個目的，就是叫所有已經得獎作家能繼續寫作，以致於能終身寫作。所以我們並沒有規定說您已經獲獎就不能再參加徵文比賽。您得獎了，就更應該繼續投稿，好教您的作品水準能繼續提升，如此也就提升我們文學獎的水準了。

所以評審要呼籲已經得獎的作家，您應該繼續投稿給縣政府的文學獎，這麼做才是對的！

其次，評審們注意到這次新的參賽者最常犯的錯誤，就是不能確定您寫的是「小說或散文」、「報導文學或非報導文學」。

有好幾篇稿子都是散文，卻被作者自己當成小說投稿到這裡來，其結果當然不能得獎，這是因為作者沒有讀過《文學概論》之類的基本書籍，導致無法區別出散文與小說的差異的結果。該知道散文有散文的要素，小說也有小說的要素，差別很大，不可不察。

同時也有幾篇投稿到報導文學類的作品並不具備「文學」的要素，有人居然把學術論文拿來徵文，這是極大的誤會，因為「文學」是一種感性的東西；沒有感性，只有研究，怎能算是報導文學呢？這都是應該要注意的。

評審代表  謹識

第十二屆 雲林文化藝術獎

文學獎得獎作品集

短篇

小說

首 獎：游善鈞「夏日釣場」

第二名：溫芄萱「四囍」

第三名：程裕智「三月十九」

佳 作：王美慧「阿母-e金手環」

佳 作：蔡澤民「軟血仔鬼灣」

佳 作：李冠河「月到中天時」



夏日釣場》

短篇小說類 第一名
游善鈞



游善鈞

個人簡介》

曾獲聯合報文學獎、時報文學獎、優良電影劇本獎、教育部文藝創作獎、雲林文化藝術獎、吳濁流文藝獎、鍾肇政文學獎、林語堂文學獎、香港青年文學獎和華研歌詞創作大賽等獎項；並以短篇小說集《霧鎖》獲得國藝會創作補助。

作品散見《皇冠雜誌》、《聯合文學》、《印刻文學生活誌》、《幼獅文藝》和各報副刊。

出版長篇小說《骨肉》（寶瓶文化）、長篇推理小說《神的載體》（秀威資訊），並入圍第四屆島田莊司推理小說獎複選；短篇推理小說〈長出手的維納斯〉入圍第三屆華文推理大獎。

得獎感言》

謝謝家人，謝謝評審。

能屢次獲得肯定，是一件很開心、也很幸運的事。

評審評語》

這一篇的散文性濃厚，不過當成小說沒有問題，因為作者使用了強大的虛構，想像力十足。內容是陳述一個少女的無所謂而為的青春生活，包括她的愛情、癖好、遐想。這是一篇青春少女的故事，不流於俗氣。作者有一個別的作家所沒有的能力，就是使用了新寫實的寫法，凡是他想刻劃的東西，都非常精細，好像被放大鏡放大後的精工書寫，栩栩如生。也因此，他得第一名是應該的。

文字：作者的描寫文能力非常強大，具有新寫實的風格，在描寫人的肉體的幾個地方，使用了極精細的描寫。這是作者最不平凡的地方。

人物：所有的焦點主要都放在少女身上，使少女的描寫十分豐富、具體，包括他的生活、行為、內在思惟都很獨特，不類凡人，這是人物塑造上的成功。

場景：不論游泳池、釣蝦場的景物都寫得很細膩，對水面的描寫尤其具有立體感，使人如臨其境。

情節：比較簡單，就寫少女與幾個男生的交往過程，反映了青春年華的小孩子的單純交往，沒有大風大浪，卻顯得很隨緣，毫無牽掛。

夏日釣場

小琪是在釣蝦場認識小郭的，那時候，她壓根兒沒料到，他們兩人後來竟然會成為朋友。

某天，天才剛亮，小琪在鬧鈴響起前拆下手機電池，換上外出服便往一樓走去。颱風剛過，天空一片晴朗，小琪心底的颱風卻才逐漸成形；益發清晰的颱風眼，一言不發，睜睜盯著小琪，教她每踏出一步，便下意識加重一次力道。

日子漫長得彷彿將所有人融化，整條馬路只有她的腳步聲，四周水蒸氣向她聚攏過來，綁著俐落馬尾的小琪，榨果汁似的從鼻孔擠出熱氣，同時揚起瘦削的下顎，對著藍得發亮的天空，罵了一句簡短有力的髒話。

儘管只有自己聽見，小琪又罵了一次。她雖然不聰明，卻記得很多事，但她怎麼也不記得，自己是從什麼時候開始厭惡天空的；只記得某天，抬起頭，望向白燦燦的日空，忽地覺得一切刺眼，並摳起一股衝動，教人想伸手把那佈景一般的天空撕開——那時候她相信，將所有自己厭惡的事物徹底消毀後，那些能讓自己打從心底擁抱、喜愛的東西，肯定會浮現出來。

就算周圍會漂蕩著些許無奈的碎屑——

她總在腦海裡，勾勒出一座巨大的湖泊，湖面碧綠，波光粼粼，一如結晶礦石。天空倒映的銀白色雲朵，宛如片片魚鱗堆疊折射出的堅硬反光，小琪總覺得自己，就站在那座湖的岸畔，任由風掀起的一圈一圈漣漪，向自己擴散過來；小琪持續想像，某個人會飄飄渺渺從自己背後現身，伸出粗壯雙臂，細微汗毛擦過臉頰的同時，化作兩根水管將眼前湖水抽光，各類

魚類蝦蟹在濕濘泥土上彈跳劈啪劈啪——拼命掙扎的景況，心情於是逐漸開朗了起來。

踩著夾腳拖，小琪走進釣蝦場。一名身材略顯豐腴的中年婦女，一聽到腳步聲，立刻停下手中揮動的掃帚，扭過頭，長長的睫毛動也不動，定定瞅著小琪。小琪還來不及揮手，女人便咧開嘴，笑出一口牙。

那是小郭的媽媽，五十三歲，屬馬，比小琪的媽媽虛長四歲。根據小郭的說法，那排看似整齊的牙齒裡頭，有三顆是貨真價值的假牙。當時聽著小郭壓低聲音吐露的秘密，小琪無來由思索「貨真價實的假牙」這句話當中的矛盾，並且免不了想像一個畫面：一匹健壯的馬，晃著掃帚般的累贅尾巴，一面將頭從馬槽中緩緩伸出，繃緊頸部肌肉，接著被某個戴著口罩、遮住大半張臉的人，手持巨大到匪夷所思的鐵鉗，粗魯戳進那張嘴，太陽穴擠出豆大汗珠的瞬間，將堅硬爛臭的牙齒一一連根拔出，再把潔白做作的假牙，一一用力塞進缺了好幾個洞的牙齦中。

從那次以後，每回只要小琪見到小郭的媽媽，牙齦總會隱約約發麻。

當小琪又一次漫無邊際，想著這些無足輕重的瑣事，小郭的媽媽率先開口：「今天好早，妳來找弟弟嗎？妳們昨天有約好？他還在睡覺呢。妳等等……我現在去叫他起床——」說著，小郭的媽媽將掃帚移到另一隻手，和畚箕一塊兒抓握著，準備往後頭走去。

「那個——」小琪出聲攔住她。小郭的媽媽歪著頭，怔怔望著小琪，手裡的竹柄撐開她繃白的指頭，像是鳳仙花一樣，

隨時都會彈出掌心——她其實一直不大了解小琪這個女孩，只知道她剛滿十八歲，考上大學沒多久，卻不曉得念的是哪一間：「我沒有和他約好。」小琪頓了一下，才模仿對方似的，也偏著頭繼續說：「我只是想來釣蝦。」

將沾了魚粉的雞肝穿過釣鉤，連水深都沒有測量，小琪便揮動釣竿，將釣鉤俐落拋入池子裡頭，撲通——極其輕微的「撲通」聲，是小琪之所以迷上釣蝦的關鍵。

小琪當然記得，自己是在國中一年級的體育課，第一次上游泳課時，迷上這個聲響的。當時穿著大紅色三角褲、體格壯碩的老師，將手錶從粗大、骨骼突出的手腕取下，高聲宣佈最先找到手錶的同學，下課後可以來找自己領一瓶汽水和一包可樂果——話一說完，男老師立刻把手錶高高拋向天空。

小琪記得當他舉起胳膊，下臂肌肉繃出的銀灰色線條，以及藏在他腋下的腋毛短暫露出反射一片光芒的剎那；也記得那隻金屬製的手錶，碰觸到拋物線的頂端時，暫停了短促一秒，緊接著像是大夢初醒般，迅速滑墜而下，重重掉入游泳池裡，撲通——從此，每當小琪聽到這個聲響，總會反射性、下意識用力夾起眼睛，感覺那聲響頓時變得更清晰立體，像是特地為自己發響似的。

回想著這些離自己其實還不算真正遙遠的往事，小琪不禁噗哧笑出聲來。

為了確認自己究竟是不是真的喜歡那個聲響，上完游泳課那天放學後，小琪拒絕跟任何同學一起回家。她跑到學校後門的荒田，將書包裡的課本，全倒在虯結的樹根上，驚出一大窩密密麻麻的蟲；但小琪沒心神在意，她彎著腰，專注撿拾一顆又

一顆石頭，直到書包將她的身軀往地面拉扯，肩膀肌肉被扭擰開來，她才終於罷手。

國一時的夏天，和十八歲的夏天並沒有太大的不同，小琪打著赤腳，坐在游泳池旁，掀開書包，抓起其中一塊石頭，仔仔細細撫摸，確認每一道皺摺的角度和硬度後，才用力甩動手臂，扔了出去，撲通——聲響果然，沒有讓她失望。小琪身體略微往後仰，雙掌按住水泥地面，撐住自己的身體，日光埋在水泥地裡的餘熱尚未褪盡，小琪忽然覺得，此刻自己掌心抵住的，並不是堅硬如石的地面，而是一雙溫熱的眼睛。

小琪緩緩鬆開力道，將身體的重心，緩緩往前挪動，她自然而然閉起眼睛，像是聽見嚮往的撲通聲，心底感覺一陣清涼，在那舒適的預感中，夏日匆匆，輕柔劃過後頸、擦過髮尾，即將揚長而去。

「撲通——」意料之外的聲響驚醒小琪。

她倏然睜開眼睛，渾身血液即刻往後腦杓收束，手腳發麻。小琪清楚聽見自己劇烈跳動的心跳聲，感到驚嚇的同時，更感到驚喜——已經很長一段時間，沒有感受到這種如此強烈的情緒。

有人在自己身旁停下腳步，小琪將頭撇開，用力眨著，粗魯揉了揉痠澀的眼睛，目露兇光，扭回頭順勢揚起下顎，瞪著那張背光的臉孔。

在別人亮刀之前，先朝對方的大腿狠狠開一槍，一直是小琪生存的首要準則。

映入眼簾的身影，是一個小琪怎麼想也想不到的人——並非小琪的想像過於貧瘠，而是小琪連對方的名字都喊不出來，

她只記得對方的外號，學校裡，同學都喊他「泰國蝦」。

和小琪一樣，在班上，「泰國蝦」是屬於邊緣人物。小琪雖然不聰明，卻知道自己和「泰國蝦」是截然不同的：「泰國蝦」是被同學排擠，而自己則是「自願」獨來獨往，不想和其它人搞小團體的。

「泰國蝦」大概不知道自己為什麼會被戲稱為「泰國蝦」，小琪抓緊手中的槍：「你一定不知道吧？因為你皮膚黑、像泰勞，而且眼珠子隨時都會掉出來——」告訴他答案後，小琪以為「泰國蝦」肯定會受傷，或者好歹表現出痛苦的模樣。但「泰國蝦」只是俯視著自己，久久一句話也沒說。小琪發現那張背光的臉孔，讓他的膚色更顯黝黑，幾乎快變得一個不僅僅是叫不出名字、甚至就要認不出來的人。

像是沒聽見小琪方才的揶揄，「泰國蝦」緩慢扭了扭脖子，彎下腰，擰了擰水泥地，在她身旁盤腿坐了下來。小琪故意皺起臉孔，想讓對方覺得他掀起的沙塵十分惱人，又或者讓她真正在意的是：「為什麼他對自己所說的話，一點兒都不在意？」小琪險些忍不住脫口而出，但無論到什麼年紀，「先開口就等同於認輸」這一件事，往往比所謂的「牛頓三大定律」，更教人感到安心踏實。

小琪忽地心想，如果把他推下游泳池，應該就會有反應了吧？

觸摸念頭確認硬度後，她將掌肉從水泥地面拔起，感覺砂礫在手掌上造成的凹陷，逐漸被時間一寸一寸復原填滿，她清楚意識到自己的胳膊，正伸向「泰國蝦」——手掌攤張開來，逼近他的身體，隱隱約約感覺到他的體溫，緩緩滲透制服，朝

自己的指尖浸潤過來。

噗通——

和方才一模一樣的聲響，小琪僵住雙臂，遲遲無法動彈，朝聲源望去，只見泳池中央，湧現一圈一圈漣漪，向外擴散，卻過於薄弱，還沒傳抵游泳池畔，便消弭無蹤。小琪反射性伸長脖子，往漣漪的內核眺望，想知道是什麼東西，得以造成這一波又一波的聯繫。但軸心很快消失，一切復歸平靜。

小琪揚起釣竿似的，收回視線，注視著「泰國蝦」的側臉，從側面觀察，能發現他眼鏡鏡片的厚度確實驚人。

還記得開學第一天，輪到「泰國蝦」自我介紹，當他說到自己的興趣是下圍棋、看書以及——老師突然切斷他的話，提醒同學和他相處時要格外注意，因為他的眼睛天生脆弱，近視極深，拿下眼鏡幾乎什麼都看不見，也不能從事過於激烈的運動。老師不讓「泰國蝦」說完他喜歡做的事，緊接著轉述「泰國蝦」媽媽的說法：「請大家和他好好相處，不要隨便接觸他，因為任何過於粗魯的拉扯和碰撞，都有可能會讓他的眼珠子掉出來。」

小琪覺得老師講述這番話的時候，表情很做作，字句沒有溫度，不大像是活人會說的話，再加上那句「不要隨便接觸他」，實在讓坐在台下的小琪，忍不住想吐槽：「那是不是也不能任意餵食呢？」而且最令小琪感到不耐煩的是，哪有人的眼珠子，會隨便往後腦杓一拍，就真的掉出來呢？又不是漫畫卡通——

從那次自我介紹後，「泰國蝦」自動被隔絕在所有活動圈、小團體之外，小琪心想，他之所以會被排擠，導師和他的媽媽，或許得擔負絕大部份責任。不過「泰國蝦」自己本身所散發出

來的氛圍，也的確可以被明確解讀為「沒事不要接近我」，因此小琪也就自然不會在他身上，浪費自己所剩無幾的同情心。

當小琪回過神來的時候，發現「泰國蝦」正將手伸進她的書包裡，儘管沒有來由，那一瞬間，確實讓小琪莫名感覺那舉動比對方將手伸進自己的裙底還更失禮——她慌忙伸出手，想拍紅「泰國蝦」的手背制止他，卻冷不防一驚，手觸電似的一縮，心想這麼做的話，會不會讓他的眼珠子掉出來。

惚恍之際，「泰國蝦」吃力抓起一塊比他的手掌大上許多的石頭，多餘的部份像是一座座石峰，從他的指縫間迸裂開來，繃出他手背觸鬚似的纖細血管，連通指頭，讓他黝黑的肌膚表面透射出淺淺的粉紅色。

當小琪再次回過神來，才聽見石頭掉落水泥地、反彈後落入水中濺起的柔弱聲響，才意識到自己竟然真的伸手，往「泰國蝦」的後腦杓重重拍了一下。掌肉上還殘留著他短髮刺戳的痕跡，從對方腦裡傳遞過來的震動觸感令小琪的指尖不由自主發顫，小琪看著自己的手掌，試圖分辨哪些傷疤是砂礫造成的，而哪些傷疤，是他造成的。

「你的眼珠子沒有掉出來耶——」小琪刻意拉揚的語氣裡，有幾分調侃，也有幾分諷刺。

「泰國蝦」依舊沒有回應，默默注視著平靜無波的水面，無聲將手裡的石塊捏得更緊，窄瘦的肩頭隱隱抖動，宛如蜜蜂嗡嗡飛行。他沒有問小琪這時候，為什麼會出現在游泳池？而小琪也沒有過問他的理由，他們就這樣並肩坐著，將一顆又一顆的石頭扔入水中，撩起一波波漣漪，起初各自擴散，最終卻以無比溫柔的方式，干涉彼此，直到一切又回歸靜寂。

隔天升旗時，教官在台上質問底下所有學生，是誰在游泳池惡作劇，要當事者升旗典禮結束後，到學務處自首。朝會一結束，小琪立刻跑到學務處，說游泳池裡的石頭是自己扔的。導師被教官找來學務處，導師一臉詫異，大概是心想這麼不起眼的學生，居然也會做出這麼離譜的事。

教官追問她有沒有共犯，游泳池裡的石頭少說也有二、三十顆，可不是小數目，小琪搖頭，短短的馬尾，輕輕搔著後腦杓。離開學務處前，她被告知會被記小過一支，放學後還要勞動服務，把游泳池裡的石頭通通撿出來。

在走廊上，小琪撞見「泰國蝦」，她擋住他的路，眼神抓住他那雙脆弱的眼睛，拼命忍住笑，瞅著他說：「你來晚了一步。」小琪突然覺得，這麼美麗的眼睛，未來居然有很大的可能會放不進任何人事與物，實在是一件可惜的事。

小琪暗暗想著，不由得伸出手，在「泰國蝦」面前用力一揮，他嚇一跳，往後踉蹌半步，眼睛迅速眨了好幾下。小琪放聲笑了出來，眯起的眼睛，看不清楚「泰國蝦」此刻的表情。

但他們心底確實清清楚楚，那一天放學後，游泳池畔，對方的存在，扎扎实實拯救了彼此。

不知怎地，注視著眼前滿池子的水，小琪彷彿看見當年，那座放光了水、底部石頭遍佈，宛如一座荒原的游泳池。在遇到「泰國蝦」以前，小琪曾經深深相信，所謂的人生，只是把心中那一整個池子的水，消耗完而已，用再粗俗、再拙劣的方式也無所謂。

室內悶熱，像是真正的夏天，水面浮現沸騰般細小密集的氣泡，小琪背脊汗濕一片，但現在並非營業時間，所以小琪不

打算開口請小郭的媽媽打開空調。如果不是自己認識小郭，她大概已經甩動掃帚把自己趕出去了。

小琪記得和小郭相識的一切細節，半年前的那天，和今天凌晨一樣，小琪熟睡中被手機吵醒，在電話中和男友草草分手，而且提出分手的人還不是「前」男友，而是他身旁的女人。小琪不清楚自己到底是因為好夢被驚醒而怏怏不樂，抑或是「前」男友過於孬種連分手也要別的女人開口顯得「前」女友調教無方，又或者——小琪其實也不真正清楚自己，到底有沒有失落、生氣甚至產生其它更為可貴的情緒。

小琪盤腿坐在床沿，面對玻璃窗子，失眠一夜，感覺時間剝冰般悄然無聲融化，四周逐漸變得明亮，窗子上的倒影愈來愈模糊，空氣像是半透明的氣泡，向自己團團聚攏過來，她感覺自己，幾乎快回到十三歲時，坐在游泳池畔的那個少女。

小琪帶著清空的背包，沿路撿拾石頭，來到那座她和前男友相遇的釣蝦場。在櫃檯付了錢，沒有拿釣竿和釣餌，打工生好奇望著她的背影，小琪自願自拎著背包，走向池子。在池畔，她彎下腰，扯開拉鍊，抓出一塊石頭，正準備振臂扔入水池，忽然間怔愣住——小琪看見，在水池的角落，有一名少年坐在那裡，他手持釣竿，眼睛卻像睡著似的閉闔著。不知怎地，小琪覺得若是自己稍稍移開目光，那名少年就會立刻「撲通」一聲，往前傾倒，撞碎鏡面般的水池。

小琪一語不發，來到那名少年的身旁，坐了很長一段時間，終於確定他不是睡著，而是看不見東西。少年看起來比小琪稚嫩，皮膚白皙，下顎的微血管輕輕浮起，年紀大概十四、五歲左右。有好幾次，蝦子明顯上鉤，少年卻遲遲不肯揚竿，小琪十分著急，幾乎快喊出聲來，甚至險些伸手幫他拉起釣竿。

「你到底在幹嘛啊——」小琪喊道，終於忍不住發難，自己只買兩小時，再不開口，一切就要結束了：「你如果不是認真想釣蝦，就不要在這裡搗蛋了。」說到「認真」這個詞彙時，小琪的身子用力震動了一下，像是被抽走最關鍵位置的疊疊樂，隨時就要崩塌。

少年沒有生氣，也沒有訝異，彷彿早已發現小琪，早就在等待小琪開口，他回答：「我沒有想釣蝦。」面對這種看似無賴的答覆，小琪應該要氣憤的，但她卻無法產生那種情緒，她覺得自己完全明白少年想表達的意思，於是即便現在想假裝氣憤，也顯得捉襟見肘。

「店家一定很歡迎你這種客人。」小琪最後只能以自己最擅長的方式，接續話題。然後小琪才知道，原來少年是這家釣魚場老闆娘的兒子。小琪告訴他自己的名字，少年也告訴她自己的。小琪決定叫他小郭，小郭靦腆笑說這是自己出生以來，第一次有綽號。

那天他們聊了很久很久，直到他媽媽回來和打工生換班，小郭甚至跟小琪說了他媽媽裝了三顆假牙的事，小琪大聲笑著，突然收住笑聲，湊近小郭，低聲問道：「你怎麼知道你媽媽裝了三顆假牙——」她及時扯住舌根，險些順口吐出這句：「你又看不到。」

小郭說：「是我哥哥偷偷跟我說的，他說人工植牙很貴，所以媽媽用的是活動式假牙。」

小郭始終沒有提到他的爸爸，也沒有再補充他哥哥的事情，小琪很想告訴小郭，他媽媽的假牙現在肯定不只三顆；但直到最後，小琪只是注視著他的臉，感覺那透薄細緻的眼皮，輕輕

包裹著眼珠子的形狀和弧度，是如此柔和。

從櫃檯前走過時，小琪才意識到這是自己第一次，連一隻蝦也沒釣到，小郭的媽媽原本要送她幾隻蝦當作安慰獎，但小琪搖頭拒絕。

「店家一定很歡迎妳這種客人。」在自動門即將關闔的瞬間，小郭對小琪這麼說。

在遇到小郭以後，小琪發現原來，自己心中的那座池子，形狀可以選擇、可以創造，甚至可以汲取裡頭的水，注入其它人的池子中。

然而，小琪並不時常想起這些過於勵志的事，如同她也不會有事沒事做作想起「泰國蝦」一樣。和新男朋友在一塊兒之後，她甚至忘了小郭這個人，直到今天凌晨，好夢又一次被打破，「新」男友又一次變成「新的前男友」。

擱在矮凳旁的背包裡，只裝著一瓶瓶蓋還沒扭開的礦泉水，蝦子遲遲沒有上鉤。小琪忖度是不是該換另一個蝦穴，不能再猶豫了——當她終於下定決心，正打算抽竿起身，腰桿催勁的同時，有人在自己身旁坐了下來。她抬頭一瞥，是小郭的媽媽，她面無表情。

小琪垂下視線，放鬆繃緊的肌肉，重新調整身體的重心，收攏心情，一直覺得小郭的媽媽，就要開口請自己離開。

很長一段時間，都沒有人說話，四周靜寂無聲，小琪感覺連池子裡的蝦子，都跟著緊張起來。

一如既往，按捺不住的人還是小琪，掌心壓抵膝蓋，打算離開。

「撲通——」

出乎意料，耳邊乍然響起小琪最喜歡的聲響，暢快沁涼。

小琪倒抽一口氣，幾乎要驚呼一聲。

原來是小郭的媽媽，終於將手中把持已久的釣竿揮了出去，釣鉤穿透碧綠色湖面，打亂夏天的詭計，水紋猶如聲波一般，一圈一圈往外傳達，小琪感覺在波光潑灑的水中，存在著成千上萬隻形體剔透的蝦，正奮力擺動他們纖細的腿足與觸鬚，捕捉所有極其幽微的晃顫與波動。

四喜》

短篇小說類

第二名

溫芃萱



溫芃萱

個人簡介》

1977. 12. 05

中原大學會計學系

澳洲 Macquarie University CPA 會計研究所肄業

喜歡思考、閱讀

國小六年級時曾央求家人讓我課餘去參加作文班，自此埋下寫作的種籽，第一次在作文班上寫的文章就被老師挑選為佳作並被投稿到“雲林綠芽”且刊登其上，之後這顆種籽無意中發芽後，參加校外作文比賽皆有幸得獎，在大學時期得到桃園地區新詩創作優勝獎，也曾在大一參加英語演講比賽時親自撰寫自己的演講稿入圍決賽。

得獎感言》

謝謝主辦單位的用心，推廣雲林的文化及其藝術相關活動，散播人文的種子在�片土地上，台灣最美的風景是人，而雲林最美的風景是土地，金黃色的稻穗或搖旺生姿的菜花田，都是上天賜予寶島最豐盛的禮物！

評審評語》

算是小說。描寫了一個寡父阿婆如何照顧死去的大女兒的女孩四囍以及自閉症的二女兒的故事，阿婆毫不氣餒，具有正面意義，能鼓舞我們。

文字：是用一般通俗文字，流利通暢，不經雕鑿。

人物：集中在描述阿婆上面，很豐富。另外對於二女兒與四囍都有出色描述，絲毫不草率。不過比較缺乏外貌的描寫，這一點有待改進。

場景：描寫得不多，對於生活場景的欠缺描寫，使得這篇小說只有故事主幹，無法圓滿呈現整個生活圖景。這一點也要注意。

情節：不是單調的順敘法，富有變化。步步推進，終成喜劇，很有手段。

四 囍

陳罔推著腳踏車輕鬆快步地走回家，今天車上的一大籃框裡的菜都提早賣光了，裡面裝的是早上剛買的新鮮紅豆麻糬及一些食材，要趕回家做外孫女最愛吃的甜糕，今天是個特別的日子呢！

「妳回來啦！先去洗澡吧！今天小姨下班會回來，我們再一起拜拜啊！」陳罔對剛放學回家的外孫女說，她在廚房裡忙得不可開交，但是還能一邊哼著小曲呢，每年的這一天她是特別的重視又珍惜，準備家人愛吃的甜點佳餚，最重要而且必備的食物就是她心愛的大女兒最愛吃的紅豆麻糬，一年一次總會買個一盒六粒擺在桌上然後供放一周後壞掉發霉才丟掉。

小學二年級的外孫女，名字叫四囍，這名是陳罔取的。這孩子聰明伶俐、乖巧懂事，從小同外婆陳罔跟進跟出的，一個月大還未斷奶時就是陳罔自己一手帶大，當時沒有母乳可餵養，陳罔還到處拜託鄰居以及平日光顧買菜的老客人們幫忙問哪兒有剛生的產婦可以分點奶給小四囍，當時有個在教會幼稚園裡面煮飯的陳嬸幫忙，告知當時的園長修女，然後園長修女開始跟園裡面的家長募集奶粉或是母乳，克難式的湊足各方的愛心才養活下來當年瘦弱的小四囍。

「好了好了，快快快，妳們兩個都過來站好，一人三支香，趁菜還熱著呢，趕快拜拜！」陳罔發給二女兒跟小四囍各三支香，然後嘴裡唸唸有詞地對著桌上的紅色牌位說話，接著要小四囍自己說幾句話，無非就是要她感謝媽媽生她的大恩，要媽媽一路保佑她平安長大然後看顧她，要好好聽外婆的話，當個

好孩子。拜完了，就是晚餐時刻，這時候小四囍總要按照慣例（陳罔規定的）先給桌上的牌位媽媽跪下來磕頭九下然後才能用餐。

陳罔的二女兒一貫的沉默，家裡總是只有陳罔跟小四囍的聲音吱吱喳喳地像二隻小鳥。二女兒是先天的自閉兒，不常與人說話，小學勉強畢業後就跟著陳罔種菜賣菜，小四囍出生後，家裡經濟吃緊，後來也是在教會幼稚園工作的陳嬸看她需要一份正式的工作來協助家中經濟，逕自拜託教會裡面的弟兄姊妹幫忙找一份在帽子工廠裡的女工給她，這一來讓陳罔鬆了口氣，畢竟家中有個稚兒要帶，又要賣菜，根本無暇看顧已經長大成年的二女兒，而在帽子工廠工作起碼有領班會管理她們的生活起居，以及定時將薪水直接交給陳罔，工廠裡面管吃管住，偶爾還有一些休閒活動提供給女工們，因為嚴格管理所以秩序良好，平日是不准不假外出的。

小四囍從小跟著外婆陳罔種菜賣菜的，加上個性活潑外向，學著外婆叫賣練就了她極好的口條及應對，陳罔雖然是個鄉下婦女但是鄉下人的質樸個性以及樂天知命造就她不輕易向命運低頭的樂觀性格，她先生因病早逝，年紀輕輕就寡母孤兒的帶大兩個女兒，大女兒像先生，個性憨直但是貼心，從小就幫忙她許多家事農事，也幫忙帶著有自閉症的妹妹一起上下學，國中畢業後她選擇不再升學，雖然課業不差但是家裡的狀況實在難以讓她放心，她知道母親的忙碌以及妹妹需要有人看著，所以白天去工作，下班後就趕著煮飯幫忙家務。

鄰居的外省周阿婆介紹了一個在軍中服役的士官給陳罔的大女兒，要她早早讓大女兒嫁人別讓她這麼辛苦，尤其對方的家庭也是外省籍的單親子弟，所以讓兒子去報效國家，說來也

是挺合搭，因為兩家人的人口都是單純，對方家庭只有老父親一個人在家，退休後領國家官俸養老，對方知道陳罔家庭的狀況，說以後大女兒婚後仍可繼續幫忙娘家事務，兩家人自此就是一家人，不分彼此，互相看顧。

二個樸實又害羞的年輕人就各自奉父母之命簡單的公證結婚了，只是大女婿忙碌於軍中要務，長年需要待在軍營，大女兒平日仍舊住在娘家幫忙陳罔及妹妹種菜賣菜，有空或是周末假日就提點自家做的米食甜點回去探望公公，日子倒也跟婚前無異，一年後大女兒肚皮就有了好消息，兩家人都雀躍不已。

「媽媽，我有個好消息呢！」大女兒喜上眉梢地說著，「這麼巧！我也有個好消息呢！」陳罔接著說，「那媽媽妳先說吧！我的不重要，我想先聽妳的！」大女兒總是喜歡像小時候那樣把頭擺在陳罔的大腿上仰著頭看著她說話，「嗯，好吧！每次都是妳先說，這次換我先講囉，就是啊！教會的那個陳嬾，跟我介紹了一個新客戶呢，她說教會有個新受洗的弟兄，是開餐館的需要固定採買新鮮的蔬菜，她就立刻跟他推薦我們家的青菜呀，所以我們以後不需要天天去菜市場賣菜了！」陳罔嘴角上揚喜孜孜的說，「哇哇！太好了！那我們可以開發其他商品來賣呀，比如甜糕、包餃子」大女兒腦筋動得快，不愧是以前在班上當班長的孩子。

「哎呀！妳想累死媽媽我才甘心呀，哈哈哈哈！」母女倆個相視大笑了起來，二女兒走進來一語不發，面無表情，一如往常的坐在客廳另一角落的藤椅上搓弄著她的頭巾，雖然沒有加入這對母女的對話，但是人總是有感覺的生物，知道這時洋溢著一份喜悅的氣氛，二女兒不常說話但是會抬頭看看大姊跟母親，似乎表達著她也知道了，只是她的表達方式比較特別，

也獨一無二，只有陳罔和大女兒知道而已。「媽媽，那我的好消息也不賴喔！妳聽了準會歡天喜地的跳三圈！」大女兒故弄玄虛的眨著眼皮子說著，陳罔這時似乎有所感應的大約知道，畢竟做母親的總是敏感又善於觀察，上回清明節女兒回親家去掃墓拜祖先住了一週回來後一直到端午了，月事都沒來，最近這一個月又常常見她頭暈喊累，開始改吃平常她不常吃的一些奇怪的類似酸梅、青芒果等零嘴，早上也比較晚起，呵欠連連總說想睡覺。

果不其然，大女兒宣布她懷孕三個月了，只是因為平常瘦弱的身子還看不出來有身孕，而且她一向喜歡穿寬寬大大的衣服做事，周遭鄰居跟親朋好友們的確都看不出來她有喜，連陳罔也是猜測疑惑中，因為女婿實在是太少有時間跟女兒在一起，只有逢年過大節日時才有長假回來，不過這是個好消息就是了！總算陳罔也要當外婆了，雖然是女兒的孩子，但是也算是第三代要出世了！

親家那邊的親戚們知道了，無一不歡天喜地的互相恭喜，女婿還塞給陳罔一個大紅包要她平日幫忙代替他為這個貼心乖巧的媳婦補補身子跟肚裡面的孩子，只是大女兒懷這胎特別挑嘴，平日愛吃的東西通通不吃，就要吃些零嘴類的食物，只有一樣陳罔做的她會吃，就是甜的糯米糕，可以不吃正餐就要吃甜糕，陳罔心裡自忖著這一胎應該不是女孩兒，十之八九是個男胎！

新年到了，大女兒的肚皮也脹大到接近預產期，今年是個寒冬特別地冷冽，鄰居周阿婆時常過來跟陳罔說要小心啊！天冷容易早產，尤其大女兒身子特別瘦弱，懷這一胎根本都沒補到身子，挑食的結果就是只有肚子大大鼓鼓的，母體依然四肢

纖瘦不已，而且常常躺在床上休息就是整天，陳罔依然忙著菜園以及賣菜的生意，所以周阿婆常來幫忙協助陳罔照顧這準孕婦。這周阿婆也是位可憐的寡婦，先生車禍過世後留下一個養子，說是跟著他從大陸來台灣的結拜弟兄的親兒子，因為老友過世只好過繼給周阿婆跟先生，巧的是周阿婆也一直生不出個一子半女，她自己在村裡還是個有名的接生婆，看多了各種各樣的產婦，對於自己膝下無子倒是處之淡然，她總說：「養父母比親生父母還大於天呢」！而親生的子女有時不如領養的，一切全看父母的教育養成方式，常有親生子女為了錢跟老父母吵架，兄弟姊妹們為了父母遺留下來的土地爭鬧不休、六親不認，周阿婆的觀念很開明，她說她這個養子是一份情義與緣分而來跟她結緣的，她的責任就是教育及養大他，讓他堂堂正正挺直胸膛做個正當的人，不會要求他回來奉養她，她還有先生退休的國家養老金就足夠了，這個養子長大後的確也是從軍報效國家，一有放假就回來看她。

人家總說雙喜臨門，孩子出世時陳罔卻說她們家是四喜到家，因為是兩個家庭的喜事，四個人都歡喜，父母、外婆和爺爺，有人提醒陳罔「四」不好，中國人不愛用四這個數字，陳罔說不迷信，雙喜的二倍不就是四嗎？

孩子不是男孩兒，卻是個可愛又愛笑的小女嬰，兩家人都歡喜得不得了，只是一個月後孩子的母親過世了，從產前一直在床上躺了整整三個月的她，產後連母奶都擠不出來，村裡面的醫生來看了幾回都說產婦身子太弱要多補血補身，還是回天乏術。小四喜沒了母親也從沒喝過一滴母奶，但是依然愛笑不會吵鬧，陳罔看了心很疼，大女兒過世後，這女婿依然忙碌得一直無法常來看孩子，親家方面倒是來看了二回後就不再來，

只說孩子他們能幫忙分擔一些養育費但是親家公一個老人家無力獨自扶養就是，陳罔了解是自己女兒命薄無緣享天倫之樂，怪不得對方家庭，她跟親家說不如就讓小四囍留在她那兒，女婿還年輕也不耽誤他未來的幸福了。

「外婆，可以吃飯了嗎？我可不可以先吃甜糕啊？人家肚子好餓喔！」四囍看著陳罔說，二女兒睡著在客廳的藤椅上，手中還握著剛剛搓弄的一疊舊報紙，陳罔看著供桌上的紅豆麻糬想到往事出了神，忘了插在香爐上的香早已燒過半了！「好好好！先吃甜糕，這是妳媽媽懷妳時最愛吃的，肯定是妳在娘胎裡就給她下指令要吃外婆做的甜糕啦！」陳罔對於四囍永遠都是耐性十足、樂觀開朗的回答著。

她知道她雖然失去了一個貼心乖巧的女兒，但是老天又給了她一個聰明伶俐、聽話懂事的外孫女來接替大女兒陪伴她，其實她感恩這一切，因為人世間總沒有十全十美，俗語說太完美就會遭天妒忌，或是遭人忌恨，陳罔在先生早年過世時，曾有一段時期很失落也很痛苦，尤其帶著一對年幼孩子，二女兒又是先天自閉兒，但是某一天，她看到颱風過後被風雨吹翻後那亂七八糟的菜園裡，青菜仍然在翌日太陽升起後一直不停的生長，她看到是『生機』，她忽然了悟只要活著就還是有希望，只要有希望就可以帶來一切可能的事物，雖然丈夫死去但是她依然有這塊田地可以種菜養家，她沒有失去一切啊！丈夫的肉體雖然化成灰燼回歸塵土，但是二個女兒就是她與丈夫的延續，只要有延續就有希望，所以小四囍也一樣就是大女兒的延續。

在教會幼稚園的廚房裡工作的陳嬸，與陳罔也算是遠房親戚，知道陳罔的狀況所以三天兩頭就會來探望這一家子，陳嬸是教會的老教友，父母及丈夫都是資深的天主教徒，她常跟陳

罔說，天主（也就是民間信仰常說的天公、玉皇大帝、上帝）不會把人逼到死角的，關了這扇門必會開啟另一扇窗，她是信仰深厚的人，也總說小四囍是個福星，提早讓媽媽去天上享福，代替媽媽來陪伴外婆跟小姨，又因為從小吃過各方募集而來的愛心母乳及奶粉，將來會是個極有福緣的孩子，每每都跟小四囍說要感恩啊！感恩知足才會帶來平安與喜樂！

陳罔看著小四囍開心吃著甜糕的模樣，實在像極了過世的大女兒，她心想要是女兒還在世上的話，今天就是過二十七歲的生日了！時間過得真快，一轉眼小四囍八歲了，女婿自從女兒過世後沒再來看過小四囍，也許是覺得孩子帶來厄運造成妻子死亡所以不祥，陳罔有聽鄰居周阿婆說親家那邊後來再娶了外地的媳婦，所以也很少回來南部走動，親家公年紀大被接上北部去住了！她不怪他們，也很少跟四囍提他們的事，四囍若是問起爸爸，陳罔就會淡淡地說他們住在很遠的北部也不知道搬到哪兒去，但是總會給四囍一個觀念，就是雖然沒有爸爸媽媽在身邊，但是她是一個特別幸福的孩子、一個充滿大家的愛心的孩子，因為當年是各方的愛心捐獻才養大她的，所以她得到的愛是別的小孩的好幾十倍，沒有減少反而更多。

最近周阿婆的養子準備要娶媳婦了，她每逢人問就喜孜孜地談起她這未來的準媳婦，說是一名在小學教書的老師，對方的家庭世代都是教師，由於養子在軍裡面已經晉升到上尉，這媳婦可是周阿婆自己給挑的，兩家人一見面都對彼此印象很好，尤其是這準媳婦更是得婆婆緣，周阿婆當了大半輩子接生婆，一看這媳婦的體態就連連稱好，直說這是多子多孫的福相，可以替周家跟養子原本的張姓祖先傳宗接代了！

有人問陳罔，二女兒也二十有幾了，要不要也給挑個對象

讓她有個家庭，雖然自閉不多話，但是在工廠裏面做事時倒是很認真努力頗得領班讚許，如果有個對象成家，也許能治好這個自閉不多話的症狀，陳罔不是沒想過這個問題，尤其最近看著鄰居周阿婆開心張羅著養子的婚事，她也想著二女兒自小就是不多話不大跟人往來，但是幫忙種菜賣菜都是很認真努力，打掃家裡也是，在工廠裡的表現也都不錯，她不能因為擔心就一輩子把女兒栓在身邊啊！女兒畢竟是個人可不是頭牛，或許試著找人幫忙探聽看看有無適合的對象，搞不好真的會幫她找到幸福吧，陳罔看著二女兒曬衣服的背影想著。

事情有時候真的就是心想事成也好，或是心裡想的正好吸引了事情的發生頻率也罷，就在陳罔閃過讓二女兒找對象的想法後過了一個月，某天又是這位遠房親戚在教會工作的陳嬪拿了一些不新不舊的孩子穿的衣服來給陳罔，說是要給四囍穿穿看合不合身，一位教會裡的姊妹，女兒生病過世了，年紀與四囍相仿，所以衣物都捐出來給需要的人，說著說著陳嬪就忽然問了陳罔：「堂姊，有沒有想過給阿淑（二女兒的小名）找個對象讓她有個家庭？」，陳罔愣了一下沒有想到怎麼陳嬪突然跟自己提這件事，「阿姊怎麼會突然問這個啊？」陳罔看了一眼陳嬪，原來是這位捐衣服的教友姊妹有個年紀老大不小的哥哥，將近不惑之年還未娶媳婦，是個修鞋匠，人很單純老實但就是不多話，該說是不愛跟人打交道或是閒聊，就是很認真做事也很孝順顧家，除了工作就是在家裡陪父母種田種菜，感覺上倒是跟陳罔的二女兒阿淑挺像的，不多話也不愛跟人來往但是工作認真也不愛亂跑，而且對方父母是務農子弟，陳罔聽了頗有好感。

兩家人很特別的選在了教會幼稚園旁的餐館第一次見面，

餐館的老闆也是教會的教友，就是當年陳嬾介紹跟陳罔固定購買新鮮蔬菜的那位弟兄，他一聽說是陳罔要跟未來的親家第一次見面，當天就在門口掛上【小店今日公休】的牌子特別只提供給陳罔他們。男方的父母看來也真是鄉下種田人家模樣，熱情又慷慨，一見面就帶了一大包的新鮮玉米還有番薯，說是自家種的沒有農藥但就是賣相差了點要陳罔別介意，大可放心煮給孩子孫女吃，又帶了一些自己醃製的蘿蔔乾還有豆腐乳等，謙虛的說自己兒子也是『賣相不好』所以一直滯銷，但是品質保證，像他修的鞋一樣可是耐用又耐操啊！一番話說下來惹得全部在場的人都哄堂大笑，周阿婆因為湊熱鬧當天也跟了去，她講話直就問了對方是否能接受女方不大愛講話但是做事工作倒是挺認真的這個嚴肅問題，陳嬾正要準備替男方回答時，男方的父親說話了：「我這個兒子就不愛說話但是很肯做事，所以配個不愛講話的媳婦剛好，有些夫妻就是不愛聊天但是他們自有自己的溝通方式，這個我們理解的，只要彼此雙方能夠生活上相處合適得來，我們老人家做好我們自己份內事就好。」

男與女相差了將近十五歲，陳罔不介意年齡差異反而更放心，因為男方年紀大比較容易包容女方，這時男方的姐姐開口：「我只有一個哥哥，從小我就知道他有些與眾不同，但是我可以保證的是我哥哥人品沒有問題，就是不愛說話也不怎麼與人交往，很認真的幫忙家裡務農，現在也學得一技之長可以養活自己跟家人，相信您們家女兒嫁過來不會不幸福的。」至此，其實陳罔已經很中意這門親事了，只是擔心自己女兒能否讓男方滿意，「謝謝你們今天撥空來還送這麼多東西給我們，我倒是甚麼都沒準備真是失禮了！我聽堂妹介紹過你們的家庭也大致了解，我的想法也是一樣，因為自己女兒也是從小與眾不同，

但是踏實聽話肯認真做事也會幫忙我種菜賣菜打掃家務，後來又長期住在工廠宿舍工作，賺來的錢都由領班直接交給我，她從來也沒跟我要過，不過我倒是幫她全部存在她名下的帳戶裡留著給她以後養老用，很高興今天有緣能夠結識你們這樣好福氣的人家，若是他們倆個都不反對這門婚事，我是樂觀其成，就是要請你們以後多多包涵小女不懂事的地方了！」陳罔忽然站起來跟對方家庭深深一鞠躬。

「外婆，那天為什麼您要跟他們一鞠躬呢？」四喜一邊寫功課一邊問陳罔，二女兒已經嫁過去半年多，夫妻倆一切都很平順也常常會回來看陳罔跟四喜，雖然這二女婿真的就是完全不怎麼說話（跟二女兒一模一樣），但是每次一回來就是先幫忙打掃家裡，然後去菜園整理，又扛了許多的自己家裡種的農作物及食物過來，還有一件更讓人歡喜的事情，因為二女婿的姐姐先前失去女兒（生病過世），跟四喜年紀相同，她跟陳罔要求要認四喜為養女，所以真的是一門婚事二門親事，喜上加喜呀！

「因為要謝謝阿公阿婆他們把一個兒子養得那麼大又那麼乖送來給外婆當女婿啊！又不嫌棄妳小姨的缺點還保證會好好對待她，所以外婆很感動也很感謝他們，當然要好好跟他們鞠躬說聲謝謝囉！」陳罔很滿足又欣慰地對四喜說，「嗯！我懂了！外婆那我也要跟妳深深一鞠躬好好謝謝您喔！因為有您所以才有我嘛！」這個愛撒嬌又會討外婆開心的小女孩雙手抱著外婆的脖子又親又搖的說。

誰說四不好？只有人的心態才會決定事情的好與不好，陳罔抬頭看著天上的月娘心裡想著，四喜真的是一個有福緣有福報的孩子，因為陳罔從來都不會去想或是受到旁人閒言閒語的

影響而對自己的環境或是發生的事物而怪罪天地怪罪他人，甚或是哀怨自己命不好，她只是一直提醒自己要感恩知足，要勇敢地永遠保持希望努力活下去，這樣老天爺一定會被她感動，讓她有出頭天的一日。

三月十九》

短篇小說類 第三名
程裕智



程裕智

個人簡介》

1971年出生於雲林北港，目前住在嘉義，成功大學歷史系畢業，著有《在七彩霓虹下日光浴》，其餘作品散見各詩刊與作品集。曾有很長一段時間漂流在外工作，直至結婚後才趨於穩定，心態也趨於成熟，目前從事教育服務業。

年紀不小，寫作資歷不長，曾獲得桐花、玉山、雲林、菊島、磺溪……等文學獎。擁有一顆愛幻想、愛作夢的腦袋，讓我能夠無止盡地遊走在一個只有自己才進得去的國度，生活中也因而充滿著無限的夢想與希望。

得獎感言》

感謝主辦單位及評審老師。

與鄉土有關的人、事、物，總能吸引著某些目光，尤其是庄跤困仔的我。小時候，若逢農曆三月十九，學校依例會停課半天，那時，不管走到哪，巷弄間處處擠滿看熱鬧的人潮，彷如過年一般。只是，此種盛況今日看來，似乎已退燒許多，甚至，一些曾有過的舊時生活經驗，也正逐漸消失中，也許有一天，只能依賴時光機回到過去尋回。

很高興今年能再次獲獎，幸好，有最親愛的咕咪一路相伴，她始終是我最忠實的讀者，我會繼續努力，謝謝。

評審評語》

可算是一篇小說。書寫了一個台灣人家族成員們【當中有一個兒子到中國謀職】的點點滴滴的故事。評審們的看法分成兩極。給予極高分的評審相當欣賞這種題材，覺得很新鮮；同時也很欣賞那種文字的調調。給予低分的評審就無法同意這種文字，覺得是走復古風，沒有現代感。

文字：作者使用類似30年代的作家的那種文字【文言夾白話】來寫完這篇小說，文體仿古，喜用成語，不是日常說話的文法。這種文字用來寫台灣鄉土生活，使得台灣鄉土人物、事物彷彿古人、古代，破壞了現代感，當然有些怪異。但是能用這種調調寫小說也很不容易，有一種使人忘不了的古典韻味。

人物：凡是人物都只有一個名字，沒有外貌，這一點作者要注意，在古典小說裡，不論林黛玉或賈寶玉的外貌、穿著都栩栩如生，並非只有一個名字。

場景：對虎尾附近的糖廠周邊風景有若干描寫，可是沒有多少虎尾糖廠的味道。對於北港的描寫也是如此。這一點要加強，描寫力必須顯露出來才好。

情節：因為故事裡彷彿有許多主角，人物太多，他們的片段生活狀況鋪散在小說裡，無法集中，情節與情節間似乎不一定有關係，造成一種散漫、無序。

三月十九

阿公搭著琮瑋的肩，兩人緩步行走在糖廠外的小徑，兩旁的樹蔭稍稍為他們擋住午後微燙的陽光，這一老一少的神情看似相當愉悅、悠閒，此刻，彷彿所有惱人的雜務皆與他們無關。阿公臉上洋溢著滿足的笑容，所謂的幸福，幾乎都寫在他雙頰的法令紋上，毫無遮掩。兩人亦步亦趨，經過一處爬滿藤蔓植物的棚架，走到糖廠內的販賣部。他們在背陽的方向找到一處座位，各自選購了喜愛的冰品，坐定，這幾天，爺孫倆確實多了不少獨處的機會，讓阿公內心積壓多時的霧霾漸掃而去，增添些許代償作用。

「阿公，剛剛路上的花車好像是嘉年華會遊行，車上的人都穿著戲服，還會拋糖果餅乾下來，你看，這是我撿到的，真有趣。」

「那個叫做『藝閣』，跟你一樣，他們都是小孩子裝扮的。現在天氣太熱，我們先在這裡吃個涼、休息一下，晚點再一起去看神轎遶境，一年才這麼兩天，剛好讓你遇到，運氣真好，很熱鬧喔。」

「藝閣？」琮瑋拿出手機，指間按壓下幾個關鍵字搜尋，螢幕立即彈跳出好幾列與藝閣相關的資訊。

對一個從小在國外城市長大的孩子來說，台灣傳統的民俗藝陣，看在眼裡，頓時令他填滿許多想像的空間。琮瑋眼神有點跳脫，無意識地反覆舐舔那不斷融化的一口冰涼，腦內，盤旋著那些只有自己才知道的事。十四歲的他身材像成人般高大，但說起話來，靦腆的模樣感覺有些怕生，內外之間的差距，磨

擦出不少違和感。因此，從小到大，無論是哪一個家，生活的話題便經常圍繞在這孩子身上，其備受寵愛的地位始終難以動搖，媽媽、阿公阿嬤亦是如此。

非假日糖廠的人潮稀稀落落，相較於市街上遶境的行伍，此處反倒顯得格外沁涼閒適。時序漸入春的後半季，今年氣溫比往年來得悶熱難耐，若是在四月下旬的大太陽下久站，不知情的人甚至會誤以為七月盛夏已提前到來。門外颳來一陣風，夾藏著層層蒸不散的熱氣，落單的樹葉在他們眼前翻滾幾圈後跌了一跤，阿公和琮瑋手中持著各自的冰棒，體溫正隨著舌尖的觸動一力度度往下降，令乾渴的人看見也會為之欣羨。

農曆三月十九、廿日，這兩天是北港地區媽祖信仰的年度盛會，熱鬧的程度，甚至連鎮內的國中小每年皆須為此停課半天。琮瑋母子前不久才從中國返台，適巧遇上媽祖慶典的系列活動，爺孫倆難得有機會一同目睹這勝景，也順便為琮瑋打發一些閒暇的時間。

★. 1

瓊雯跛著腳，和琮瑋合力欲將兩只厚重的登機箱抬起，兩人吃力的模樣看起來極為不協調，甫走下駕駛座的阿公見狀，二話不說，即刻接過手說：「別逞強讓我來。腳扭到也不早說，出門在外，要照顧好自己知道嗎？」阿公有條有序地將行李整齊疊置於後車廂，發動引擎，向晚的西曬仍保有它既有的餘溫，穿透玻璃，斜斜地劃過車內的幾個面孔，車子逐步駛離高鐵虎尾站，往北港方向歸去。

繞過幾個路口，往縣道四周隨意一望，一畝田過去又是一

畝田，全都收入眼簾，稻田裡，今年第一期稻作正纍纍地垂懸著，靜待農人前來收割。儘管天色漸暗，但那璀璨的金黃落在視線內，暈染一些夕陽的澄黃，無須調色，已框成一副大自然的圖像。沿著只有雙向單線的產業道路前行，車行進的速度感覺又更為緩慢，瓊雯和琮瑋母子倆靜靜坐在車內沉澱起這一路來的風塵僕僕，回想剛下飛機踏入國境大門那一刻，也不過是三個多小時前的事而已。阿嬤坐在駕駛座旁，轉身問瓊雯：「睿恩最近都在忙什麼？他怎麼沒和你們一起回來？」

瓊雯沉默了一會沒有直接回應，片刻，她將琮瑋拉至身旁，摟著他說：「廖琮瑋，你來告訴阿公阿嬤，說我們這次會回來住一段時間。」

琮瑋憨憨地對阿嬤笑了一笑，他別開臉，絲毫沒想理會媽媽的意思。

「這個睿恩怎會變成這樣？放著老婆小孩獨自回家，自己卻躲在國外，連一通電話也不打回來問候一下。工程師、出頭天、賺大錢了，看不起我們這種住鄉下的岳父、岳母……。」阿嬤不停碎唸，似乎對女婿的行徑很不以為然。

「蘇州當地有很多台灣人，生活機能便捷，不會比台北差，未來小孩長大後也有很多學校可以選擇，你們就放心吧。」十多年前，當瓊雯決意要帶琮瑋遠赴中國時，她是這麼對爸媽說的。

因工作的緣故，睿恩常需往返於兩岸之間，兩人結婚後，瓊雯亦隨其前往，定居蘇州。翌年，琮瑋出生，瓊雯曾在娘家停留一年多以便就近照料，這段日子，是他們最和樂的時光。那時，睿恩只要一有返台機會，儘管時間緊湊，他總會不假思

索就先南下，直驅北港探視母子，而後才偕同妻小一起北返。在娘家親友眼中，好歹也算是個合格標準的女婿。

時隔一年多，琮瑋周歲過後，瓊雯說服了父母，將小孩帶至蘇州和丈夫同住，此後，家人彼此的距離日愈疏遠，岳婿間的關係幾乎形同陌路。除逢年過節或有特殊事務，幾年下來，瓊雯回娘家的次數屈指可數，更別說是睿恩和琮瑋。感覺，終究隨著時間愈走愈淡，兩老也只能默默接受這既成的事實。

雖然琮瑋出生於台灣，但他的成長過程，卻幾乎等同是在中國度過，從幼稚園、小學、以至於不久前才辦理轉出的中學，清一色皆在台商學校與國際學校就讀。台灣對他而言就像是一個旅遊或度假景點，所有的印象皆屬短暫記憶，如過客般，模糊多於深刻。幸好，受父母的影響，繁體字對他而言仍不算太大的難題，拼湊中，尚能勉強寫出、唸出一些常見的詞彙。儘管琮瑋書唸的跌跌撞撞，但長年在貴族學校教育的薰陶下，至少也使琮瑋練就了一口流利的英語與才藝，對瓊雯夫妻倆來說，算是收了些許自我聊慰的作用。

「不是妳想的這樣啦！媽。他兩個月前被公司調到澳洲，新的工作環境他還在適應中，加上幾個新人不久前又被派過去讓睿恩帶，現在仍是一團亂，等過一陣子恢復正常後就會回來。」

「適應？我看全都是藉口，想當初你們夫妻倆還沒結婚前，他要去中國，身邊沒存什麼錢，我和你爸什麼閒話都沒說，倒貼送了一個女兒給他，還不說，還拿錢出來支應他撐過難關。現在呢？小孩跟過去後，一年見不到兩次面，對待我們就像陌生人一樣，真正是船過水無痕，無情啦。」

「好了啦，孫子面前妳就別說那些有的沒的，瓊雯母子難得回家一趟，有什麼問題我們私底下再慢慢說，打壞氣氛。」

「是啦，媽。反正有我和琮瑋回來陪你們那也一樣啊。」

「全款無仝師傅啦！唉，不說了，人都是被你們寵壞的。」

琮瑋貼靠著車門望向窗外，任由長輩們的對話從雙耳進出，窗外的景色他看得入神，想起在蘇州時，父母捨不得他離家住校，因而每天皆須耗費近一個小時的車程接送，在舟車勞頓中維繫起親子關係。如今，映入雙眼的，不再是那一棟棟成列聳立的高樓巨物，或是曲折錯綜的高架環道，琮瑋的視線緊盯著一片原野，電線杆一根根地刷過眼前，數也數不清。鄉間縣道少有塞車，偶爾才會遇上幾個紅燈，暢行的路況讓車上的人覺得安穩，不久，一個路牌迅速閃過，車子即將進入北港的市區。

★.2

飯後回到家，阿公阿嬤和瓊雯同坐在客廳憩息，電視機內的新聞主播正不停歇地喃喃自語，琮瑋則獨坐角落自顧滑著手機，一家團聚，這樣的畫面不知有多久未曾上演過？瓊雯望向牆上懸掛滿滿的匾額、聘書與感謝狀，原木的色澤、裱框相當透亮清澈，看來應該是最近才新增的，裡面刻上印上的全是跟社區發展協會、農會、四健會、宮廟……等有關的頭銜或志工名稱。

「阿爸，你這一陣子感覺比較忙喔？怎麼兼那麼多工作？」

「那沒什麼啦。年紀大了，反正閒著也是閒著，偶爾出個小錢、出份力，打發一些時間、聯絡感情，這樣日子會比較有趣味。」

阿公邊說、手中習慣性地拿起遙控器，逐台掃描了半輪後切換至一個固定的頻道，坐在沙發，悠悠哉哉地準備收看八點檔本土連續劇。阿嬤從冰箱取出一盤切好的水果，隨即又遞給阿公一杯熱茶，並示意瓊雯將盤中的水果分出一小碟，置於琮璋前方招呼他吃，琮璋抬頭瞄了一眼沒多說什麼，然後又低下頭繼續滑自己的手機。

「爸、媽。」這時，瓊雯眼神閃爍看著兩老，臉上寫滿了藏不住的心事，欲言又止令人覺得疑惑。阿公想起在車上的對話，他試探性問瓊雯：「妳不是說這趟回來會住比較久，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阿公的話像是一把鑰匙，瞬間開啟瓊雯抑鬱多時的心房，也算是給了她一道台階下，引導瓊雯道出所有的心事。

瓊雯支開琮璋，要他進房自己開平板上網，而後才語重心長地對他們說：「爸、媽，我過幾天會先回台北，順便去醫院做檢查，若狀況不好，有可能會住院治療復健。」

「住院！唉，是什麼病怎麼需要到住院？」

「一種罕見疾病——多發性硬化症。」

「……？」

去年底，瓊雯忽然覺得經常頭暈目眩、視力模糊，有時，偶有四肢無力的感覺，緊接著，手足斷斷續續出現麻木的狀況。最初，她以為可能是冬季天氣太冷致使身體不適，其後，腿部開始疼痛，即便就醫也沒有改善。於是，她趁著過年返台之際，進行深度檢查，診間數次來回，透過MRI磁振掃描後，終於發現病灶。

兩老一臉錯愕，雖不知這病是何方神聖？但仍直覺事態一

定不單純，阿嬈靠近瓊雯，手扶著她孱弱的肩心惜地問：「妳可以再解釋清楚一些嗎？」

「說直白點，就是我身體裡面的『線路』秀逗短路，造成免疫系統攻擊神經，不受控制。」

「短路？怎麼會這樣？」

「若是放著不管，嚴重的話可能會癱瘓坐輪椅，也有極少數的患者會死去，看個人體質，但至少一定會影響到正常活動。」瓊雯補充說出一句關鍵的話語。

「有說什麼時候要去醫院？」阿公問。

「如果可以的話，醫師說最好是這星期，別耽誤太久。」

電視機內正上演一齣豪門家庭失和又復合的芭樂戲碼，哭鬧聲佔據客廳所有角落，原先應該是高潮迭起的橋段，此刻卻無人理會，澆散了所有煽情與感動的光采。阿公覺得吵，順手關掉電視，讓浮動的情緒平穩一些，低迷氣氛下，他不知該如何安慰女兒，只聽見阿嬈緊緊牽著瓊雯的手，帶著愁容，口中喃喃地自說：「老天爺祢也要幫幫忙，怎麼會讓這種事發生在我們家瓊雯身上？平常時我們也沒做過什麼失德事……。」

瓊雯要兩人別太擔心，告訴他們，雖然多發性硬化症無法根治，但仍可以藉由于擾素等藥物控制。

只是，距年初那一次檢查已是兩個多月前的事。

由於事出突然，心理各方面皆毫無因應之策，甚至對於一切相關的醫藥常識亦無所知悉，加上當時睿恩即將面臨工作調動，生活忙得像隻無頭蒼蠅，瓊雯瞞住患病的事沒告訴他，僅領取幾袋醫師開立的初階藥品暫時服用，便匆匆離台返陸。殊

不知，此病症竟會為日後帶來極大困擾。

兩個月後，瓊雯的病徵非但沒有明顯好轉，雙腳的麻木感卻更趨嚴重，心想，若繼續拖下去的話恐將導致惡化。為避免憾事發生，她隔海和醫師聯繫，決定聽從建議先控制住眼下的症狀，住院觀察。

此行前，她終於將此事告訴丈夫。

睿恩得知後，要瓊雯在辭去蘇州的工作，和琮璋先回娘家住一段時間，待他處理妥適，母子倆即可遷至澳洲同住，同時，也會視狀況安排復健的後續。

「他說的倒輕鬆，出一張嘴身體就會復原嗎？無要無緊。我不管啦，反正妳叫他回來就對了，若不，我這個做丈母娘的一定和他翻臉。妳喔，就是太維護他啊。」

「是啦，妳媽說的有道理。難道有比身體健康更重要的事嗎？更何況又是自己的妻子，這兩天妳再聯絡一下睿恩看看吧。」

瓊雯抿起嘴唇低著頭，一語不發，內心有些為難，也許，她真如母親所說，對丈夫太過於寬容，致使家人不得不陪著自己擔下所有包袱。倘若果真如此，她又該如何自處？公平與不公平間，似乎少了一個衡量的標準，全憑個人情感左右一切。

★. 3

翌日，瓊雯一大早即陪著阿嬤步行至「新市仔」買菜，同時，母女倆預定順便前往朝天宮拜拜，提早替媽祖婆慶生。家裡，

阿公隨手取下一頂鴨舌帽，備妥工具，坐上一台農用貨車載著琮瑋同行，準備出門巡視菜園。

菜園位於接近水林郊區的牛稠村，行經糖廠時，琮瑋的目光被一大幢老舊斑駁的建築深深吸引，阿公告訴他，以前，經常可以在這裡看見煙囪朝天空排出兩道厚實的煙霧，冉冉而升，活像兩條竄動的飛龍。有時，遠遠即可聞到榨煮蔗糖時散發出的酸甜氣味，瀰漫在廠區周邊，鼻息間觸動過無數人的味蕾，不過，在停工多年後，已看不見昔日的光景。歲月的陳跡對應在琮瑋嶄新的臉龐，他木然的神情內藏著新奇，看著，而後他拿起手機悄悄攝下建築物一角，絲毫未見排斥的感覺，彷彿正為自己都市化的身軀注入些許鄉土的元素，揉合、重塑。

抵達後，阿公要琮瑋換上雨靴進入菜園，來到這處荒郊僻境，琮瑋舉手投足間的動作極為僵硬，可愛且逗趣，時而茫然的表情不斷惹阿公笑，這是他在蘇州生活時從未有過的體驗。

約兩分地的菜園結滿一顆顆的青花菜，圓鼓鼓的頭部被片片交疊的菜葉捧在掌心，落於一整列筆直的田畦上，放眼望去，看來仿若是一頂頂綠之皇冠，陽光下，兼具視覺的饗宴。阿公牽著琮瑋的手對他說：「這叫做青花菜或綠花椰，你以前有看過嗎？」

琮瑋搖搖頭，阿公脫下遮帽，以手拭去額頭上的汗水，又說：「半個月後就可以採收，你想不想一起過來幫阿公忙？很辛苦喔。」

琮瑋睜大雙眼、輕輕點頭回答：「好哇。」然後又問：「阿公，採收時我們是不是也會像現在一樣，捲起褲腳、穿著雨鞋？」

「憨孫，隨在你啦，只要你歡喜就好，哈哈……。」阿公

露出斑黃的齒，雙頰曲成一個弧線，笑著，手掌不停在琮瑋的頭搓撫輕拍，心中的滿足與喜悅全都填滿在他眯成一線的魚尾紋縫隙內。走過田畦間的土溝，頂著烈日，踩著影子上的步伐前行，鋤頭正熱情地吻著大地，揮舞間，逐一除去那些礙眼的碎石雜物。阿公黧黑結實的雙臂爬滿絲絲青筋，是歲月留下的印記，兩人腳下沾染的全是淤泥，琮瑋興高采烈地拿起鍋蓋敲打、吶喊，試圖藉由那些吵雜不協調的聲響，驅趕那群仍不死心的鳥兒們，這一老一少正在菜園內玩起一場隔代的遊戲。

結束菜園巡禮，回程，阿公順道轉往北港大橋下，看見牛墟尚未收市，便帶著琮瑋湊上前逛逛看熱鬧。

每逢三、六、九日開市的牛墟常吸引來自各地的人潮，過去曾以牛隻販售聞名的牛墟，現今已轉型為多角經營，在產業聚集概念的引領下，這裡仿如一處隱藏版複合市集。行進間，兩旁攤位林立，除了肉品熟食外，亦有文創工作者間雜其中，阿公帶著琮瑋逛過一輪，來到一個攤位前，琮瑋好奇地問：「阿公，你要買烏龜嗎？」阿公笑笑回答：「那是鱉，也叫做甲魚，不是烏龜。」

琮瑋一副恍然大悟的模樣頻點頭，疑惑的眼神仍直盯著盆中的鱉不放，於是轉頭又問：「是要買回家裡養嗎？」

「你媽身體不好，腳痛，聽說鱉含有很多膠質，阿嬤要我買兩隻回去燉中藥給她補一下筋骨，等煮好你也可以一起吃啊。」

「原來牠是可以吃的喔，我以為阿公來這裡是想要買牛肉。」

「咱種田人有很多是不吃牛的，如果你想要的話，阿公可

以順便秤幾兩回去……。」

阿公和琮瑋提著大袋小袋往回走，準備離開牛墟，與朝天宮遙遙相望的觀光大橋正落在他們身後的不遠處，他們並未注意到那座亮紅顯眼的標的，任憑千里眼與順風耳的神力，或許也無以探知及留住橋下兩人的步履。時間逐漸接近正午，該是回家的時候了。

★. 4

餐桌上，一家人圍坐的感覺格外融洽，琮瑋似乎很享受這種氣氛，他告訴阿嬤，過去在蘇州時，一旦下課放學，他幾乎都是以外食為主，除非是假日或是上餐館，他們很少有像這樣坐在一起吃飯的機會。瓊雯夫妻倆平日忙於工作，對廚藝亦無心鑽營，家裡的廚房經常是空盪盪地乏人眷顧，即使有使用，大概也都是烤土司、麵包等懶人類的輕食，再不然就是一些加熱熟食，或是隨意下幾碗麵再加料，極為簡約。而小孩，卻也逐日習於此種生活。

琮瑋拿著手中的筷子，夾起那一道道看似平凡的家常菜，口中的咀嚼未曾停歇過，不斷稱讚阿嬤的手藝，阿嬤看見琮瑋如此捧場，樂得直說：「唉呦，慢慢吃啦，小心別噎著了……。」

原本，瓊雯仍擔心琮瑋是否能適應返台後的生活？畢竟，一個從千萬人口都會區歸來的小孩，忽然間，就要讓他居住在型態機能完全不同的鄉間小鎮，會有此種顧慮亦屬正常。然而，單就這兩天來看，瓊雯應該可以更為放心地北上檢查去了。

「妳不是說要上台北回診嗎？」阿公問瓊雯。

「嗯，早上去拜拜的路上媽有和我討論過了，她會陪我一同北上，先住我婆婆家，回診後看醫師怎麼決定再說。」

「是按呢喔。」阿公暗自嘀咕了一句，然後又問：「大概何時出發？」

「後天上午，搭乘高鐵直接到南港。我們不在的這段時間，琮瑋就麻煩阿爸您照顧了。」

「是啦，到時候如果真的需要住院，我會和親家母輪流陪伴瓊雯，人手方面是還好啦。等狀況稍微穩定一點，我會回來下港整理一些必需品，然後我們再帶琮瑋一起北上探視。」

儘管瓊雯和阿嬈已安排好未來幾天可能面對狀況的因應對策，但她們倆仍抱著一個期待，希望回診後的結果是無需住院的。

阿嬈對阿公的叮嚀聽來稀鬆平常，然而，語中卻流露著幾許說不出的無奈，她們為女兒孫子辛苦賣命大半輩子，卻在收割之時遇到鏟不掉的絆腳石，只能任由命運躲在看不見的角落，無止盡地對著他們嘲笑譏諷，徒增無由的傷感。

「安啦，琮瑋的事就不必特別擔心。他早上才說要幫我看菜園，以後還有得忙呢，不信？妳們倆自己問他。」阿公一臉得意，像是在炫耀已經和琮瑋培養出特有的默契。

瓊雯挑起眉角看了琮瑋一眼，琮瑋手中捧著餐具，挺起胸膛，答案已從他自信的表情說出。她恍神了一會，想想，也許，讓琮瑋回來是正確的。

「後天是三月十九，我正想帶琮瑋去看媽祖神轎的遶境與虎爺的犁炮，既然妳們不在，那今年家裡就不準備供桌了。也好，等載妳們去高鐵站回北港後，我自己再去媽祖宮一趟吧。」

平日熱衷於公眾事務的阿公，對於鎮內一年一度的宗教盛會，自然是不願就此錯過。過去，他也曾擔任過副爐主、頭家、參事等類的工作並出錢出力，陣頭行伍間，常可見到他的身影穿梭在其中，即便現今早已淡出宮廟事務，每年此時，至少也會在自家門前擺上一桌素果，插上兩束鮮花，隨著三炷清香的繚繞，遙敬來自於遠方的各路神祇。

只是，阿公今年必須缺席了，他只能像一般信眾那樣，將自己隱藏在人海中某個不起眼的角落，佇足於巷弄街邊，用最平凡的眼光，細數自眼前游移而過的那些繽紛。這一切，皆非是他所能預料。

「阿爸，多謝你。一個多月前，琮璋知道我要帶他搬回台灣後，就開始和我鬧脾氣，平時他話原本就不多，但因為這件事，這陣子我們母子倆幾乎很少交談，尤其是辦理轉校時還發生一些波折。沒想到才回北港兩天，他竟會有如此大的改變，連我自己也難以置信。」

「教小孩的過程中難免會遇到一些觀念上的衝突，沒什麼大不了啦，妳以前不也是這樣？平常若是多唸妳兩句，就開始甩態起來。人，總會長大的。」

「是啦，反正妳爸閒著也是閒著，就當成讓他們爺孫倆多培養些感情也好。阿嬤說的對不對，琮璋？」阿嬤陶侃了阿公一句後玩笑性地問琮璋，琮璋則露出慣有的靦腆，同坐在餐桌，對於大人的交談，不知他是否有聽進去？

「是說，妳要不要考慮讓琮璋直接在北港的學校就讀？孫子留在身邊我們兩個老人當然很高興，不過，我擔心他離開校園這麼久，長期下來，恐怕會與社會脫節，對小孩也不好。」

阿公對瓊雯提出一個現實性的問題。

「不然，我晚一點再和睿恩聯絡看看，順便討論回診的事？」

「就這樣吧，妳們夫妻倆好好談，最好是有一個結果，不然，別怪我對他不客氣。」聽到睿恩二字，阿嬤又習慣性牢騷起來，不唸他兩句就覺得渾身不自在。許多女人的心思總是細膩，警覺性高、敏感度強，縱與放之間拿捏精準、得當，此種特質，瓊雯似乎略嫌不足。

★.5

兩天後，農曆三月十九日，一家人起得很早，遠方，隱約可聽見連延的鞭炮聲不斷炸響，應是從朝天宮方向傳來的。

「琮瑋，來，你幫阿嬤及媽媽拿一下行李。」

「喔，好。」

阿公熟練地將行李逐一上車，琮瑋則在阿公身旁協助，出發，車子避開繞境路線，不久，再次繞往三天前回家那條相同的台十七線。車內，琮瑋漫無目的看著窗外，不停打著呵欠，感覺有些無聊，瓊雯看見，便湊身過去，緊緊挽著他。瓊雯眼中泛著血絲，想必昨晚又是徹夜未眠，她不停以下巴反覆蹭著琮瑋的頭，眼神流露出一捨的氣味，而琮瑋也早習慣媽媽這個舉動。

車不斷向前行，輪下壓出的是複雜的情緒，擾動著每個人的心思，喚醒尚在沉睡中的焦慮與不安。阿嬤想起一些事問瓊雯：「妳有聯絡上睿恩嗎？」

「我都告訴他了，最慢下星期就回來，要我們先留在台北，然後再一起南下。」

「有談到琮瑋的事嗎？」阿公接著問。

「睿恩說，目前先處理好我的病症比較重要，小孩的事回來再慢慢討論。畢竟，琮瑋在國際學校所學的，與台灣的課程方向完全不同，至少也要聽一下琮瑋的想法，讓他有心理準備。」

「這才像是人說的話。還有，妳不是在幫他騙我們吧？」

「不會啦，媽。」

對瓊雯和琮瑋來說，睿恩要回來陪伴他們自然事件好事，也算是善盡為人夫、為人父的責任，只是，欣喜之餘，瓊雯卻也有些忐忑，她不知該以何種態度接納他？或是當成沒這回事？

兩個多月前，瓊雯獲悉丈夫確定要調職離開中國後，於是，她向公司請了幾天假，想留在家中幫忙睿恩打理遷往澳洲所需的一些雜務，最初，一切如往常般平靜，未料，無意中讓她發現一件痛徹心扉的事。

某日，睿恩遺落另一支手機在家未帶去上班，瓊雯看見後便拿起隨意把玩一會，沒想到，她就這樣從指尖滑出一張張女人的相片，通話紀錄中亦是一長串相同的號碼，而且都是同一人。瓊雯不死心，又從一疊收拾好的資料翻出帳目及簽單，對照通話時間與拍攝日期，幾乎全數吻合，那時，她內心極為光火。

當晚，她與丈夫大吵一架，耳中聽不進任何解釋，連自己生病的事也無心向他提起，此後，兩人即陷入沒有期限的冷戰。這兩個多月，瓊雯反覆思索，是否就此結束這段婚姻？將琮瑋

帶回娘家暫由父母照顧，然後自己另謀機會發展。

瓊雯原想在返台灣工作穩定下來後，才找機會慢慢告訴家人這一切，然而，身體的狀況卻由不得她繼續逞強，只能乖乖屈服於現實，交由命運來決定未來的走向。

高鐵站內人群穿梭來往不斷，琮瑋站在阿公身旁，目送她們兩人進入候車閘門，叮嚀互別後，爺孫倆隨即離開車站返回北港。

步出販賣部，吃完冰後，阿公帶著琮瑋轉移陣地，他們沿著昔日五分車的軌道路線前行，站在一條寬闊馬路的騎樓下，靜心等候繞境隊伍的到來。

阿公的手指向上方對琮瑋說：「以前，這裡叫做『隱痾橋』，曾有一座運載甘蔗的火車鐵橋，從上面跨過道路兩端。」

「隱龜？」琮瑋聽了諧音後似懂非懂。

「就是駝背的意思啦，呵呵。」

繞境隊伍伴隨鑼鼓鞭炮聲抵達，大媽、二媽、三媽……，他們兩人，正專注地觀看著自眼前經過的一頂頂神轎。

許一些承諾，靜候一個神蹟。

不遠處，琮瑋看見一群滿身炮灰、身著黃色虎斑外衣的轎班即將前來，他好奇地問：「阿公，他們為什麼穿老虎的衣服？」

阿公綻了一個笑顏，在一片喧鬧中大聲地對琮瑋說：「那是虎爺的神轎，等一下施放犁炮時，記得要摀住耳鼻，注意安全……。」

阿母 - ê 金手環》

短篇小說類 佳 作
王美慧



王美慧

個人簡介》
文字工作者

得獎感言》

感謝雲林縣政府，感謝評審！

評審評語》

這是一篇真正的小說。典型的鄉土小說，具有許多的小說要素的優點。作者書寫了母女兩人如何相互犧牲自己，照顧了整個家庭的故事，叫人動容。

文字：敘述的文字流暢明晰，特別使用了台語的對話，這些台語對話都很正確、恰當，顯見作者在台文上有過一番研究。

人物：裡面以母親、海珠為雙主角，都寫得非常豐富，生動。他們一生不好的命運叫人感慨卻又顯得那麼善良，反映了台灣人的一種生存的典型。這一篇小說可以直追自七〇年代鄉土文學，人物的刻劃很成功。

場景：能重現雲林鄉下村莊風景，具有極濃厚的鄉土味道。

情節：雖然採用了順序法，但是佈局巧妙，出人意料之外，顯見作者的巧妙心思，很不容易。

阿母 - ê 金手環

「阿母，我煮匏仔糜來予你食。」

林海珠手中拎著一個小提鍋，從病房外走進來，印尼看護阿蒂見狀，忙不迭拿起病床上的餐板固定在兩邊扶手。

「阿蒂，謝謝妳。」林海珠微微一笑。

才二十出頭的阿蒂，露出一口白牙，和她略黑的膚色相映，更顯潔白。

「我中晝食病院--ê 飯包，食甲脹肚。」母親看到粥，眼睛裡閃著光采，順便和她抱怨她不喜歡吃醫院的便當。

「若無我明仔載中晝閣共妳煮糜過來。」

「免啦，遐爾仔費氣創啥！」母親喃喃低唸：「其實病院--ê 飯包誠豐沛……。」

海珠嘴微微一動。她知道母親這麼說，是不想讓她太麻煩。母親吃得簡單不挑食，醫院便當的菜色，比她日常吃的更多樣化，只是母親高齡八十，牙口不好，飯菜得煮得軟爛些，才好入口。

見她拿出兩副碗筷，阿蒂盯著她怯羞一笑，「阿姨……。」

海珠會意一笑，「去吧，去吃飯，自己要小心點。」

「伊閣欲出去！」見阿蒂開心離去，母親忍不住叨念：「你按呢會予伊傷好款！」

「袂啦，伊嘛是愛食飯。」海珠淡淡的說。原先她煮粥來有煮阿蒂的份，但阿蒂詢問過她，得知晚餐可以自己覓食，

阿蒂便讓她不要煮她的份。

阿蒂不是不喜歡吃粥，她只是想去繞一繞，即便只是到地下室買個便當，坐在外頭吃食，透透氣，也是一種放鬆。

年輕的女孩，終日得寸步不離和老阿媽窩在病房，哪兒都不能去，也真是為難她了！

母親腿腳不便，半年前三哥幫母親請了個看護，阿蒂來了半年，基本的國語溝通還行，但說台語還是她的單門，天天雞同鴨講，母親一度氣的想把她換掉，還好最近阿蒂的台語進步頗多。

前天母親在家中浴室摔了一跤，住院第三天，別說阿蒂待不住，連母親也嚷著要出院。

「先生有講我啥物時陣會當出院無？」母親邊吃邊問。

「是會當啦！毋過三兄講，想欲順繼共妳做身體檢查。」

「做啥物檢查！免啦，我欲出院！」

母親作勢要下床，海珠好聲安撫，說今日天色已晚，要出院也得等到明天，母親覺得她說得也對，未再執意要「馬上」出院，情緒安穩下來，繼續吃粥。

「海珠，你煮--ê 匏仔糜誠好食，你阿嫂煮--ê 真歹食！」

母親叨叨絮絮，海珠淡然一笑。三嫂跟著三哥經營便當店，好廚藝自然是向來只煮清淡食物的她無法相比，只是急性子的三嫂對母親沒什麼耐心，連同煮食也顯得馬虎，煮瓠瓜粥常是將瓠瓜切了一大塊下去煮，而她則是先將瓠瓜刨絲，再連同米一起煮粥，煮到瓠瓜和米融成一體，母親就愛這味。

「你加食寡，瘦卑巴，做校長無閒甲連食飯--ê 時間攏

無！」母親說這話時，眼底充滿心疼，和一絲驕傲。

她師專畢業後就當老師，在教職上一路進修，考上主任，五年前終於考上校長，成為小村莊裡第一位校長，並且是鄉裡第一位女校長，母親備感驕傲，常說有她這個女兒，此生足矣。

「有啦，我逐頓攞有食。」海珠推推架在鼻樑上的細框眼鏡，溫柔微笑的說。

「加食寡！」母親主動幫她再舀一匙粥，疼愛之情，溢於言表。

海珠端著碗，直瞅著母親一頭蒼蒼白髮，和佈滿皺紋的乾瘦臉龐，腦裡翻騰著下午醫生和她說得話……

「……胃癌末期，如果不切除胃囊，做化學治療……，要有心裡準備……。」

「一直掠我金金看，毋食飯，佇咧創啥？」母親笑斥著。

低頭眨掉眼裡的霧氣，抑下心頭酸楚，再抬起頭時，海珠嘴角高揚，露了個大笑容，「阿母，後個月初是你生日，我來共你做生日好無？」

「好啊！」母親豪爽的應允，想必是以為她欲和往年一樣，在她生日前一天煮一鍋豬腳麵線為她暖壽。

海珠忐忑的補了句，「佢以前無仝款。」

母親停下吃粥的動作，瞥了她一眼，笑笑的說：「欲買雞卵糕著無？少年人就是攞愛食彼號，阿蒂嘛愛食。好啦，欲買就買，換食無仝款—ê 嘛袂 bái。」

海珠淡笑不語。外人眼中母親很固執，其實母親很願意嘗試新鮮事，只是需要時間潛移默化，讓她慢慢接受。

「……癌細胞有擴散的現象……」

海珠幽幽的看著母親，母親一生艱苦，晚年還得承受這等苦罪之事，乾瘦的身軀、垂垮的肩頭，還禁得起這般折騰嗎？

鼻頭一酸，她忙不迭低頭，斗大的淚珠落入碗裡，為瓠瓜粥添了人生的鹹味。

* * *

養女，林海珠》

在簡陋的舊屋大廳裡，海珠點了二柱香，站在神明桌前，誠心的祝禱。

「爸，媽，我的人生很美好，感謝祢們在天上保佑，也要感謝阿母用滿滿的愛扶養我，請祢們保佑她身體健康，長命百歲。」

將香插上公媽爐，海珠雙手合十，誠心的再拜一回，這才離開神明桌前，進入書房。

坐在書桌前，看著擺在桌上的小相框裡一對年輕夫妻抱著幼女的照片，溫馨的情景，讓海珠心頭感到甜甜的。

照片中的年輕夫妻是她的生父生母，她出生才半年多，有一回爸爸騎機車載著揹著她的媽媽，要帶她去打預防針，途中發生車禍，父母雙亡。當時村裡的人都說她生來剋父母，爸爸這邊無父母兄弟，媽媽娘家人自顧不暇，沒人想接她這個燙手山芋，送去孤兒院是勢在必行，當時阿母突然跳出來說，她要領養她！

她不是阿母親生的，是養女，這事，阿母從沒瞞過她。

「十喙九尻川。」

她的生父母家和阿母家，都在同一個村子裡，並且僅隔五戶人家。阿母說村人七嘴八舌，村裡藏不了什麼祕密，想瞞也瞞不了，再說她本來就沒想瞞，她是她父母所生，這是誰也改變不了的事實。

生父家窮，沒留下什麼財產，只有這間舊祖宅，阿母是個寡婦，當時帶著一個七歲孩子在廟口擺麵攤，生意普通，三餐勉強圖個溫飽，經濟拮据，多養一個孩子，肩頭的重擔就多一分，她問過阿母為何要領養她，阿母總是笑說：

「因為你生做真古錐！」

小時候她一度以為是因為阿母沒生女兒，才會想領養她，長大後，知道關於越多阿母的事情，她也才臆測出阿母為何領養她……

是因為阿母在她身上看到了她自己！

住在雲林西部偏鄉臨海的阿母，從小就是養女，更白話一點是童養媳，阿母沒像她這麼好運，遇到一個疼愛她的養母，阿母的養母對她很苛刻，打罵是家常便飯，每天做一大堆工作，有時還不給飯吃，原以為長大結婚生子，命運會好轉，熟料孩子二歲時，養父的丈夫不幸落海溺斃，養母認為她剋夫敗家，將她打個半死，之後狠心的把她賣給鄰鄉患有中度精神障礙的第二任丈夫，強留下孩子不讓她帶走，且堅決不讓她和孩子見面。

阿母說，當時她每天都哭，但交通不便，她回不去養母家看大兒子，只能每天以淚洗面，直到發現自己又再度懷孕，重心轉移，涓流的淚水才止住。

第二樁婚姻也未讓阿母擺脫乖舛的命運，中度精障的丈夫，

無法賺錢養家，挺著大肚的阿母，天未亮就得到自家漁池工作，如若鄰近農田或漁池有收成遺留的作物，她還得跟著一堆婦人爭搶，拿回太少，還會被大伯夫婦責罵甚至挨打。

丈夫是身心障礙人士，養家的重擔落在阿母肩上，阿母也認了，但偏偏丈夫酗酒，每個月從大伯手中分得的一點生活費，都被丈夫拿去買酒，丈夫的酗酒行為，連嚴厲的大伯都管不動，只能任由他去。

孩子出生一年後，丈夫便因酗酒罹患肝癌去世，照理說，除了丈夫不在，日常生活應當沒兩樣，甚至沒人搶奪生活費買酒喝，日子應該過得比以往好些，但不然，丈夫一不在，大伯便不再讓她到自家漁池工作，也不給她生活費，大嫂甚至幾度想驅逐她們母子，任其自生自滅。

意識到自己沒有軟弱的權利，向來堅強的阿母為捍衛自己的家反擊，雖然她是村人口中剋夫的女人，但她相信大嫂想趕走她，這點太無理，於是她用輿論的壓力，壓下大嫂想驅趕她的念頭。第二任丈夫的家，其實也只是一間位於大伯家旁的鐵皮屋，小歸小，但總能遮風避雨。

保住棲身的家，但生活費一樣沒著落，阿母揹著孩子四處打零工，就在工地認識第三任丈夫，已無父母亦無手足，單身一人，這條件無疑是阿母眼中最完美的丈夫人選……

沒錯，為了孩子，為了將來，她必須再找一個可以依靠的男人，正好這男人也對她有好感，倆人很快的「在一起」。

第三任丈夫住在第二任丈夫家的鄰村，倆人之事，很快傳遍鄉里，大伯勃然大怒，大嫂再度趁機趕人！這回，阿母不留戀，欲帶著孩子頭也不回的走，熟料，大伯扣下孩子不讓他跟

她走，對阿母噲聲說，她若想跟男人私奔儘管去，但他們許家的孩子，絕不允許她帶走！

她一個少婦敵不過大伯夫婦倆聯手，且當時的工人男友也無意願幫她養小孩，加上她深知這回村人不會站在她這邊，若施以輿論之策，恐怕只會招來反效果。於是，椎心之餘，她只好選擇放手。

「卸世卸眾！」

阿母前腳一走，大嫂便向左鄰右舍通報這事，還順便幫她冠上「離家出走，和男人私奔」的臭名，為了不落人口實，離家第二天，阿母馬上和第三任丈夫結婚。所謂的「公開喜宴」也只是由新娘自己下廚，煮一桌菜，宴請工地的老闆、同事，客人吃完走人，禮成。

婚後，阿母和丈夫一起到工地做工，第三任丈夫大她十歲，加上年紀已大遲未娶，他非但不介意村人總說阿母會剋夫一事，反倒還很疼她，只是阿母若說想回去看孩子，他便會有些不快。

自小當童養媳，阿母極懂察言觀色，知道丈夫不喜她提看孩子的事，她便不再當他的面提，幾回得空偷偷回鄰村，看到大嫂對還未滿二歲的孩子又打又罵，孩子哭累了，坐在地上抓土吃，她哭著搶孩子未果，這事傳到丈夫耳裡，他總是氣得好幾天不理她。這事一而再、再而三的發生，直到命運再度輪迴，半年後她懷孕，重心再度轉到肚裡孩子身上，

孩子出生後，一家和樂，阿母克制住想去看二兒子的衝動，縱使未去，村人依舊會對她耳語，傳遞孩子的現況，她們說得不外乎是孩子每天都被打，不給他飯吃之類的話，照顧幼子走不開的阿母，只能揪著心，悲傷的痛哭。

幼子三歲，丈夫依舊在工地做工，為了補貼家用，阿母和丈夫商議後，決定獨自在廟口擺麵攤，可以一邊照顧孩子和多賺點錢。

第三段婚姻堪稱幸福美滿，越是如此，阿母心中越對二兒子充滿愧疚和心疼。她雖然也不在大兒子身邊，但有親奶奶照顧，孩子生活無虞；但二兒子不同，大伯只是為了不想他家族的孩子流落在外，壓根不是真心愛他，加上有個視他如眼中釘的大伯母，孩子每天都被虐待。

擔心孩子沒飯吃，阿母常請在廟口閒聊的婦人幫忙看顧麵攤和幼子半小時，她煮了碗麵，騎著腳踏車，火速的往鄰村去，趁無人之際，拉著孩子趕緊吃麵，幾回下來都算順利，但最後一次被大伯發現，他對她撻狠話，說倘若她再來，他就打小孩，說著，他真當著她的面打起小孩，孩子痛得哇哇大哭，阿母也跟著大哭，內心淌血之餘，向大伯保證她不會再來，大伯才把手中揮舞的藤鞭，丟在地上。

那天，阿母是又氣又哭，邊騎邊抹淚回家。

阿母說，婚後的前兩年，她每天都提心吊膽，雖然她才不信自己會剋夫，但連續死了兩個丈夫，還是令她忐忑不安，何況第三任丈夫對她那麼好。

就在幼子五歲時，阿母暗自高興自己並未剋夫，丈夫卻從工地的鷹架摔下，一命嗚呼！無法逃離命運的枷鎖，阿母決定此後不再嫁人！

「毋通閻害人！」

阿母認命的接受自己剋夫的事，加上她賣麵勉強能圖溫飽，經濟獨立，依靠男人為生的念頭已淡化。

海珠看向桌上另一邊擺著的相框，那是去年阿母生日，她和阿母的合照，阿母端著她煮得一大碗豬腳麵線，笑得好開心。照片，是阿蒂幫忙拍得。每一年阿母的生日過後，她都會放上新的照片，母女倆年年攜手過生日，一起變老。

海珠嘴角漾起甜甜的笑。對她來說，這世上沒有比天天守在阿母身邊，更令她覺得幸福的事。

第三任丈夫死後二年，阿母收養了她，有時阿母會開玩笑的說，剋夫和剋父母的住一起，看誰命大！

她想，阿母收養她，無疑是想翻轉養女的命運，她想讓村人知道，當養女也是可以受疼愛的，阿母不只把她當親生女兒般對待，還將她內心無法對大兒子、二兒子表達的愛，一併送給了她。她有今日的成就，是阿母用滿滿的愛堆疊起的！

目光落在桌上藥袋上頭寫的個資，林櫻花，女，48歲。她的生父姓林，和阿母第三任丈夫姓氏相同，阿母收養她，沒有改不改姓的顧慮，阿母甚至連名字都幫她保留下，總說那是她生父幫她取的，留著原名，生父母在天之靈才會保佑她。

為了讓兄妹同心，阿母幫她取了偏名「海珠」，和她三個兒子同為海字輩，雖然三個兒子皆不同姓氏。

縱使阿母不說，但她知道，阿母很希望如今視同陌路的大兒子、二兒子，能夠再喊她一聲「阿母」。

海珠看著照片，眼神黯下。如果今年是她幫阿母辦的最後一次生日宴，那她一定得要傾盡全力，幫阿母辦一次「全家」大團圓生日宴，讓阿母在八十大壽當天，完成此生最大的心願，以報答阿母的養育之恩。

*

*

*

三兄，林海生》

「姑姑，妳怎麼來了，吃過晚餐了嗎？我……。」

「宏偉，不用忙了，姑姑吃過了。」海珠微笑的向三哥的獨子說：「我來找你爸爸。」

「我爸在廚房，姑姑妳先坐一下，我去叫他。」宏偉轉頭走向便當店的廚房，邊走邊喊：「爸，姑姑找你。」

海珠找了靠近餐檯邊的位子坐下，餐檯上十多盤的菜都只剩一點點，今晚的生意應該不錯。她特地挑了晚餐尖峰期過後，未打烊之前來，不私下約三哥，是為了顧及三嫂的感受。

阿母收她當養女，外人皆說是要她當三哥的童養媳，她和三哥差七歲，一直把三哥當親哥哥看待，阿母沒有強迫她，只說一切隨緣，這句隨緣讓她踏上教職之路，頭也不回地一路往前衝；三哥不愛讀書，國中畢業後就到工地打工，憨直的個性吸引同村同年齡強勢的三嫂，幾乎以倒追的方式，擒得憨郎心。

既是同村，三嫂自然聽說過她是童養媳的傳言，打從嫁給三哥開始，就對她懷有敵意，也因此和阿母鬧不和。她為了不讓三哥家庭失和，主動搬離阿母的家，回到生父家祖宅獨居，以為這樣就能讓三嫂和阿母和睦相處，可惜最後三哥一家為了生計，決定到鄉公所對面開便當店，初始夫妻倆每天來回，路程雖不遠，但長時間下來，身心俱疲，三嫂遂決定在便當店附近買間房子住，孝順的三哥不肯，這事鬧騰了近半年，還是她出面說服三哥，說自己會好好照顧阿母要他不用擔心，又得阿母首肯，三哥才答應搬家。

「三嫂。」才想著，頂著一頭短捲髮，身材微發福的三嫂，先行從廚房走出。

「有啥物代誌？」三嫂以一貫微衝的語氣問。

海珠不以為意，她鮮少來，無事不登三寶殿，三嫂乍見她來，自然聯想定有事。「我來揣三兄參詳……。」

話還未完，三哥一邊擦汗一邊從廚房快步走出，「海珠妳來矣，食飽未？」

三哥和宏偉問著同樣的話，父子倆個性相似，也都是孝子，宏偉不只孝順父母，也很孝順奶奶。唯一能親近的孫子，常噓寒問暖，讓阿母備感欣慰。

回答同樣的話後，海珠再度落坐，三哥幫她倒了杯紅茶，坐在她對面。

已入秋，天氣還是燠熱，在便當店掌廚的三哥一定很辛苦。三哥的好廚藝自小習成，阿母賣麵，兄妹倆每天吃麵都吃膩了，上了國小，放學後，她洗米煮飯，已讀國中的三哥便在冰箱尋找材料，無師自通，炒出一盤大雜燴，兄妹倆一人端飯一人端菜到廟口麵攤和阿母一起吃晚餐。

現在回想起，當時的情景真是單純的幸福。

三嫂在場，她不便多做關心，開口直接切入主題，三哥聞言略帶歉意的說他也有想幫阿母做八十大壽，但礙於得做生意，不知能否抽身。

「可不可以休息一天？」海珠問。有時她和三哥還是會以國語交談。

「哪會使歇睏，一歇睏人客就會走去別家買！」三哥還沒回答，端著一大盤鮮紅辣椒的三嫂，急忙搶答。

海珠瞥了一眼，三嫂說話的語氣總和盤中的辣椒一樣嗆辣。

「媽，休息一天是會怎樣，奶奶的八十大壽耶，我們一定要找一家大餐廳好好慶祝一下。」宏偉走過來興奮的說。

三嫂瞪了宏偉一眼，氣呼呼的罵他，說到餐廳慶祝浪費錢，指責他有兩個雙胞胎女兒在讀幼稚園，妻子肚裡又懷一個，還不知該節儉！海珠忙不迭說她要付錢。

「毋免！阮趁的錢袂比你較少！」三嫂語氣很衝的說。

三嫂嗆辣的話，海珠不以為意，宏偉把話轉圓，褒揚母親一番，順勢推母親當上東道主。海珠淺淺一笑，宏偉個個性雖然像三哥，但他的嘴比三哥甜多了。

「那就做中午，晚上休息。」一直不說話的三哥，突然做出決定。三哥家的大小事，泰半都是三嫂做決定，但若是三哥出聲，便是他堅持如此，三嫂或多或少還是會尊重他。

三嫂狠看著三哥，見三哥神色堅定，妥協道：「清彩你！」

宏偉高興的建議可以到附近的幾家熟識的餐廳，三哥眼裡也露出異彩，說定要請大廚辦一桌豐盛的菜色，好好幫阿母過生日。

「三兄，毋但一桌，是三桌。」

三哥愣住，宏偉則猜測是要請學校所有老師來幫忙慶祝，海珠默然片刻，低聲說：「我想請大哥和二哥全都回來幫阿母過八十大壽。」

店內頓時鴉雀無聲，三嫂率先不以為然的說：「是咧夯枷！」

三哥吶吶的說，他們若願意來，阿母當然會很高興，但這是不太可能的事。

海珠知道三哥從小到大吃過多少回閉門羹，她告訴三哥，

海珠知道二哥心裡比誰都苦！他知道阿母疼他，沒放棄他，但他卻不能靠近阿母，一靠近，大伯父、大伯母就會拿著藤鞭，把他往死裡打。

海珠說，她和三哥要幫阿母做八十大壽，希望二哥一家人可以一起來替阿母過生日，二哥沒任何反應，依舊木然的遙望遠方。海珠陪著他靜靜的站著，感受他心裡說不出的苦。

兒時，三哥是和二哥接觸最頻繁的人，阿母常要三哥拿食物偷偷的遞給鄰村的二哥吃，三哥告訴她好多關於二哥的事，小時候她只覺二哥好可憐，但長大略懂事後，她忽地察覺自己似乎是取代二哥受阿母疼愛的人。她常想，二哥不知道會不會怨恨她？

二哥的命運在十三歲那年有了變化。大伯父的獨子病死後，意識到後繼無人，決定收養二哥當兒子，彼時，大伯父對他的態度有了一百八十度轉變，但喪子的大伯母，對他卻是變本加厲，只要大伯父不在家，她就持藤鞭瘋狂打他，二哥的腿微癢，就是那時候被打癢的！大伯父氣得把她鎖起來，半年後她病死，二哥才真正脫離苦難的歲月。

只不過，每當二哥偷偷去找阿母被養父發現，養父就會把他關進以前養母被關的房間，二哥親口跟三哥說過那房間陰森可怕，養母的魂魄似還在裡面，他嚇死了，從此再也不敢偷偷找阿母，連三哥去找他，他也躲得遠遠的。

二哥刻意迴避阿母，久之，和阿母幾乎斷了連繫，明明近在咫尺，母子倆卻很難見上一面。即使養父三年前已過世，二哥仍未來找阿母，也許心上的枷鎖仍未解開。

「你佢海生共伊過就好。」沉默片刻，二哥突然迸出這句。

「二兄，遮可能是我共阿母辦 --ê 最後一擺生日……。」

二哥表神明顯一驚，緩緩偏頭看她，海珠低頭，委婉的說：「厝內……，有人著癌症，先生講……愛有心理準備。」

「是……阿……阿……阿母？」二哥震驚無比，期艾片刻，方喊出許久不曾喊過的母親稱謂。

海珠怔愣了下，低頭不語。半晌，她聽見微微的啜泣聲，抬頭一看，二哥別過頭，肩頸微微顫動。

「二兄，後個月初是阿母 --ê 生日，我佢三兄欲佇便當店共阿母做生日……。」她和三哥再度商量過，擔心二哥和大哥倘若都不來，在餐廳訂桌的錢便浪費了，於是三哥提議，打算向熟識的外燴師傅借桌椅，在便當店自己下廚，擺個兩三桌，也挺熱鬧。

海珠想，這提議不錯，再者能省錢三嫂也不反對，便就此決定。

將時間、地點詳細告知，見二哥依舊別著頭，海珠不去侵擾他心頭隱藏數十年的思母之情，誠懇的再度邀請：

「二兄，時到，拜託恁規家伙仔一定攏愛來。」

說完，海珠旋身離開，走了兩步，回頭一看，池面波光粼粼，像二哥心頭思母的情緒波動，亦像閃亮的淚珠，一滴滴匯集而成。

*

*

*

大兄，丁海檢》

「我無欲去啦，你毋免閣講矣！」

海珠來到鄰鄉養蚶的大哥家，屋前堆滿蚶殼，大嫂和大哥

的大兒子忠智在屋外串蚶殼準備放養用，她和大哥進入屋內談事情，甫坐下，劈頭告知來意，大哥便斷然回絕。

「大兄……。」

「免講！」大哥作勢起身要往屋外去，海珠忙不迭出聲：

「其實我今天來，還有另外一件事。」情急之下，她脫口用國語說。大哥有讀國小，和他說國語他是聽得懂的。只是他生活中習慣說台語，和他交談，她自然選擇說台語。

聽她這麼說，大哥才又坐回原位，並且幫她倒茶，海珠道謝後，端茶細細啜飲。

大哥向來嚴肅，拒人於千里之外，她之所以能順利進入大哥家，是因為她對大哥一家「用心」最多。

當老師沒多久，她特意請調到大哥家附近的國小，當時大哥的二兒子、三兒子都在讀國小，她刻意親近教導他們，想藉此讓大哥和阿母之間的距離能縮短一些，但仍徒然。

大哥的心如頑石一般，鐵了心不認阿母，她旁敲側擊才知，原來親奶奶自小灌輸大哥，說阿母丟下他，不要他，跟男人跑了。大哥心底對阿母的怨恨可想而知，即便長大後，得知事實和奶奶說得不一樣，但恨意在心頭根深柢固，不是一個轉念就能消弭，況且，從小到大他也沒見阿母回去看他。怨，還是有的。

她告訴大哥，阿母曾偷偷來看過他，當時沒有腳踏車的阿母，徒步從鄰鄉過橋，一步一步走到兒時的家，想來看他，但人才到村子口，被村人發現，通知養母，養母夥同村人把她打個半死，那回之後，阿母再也不敢來。

二十年前她跟大哥說這件事，丁奶奶還在，大哥雖沒說任

何話，但他相信當老師的她不會騙人，後來大哥的二兒子忠仁私下偷偷告訴她，大哥似乎為了這事和丁奶奶吵了一架，但他畢竟是奶奶養大的，奶奶如同母親一般細心呵護他，縱使有再多的不是，他都不能怨奶奶。

前年她在外地巧遇大哥的小兒子忠勇，忠勇鬆口告訴他，大哥酒後偶爾會哭著喊「阿母」，說他自己的阿母被奶奶賣掉，他誰都不能怨，只能怨命運捉弄。

大哥心裡其實很酸澀，縱使奶奶萬般疼愛，但她畢竟不是母親，再者，想到阿母被賣掉，他的心就酸酸的，感嘆自己母親的命怎會那麼苦，且還一連苦上三回。

丁奶奶生前，大哥絕口不提阿母的事，十年前丁奶奶病歿，孩子們趁他酒後啼哭，勸他回去找生母，但大哥說，阿母在他二歲時被迫離開他，他對阿母的印象早已模糊，亦無感情，再說阿母已另有孩子，還有校長養女，生活無虞，他不想去擾亂她的生活，也不准孩子們去「認親」。

「大兄，厝內，有人著癌症，先生講……愛有心理準備。」海珠對著大哥說著先前向二哥說得同樣的話，大哥表情明顯一驚。

「遮可能是我共阿母辦——ê 最後一擺生日……。」海珠低著頭，喟然道：「阿母——ê 心願真簡單，伊只是希望會當閣看你一擺。」

大哥靜坐在沙發上，不發一語，海珠知道大哥的心動搖了。大哥的個性很簡單，不認同、不答應的事，他會立刻回絕，但若是遇到有商量餘地之事，他便會像現在這般，默不作聲。

「大兄，你予我拜託一下，彼工，你佻大嫂猶有囡仔、孫仔，

還好雙胞胎小姐妹適時轉移了阿母的注意力。

所有的菜都端上桌後，蛋糕店的員工，送來一個八層的蛋糕塔。自廚房走出的三嫂瞪了三哥一眼，嘴裡唸著訂這麼多層的蛋糕，哪吃得完！

「毋是我定 --ê 啦！」三哥看了阿母一眼，訥訥的說：「是二兄啦！」

「你二兄……，你講一ê 是海波？」阿母喃喃的問。

見三哥點頭，阿母低頭不語，片刻後低聲責怪三哥，怪他為什麼要告訴二哥，麻煩二哥又讓他破費。見三哥成了代罪羔羊，海珠忙不迭出面自首。

阿母碎唸之際，宏偉喊著：「建業來了！」建業大宏偉兩歲，國中同校知道彼此，只是礙於二哥有交待，建業不敢和宏偉走得太近。

建業夫妻帶著三個孫子前來，面對一屋子有血緣的陌生人，略顯侷促。海珠帶他來到阿母面前，阿母是認得他的，海珠把大哥、二哥以及每個孫子的照片存在手機，每隔一段時間更新近照，讓阿母知道她的孫子們是什麼模樣、長多大了。

「你是建業？」阿母指著面前的人。

「阿，阿媽。」建業一聲「阿媽」，惹得阿母眼睛泛紅，不等阿母問，建業劈頭道：「阮阿爸伊的工課真濟，無閒通來……。」含蓄的說完，又說弟弟身心障礙不便前來。阿母以建安遺傳到他爺爺的感嘆，掩飾未見二哥前來的失望。

阿母摸摸三個曾孫的頭，一臉欣慰，此時，三哥喊著：「忠智 In 來矣。」

進來的是大哥的三個兒子、媳婦和五個孫子，忠智端著一隻置於盤中貼上紅紙的大豬腳，忠仁端著一大盤一樣貼著紅紙的麵線，忠勇則提著一袋水果。

「阿媽。」「阿祖。」小輩的喊聲，讓阿母忍不住流下喜悅的淚水。

「阮阿爸——ê 跤佇咧疼，無法度來……。」忠智委婉的說。

阿母擦著眼淚，笑道：「恁會當來，我就足歡喜矣。」海珠的心情也和阿母一樣，雖然大哥二哥沒來，但他願意讓孩子們前來為阿母祝壽，代表母子的關係，有機會撥雲見日。

三哥以「大家長」之姿，招呼小輩們入座，小輩們以茶代酒，一一地向阿母祝壽，阿母高興的笑得合不攏嘴。見狀，海珠欣慰的紅了眼眶。

「姑姑，妳多吃點，妳怎麼越來越瘦了。」宏珍替海珠舀了一碗雞湯，海珠突然覺得噁心。

「我吃不下，妳是孕婦，多吃點。」「姑姑，妳的臉色好蒼白……。」

宏珍的話未完，抑制不住噁心的感覺，海珠頭一偏，往朝地上吐了一攤血。

「姑姑……，姑姑吐血了！」

「姑姑！」

「海珠！」

一陣驚慌失措的叫喊聲中，海珠眼前一黑，人便昏厥了過去……

*

*

*

阿母—ê 金手環》

海珠醒來時，人已躺在醫院的病床上，病房內只有三哥和阿母，阿母坐在床邊，緊緊握著她的手。

「阿母，失禮……。」既然已躺在病床，她的病情恐怕已瞞不住。

「有啥物通好失禮—ê。」阿母眼眶泛紅，定定的看著她，哽咽道：「拄著啊，就愛較巴結咧，毋通放揀家己！」

阿母吸了吸鼻，手微顫地拿起桌上的一個紅色錦盒，打開，取出一對金手鐲，牽起她的手，幫她戴上。

「這對金手環佇咧你二十歲--ê 時陣，我就拍好矣，按算等甲你嫁的時陣，予你做嫁粧……。」阿母說這話時，有意無意的看了三哥一眼，沒多說什麼，只碎念著她只顧讀書，遺憾她未嫁，沒有自己的家庭。

「阿母，我有你就好矣。」海珠微微一笑，虛弱的說。

「按呢我娶你！」阿母霸氣的說，隨即似想到自己「剋夫」一事，忙不迭改口：「毋通！也是莫！」

「阿母，若無，換我娶你。」海珠開玩笑道。

「按呢好！」

海珠舉起右手，將手上的那只金手鐲取下，戴到阿母的手上去，母女倆笑著打趣不能放棄彼此，之後，同時哭了起來。

「阿母，大兄佗二兄來矣，欲予他們入來看海珠無？」三哥紅著眼眶，詢問著。

阿母點點頭，忙不迭拭淚。大哥和二哥進來時，海珠想坐起身，三哥阻止她，他按下床邊的控制扭，將床頭斜成四十五

度，讓海珠能斜靠著。

「大兄，二兄。」「海珠。」

二哥看到白髮蒼蒼的阿母，頓時紅了眼眶，雙膝一屈，哽咽的喊著：「阿母！」

「海波。」阿母的淚水止不住的涓流，「起來，起來。」

三哥幫扶起二哥，阿母的視線往旁一偏，吶吶喚著近六十年沒機會喊出的名：

「海檢。」

「阿母！」大哥頭一偏，肩頭微顫。

細碎的啜泣聲在病房裡唱和著，待認親的情緒稍緩和，海珠氣若游絲的說：「大兄、二兄，失禮啦，我母是刁工騙恁——……。」想到自己日前邀二位兄長赴宴，提及家中有人罹患癌症，兄長誤以為生病的人是阿母，她為了希望他們能來未多作解釋，心中委實過意不去。

「海珠，應該講失禮——是阮……。」二哥哽咽道：「感謝你……遮四十多年來，替阮照顧阿母。」二哥說完，慎重的向她鞠躬，泣不成聲。

「海珠，真多謝你！」三哥也跟著一起鞠躬。

「海珠，大兄嘛足感謝你！」大哥以兄長之姿，對她深深一鞠躬。

阿母的右手緊握著她的左手，兩只金手鐲湊成一對，「海珠，阿母……阿母上感謝你，感謝你遮四十八年來，一直陪在阿母——身軀邊……。」悲喜交集，阿母淚如雨下。

海珠虛弱的說不出話，吃力的移動右手，將之覆在她和阿

母各戴一只的金手鐲上，嘴角泛起一抹欣慰的微笑。在這波巨浪的強烈拍打下，終於把大哥和二哥送回阿母身邊，「一家人」總算團圓了！

眼皮益發沉重，闔眼前，她看向三位兄長彎屈的背後，窗外的光透進來，亮晃晃的，一如那日二哥家魚池水面的波光粼粼……

軟血仔鬼灣》

短篇小說類 佳作
蔡澤民



蔡澤民

個人簡介》

蔡澤民，本名蔡宜勳，現任亞洲大學通識中心副教授、國際作家資源基金會 (Writers' Capital International Foundation) 台灣 (中華民國) 總監、Soflay 國際公司亞洲總監、詩刊專欄作家、BABELMATRIX 國際多國語言文學門英文作家。

得獎感言》

此次，能在「第十二屆雲林縣文化藝術」文學獎短篇小說組獲獎，甚感欣慰，雲林是我父母親的故鄉，能以此方式懷念父母，感到非常高興，感謝雲林縣政府人員的辛勞。

評審評語》

算是台語小說。描寫一群小孩如何去釣魚，如何跌入水中飽受蜈蚣吸血的故事。故事充滿鄉土趣味，很有吸引力。

文字：作者使用的台語文字有許多都是不正確的，文章有太多的北京語詞彙，可能這是一篇先用北京語寫好的小說再改成台語文，或者是北京語干擾太大，使他無法完全用道地的台語來寫作。與真正用台語來寫作的作品還有一段距離。

人物：集中在炳仔這個小孩的身上來寫，很豐富，行為、個性都很突出，很成功。

場景：對於山中、村莊、鐵路、森林的描寫都很具體，能重現鄉土的環境，栩栩如生。

情節：相當曲折、離奇，具有吸引力。尤其善用懸疑法，把一些小孩不起眼的玩耍遊戲寫得神秘兮兮，這是作者的匠心獨運，顯露了作者優秀的說故事能力。

款血仔鬼灣

這是一個古早古早的故事，我會來講起，一面是對細漢時陣的囡仔伴思念難忘，一面是緬懷遮爾濟年前，臺灣，尤其中南部的庄跤，生活是足純然，特別是囡仔，會使遮爾仔親近大自然，確實值得寶惜，莫笑我頭殼遮爾仔古板，有時陣，單純佻古板的生活，是一種幸福。



讀小學仔三年級彼一冬，我八歲矣，因為仔庄跤生馬慣勢，有時陣會袂記得家己是一個查某囡仔，穿短褲、頭毛較短短，瘦卑巴毋過比查埔囡仔懸，規身軀曝甲烏赳赳，走起來若咧飛，無一個查埔囡仔走會贏，外表看起來，活欲比查埔囡仔闊較成查埔囡仔，阿爸、阿母無一擺看著無幌頭，因攏毋知影，一寡所在，我抑是會流露出查某囡仔的閉思，膽量嘛足細，看著蛇絕對嘛嘛吼。

有一工，透早，跤手面洗煞，制服、鞋仔穿好勢，我就走到隔壁，揣陳炳來，伊是我的厝邊，全年級。

我直接闖入伊的房間，攢欲共伊按眠床頂摸起來。

對著伊的耳仔，我大聲喝：「起床啊，大飯桶，咱欲傷晏到啊。」炳來仔眠床頂軀來軀去，用枕頭埃咧頭頂，一雙手兩肢跤勾甲若一隻烏龜，尻川翹甲懸懸懸。當我擰懸正手準備對伊的尻川搨下去時，無想著伊反應比我較緊，一翻身就跳落床，往外面走出去，洗喙、洗面、穿衫仔褲、襪仔、鞋仔，一目矚仔攏總完成，根本比猴闊較成猴。出門進前，伊伸手仔一個舊落落的銅管仔內，擣一把銀角仔，對我拽手，當時拆開窗仔對著隔

壁咻：「阮欲走啊喔，誠俊。」

隔壁傳來一陣生生狂狂的聲音：「莫啦~~，等我一下！」

當阮走出炳來門歧口，隔壁跳出一個人，喙內咬一頂帽仔，用一枝跛跳著，另外一枝跛擰咧半空中，套著褲跛，兩肢手各拎一隻漚鹹魚，口中大叫：「恁兩個莫恹閩啊啦，等我一下會死喔？」伊是我另一個同學兼厝邊，董誠俊，生做細粒子，足愛狗綴路，啥物龍攏趕緊緊青狂狂。

三個人同齊向前走去，嘻嘻哈哈，其實，學校並無近，只是對阮這幾隻野馬，一點仔嘛無咧共信道，阮一路用浪仔，嘻嘻嘩嘩放袂記得時間，學校無大，揜佇咧樹林內，每一年級干焦有幾十個學生，學校門歧口面對著一條小小仔溪流，記憶中，溪裡若像永遠浮漂一沿厚厚的水芋仔，按怎清嘛清袂了。後壁參倚近一條鐵枝路，彼毋是主要幹線上的鐵軌，是分支，目的欲予附近山區的居民入城食頭路，有少數躑佇咧別搭的同學，嘛會當坐這班火車上下課，速度無緊。對我佻炳來的兜，若直直行，到學校需要二十五分鐘，但是一定愛經過這道鐵枝路，只不過，阮平常時會了愈濟時間，才到學校，因為中途，抑閣愛去揣另外一位同學，阿肥仔，伊叫做汪偉洋，做伙鬥陣，偉洋是足出名的貧惰骨，足歹叫起床，毋過這嘛無精差，袂嚴重甲礙著阮的行程，因為，偉洋的厝就佇咧鐵枝路邊，阮只要對著偉洋的房間擲石頭仔就OK了。

進入學校進前，四個人會做伙，到鐵枝路的另外彼另，遐有一個無名的市場，嚴格講起來是路邊擔的集散地，內底有足濟好耍的店仔，是阮上下課後，時常羈腳的所在，炳來對阮講：「逐家這馬共身軀上所有的錢，全部擲出來。」阮無一人出聲，乖乖按照伊的話做，卻是換來伊規面的無奈，除了伊身上彼幾個銀

角仔，阮三個人雙手一攤，只有幾角銀。炳來幌頭苦笑，繼落去講：「遮的干焦有夠咱買幾粒饅頭，頭疼呢。」一陣人，只好頭犁犁，綴他來到彼間面對著鐵枝路的機器饅頭店，炳來對著老闆大喝：「來八粒大饅頭。四粒白的，四粒有巧克力卷的。」共兩蕊目矚猶閣咧的愛暈的頭家佻彼隻毋成狗仔驚一逃，當每一個人攏分到兩粒燒燙燙的大饅頭，那行那嚙那燙喙，一面滾笑嬉嘩到學校時，干焦有一個人會擔心，所有的錢開完了，炳來吩咐：「下早仔干焦會當食一粒，另外一粒，是咱的中畫，知否？」

雄雄，阿肥仔偉洋憂悶起來，細聲問：「炳來，咱的錢攏開完了阿，暗頓欲食啥物？」

「你就干知影操煩食仔，身軀無錢，當然是餓腹肚啊。」炳來賞伊一手食膨餅，看伊憂頭結面，只好安搭，講：「毋免擔心啦，放學後，看我的。」

有炳來這句話，阮逐家若像食著定心丸一般，總講，無咧白賊，阮全都相信，炳來一定有辦法變出把戲來。

彼工，學校所有的功課，若親像陣陣仔春風，佇阮的耳空邊歎喇叭，我專心畫符仔，共老師的表情攏畫做尪仔冊內底的人物，佔滿冊的空白處；瘦猴仔誠俊下性命啄龜，會當照顧好喙瀾就袂稔啊；阿肥仔偉洋則一直咧瞪彼粒猶未食掉的饅頭；而咱偉大的炳來，大多數時陣，攏因為無寫功課，予老師罰倚佇教室門口，對伊來講，若咧食清飯，無啥啦，有時陣，抑會伸出一顆頭來，對全班變虎貓，惹得逐家笑哈哈，共老師活欲氣死。老師講的話，毋但講無進入耳空，甚至抑比催眠曲愈像催眠曲，當等來到最後一聲下課的鐘仔聲響起，阮才活了過來，衝出學校大門口時，偉洋已經餓甲接載袂牢，跛步倚袂自在，其實我和誠俊嘛無佻好，頂晡的兩個饅頭，早已經佇阮青春的

胃內消化光光光，無留下任何殘粕佇腹肚內，三個人全攬著咕嚕、咕嚕響的腹肚，靠佇炳來身軀上，看著阮沐沐泐，接近死亡的目矐，伊煞哈哈大笑：「恁，這群無路使的跂數，餓予死準拄好。」

「袂用得啦，炳來，你毋是講欲替阮料理暗頓？若會使叫阮去死呢。」阮同齊大細聲抗議。

「起來，恁有聽著否？遠遠仔火車聲，這代表，恁攏餓死啊啦，我有怪招，綴我來就是。」逐家聽講有物件通食，全都攏跳起來，往鐵枝路的方向起腳跟去。

金金看走共怦怦喘仔毋但是阮，彼隻載滿幾啊車人客，原在努力往上面爬來的五分仔車，毋是拄仔好按正面駛過來，大細氣喘勻勻仔徒，它會佇咧學校的後面略仔適留，接走外地的學生。

若無重耽，一般得，除了火車運轉手，猶會隨車加分派一位督護員，一方面嘛幫忙注意，有人「偷抽甘蔗」否？因為，這種五分仔鐵枝路的細隻火車，鐵路局為彌補營運，攏共台糖合作，加掛幾粒車廂，運送台糖的甘蔗，但是對遮的「亡命之徒」無構成威嚇。佢只要覘過別一面，就會使好好仔玩，就按呢，貓掠烏鼠的出頭，逐工攏佇咱放學時間演出，嘛會當予遮的食飽無代誌做的人，愛看熱鬧的心理過癮一下。大部分有膽識上前偷抽甘蔗的腳數，攏是大人，除了炳來以外。伊漢草強壯、骨骼大樣而且力頭誠飽，雖然只是一個小學仔學生，但體型和大人比起來一點仔無較輸，跑誠緊，若像生下來就是欲來犯這條罪的。

「緊矣啊，逐家，過來、圍過來。」炳來會走佇上頭前，

大力搖手欲逐家綴予得。

稍著好時機，炳來倒手攀上五分仔火車，正手揮舞著，若像一個歌唱指揮家，咧短短幾秒鐘內，嘛欲隨意表演伊的個人秀，逐工上演，耍擺袂瘡，伸手一擺，就由火車頂抽出一截甘蔗，擲予綴佇咧後背面的阮逐家，伊會喝：「誠俊，緊綴起來，笨跛笨手。」共一個時陣，猶閣愛避免予督護員掠著，一直到逐家手頭上攏有一枝白甘蔗為止，然後沿鐵枝路，一面啃嚙，一面走相逐！我時常夢見，炳來的畫像予人貼咧壁堵，上面寫著「甘蔗大盜，賞金十萬兩」，而誠俊、偉洋恰我的畫像貼佇咧下面，上面寫著「共犯，三個一共賞金十兩」，逐擺，我講予三人聽時，炳來總是得意揚揚，誠俊、偉洋總氣甲逐欲拍我，不而過，就按呢嘛愈確定，阮對著炳來的仰慕，繼續乖乖仔做伊的追隨者。

只是，偷抽來的甘蔗固然甘甜，毋過無法度滿足阮新陳代謝無比興旺的腹肚皮，「炳來，我的腹肚又閣咕咕叫啊。」偉洋串是會第一個個啫。

「免驚，我有辦法。」炳來帶阮到一處弓蕉園，頂頭寫著「青果社」的鉛銜建築，內底亂操操、東倒西歪，包弓蕉用的牛皮紙張滿四界擲：「緊共遮的攏收集起來。」伊一面講，一面笑。

「炳來，內底敢無人呢？會予人掠否？」阮緊張甲欲死。

「莫躉啊啦，逐家攏搭頭拄仔彼隻火車，放工啊啦。」炳來，這位若神全款的老大，總是會以著無奈何的口氣，對阮這群歇頭歇面干焦知影綴路的講。

伊一面催促，一面四界揣索仔，共阮四周收集過來的廢棄紙仔片，一層一層的疊規堆，縛予死死。

「綴我來。」伊會親像一位將軍全款，拍派任務，共遮的

有的無的，扛到古物商厝內，論斤論兩，相換做一寡零星，勉強度過暗頓，咱的囡仔回憶，就佇咧這群鬥做伙，有一頓無一頓的都合下，活過來矣。

佇我的心目中，炳來不止是我的同學，抑是我的大哥，一群同學，也同齊追隨著伊，而就一位領導者來講，炳來嘛毋捌失職過，阮所需要的一切，無論藏水沫偷拈鴨蛋、挖番薯焗土窯、蹈樹穰挽樣仔恰龍眼、甘蔗園火燒肥田鼠，只要牽涉到一字「偷」，伊攏是一等一的高手，無一項無精。遮的歹譜，大都數是流傳佇彼片廣闊、無邊的山區，所有 賤囡仔、擣動雞的血路內，一代傳一代，遮的戲齣隨時隨地上演，若像阮就是一群活佇咧物質欠缺時代下的囡仔靈精、樹林內的宿鳥。

鄰山邊，有一片開闊的果子園，佔地數百公畝，一望無際，跟本就是一座完美的迥迥天地，若有閒，炳來就會招阮逐家深入樹林、拍野戰。

尤其是禮拜日，袂輸講有人咧摸後跤，逐家不約而同會集合到炳來個兜。

「恁三个猶毋緊過來，鬥相共，共遮的矸仔攏縛起來。」一見面，伊就對阮咻喝，看伊當咧無閒，共一堆玻璃矸仔綁縛上塑膠繩仔，我忍袂牢好奇，問講：「炳來，你咧創啥物呀？」心內咧想，小停仔定定有好耍的代誌欲要發生矣。

「恁莫問遮濟，替我共索仔捆予好。」炳來回答，轉身蹀溜咻，就無看矣。幾分鐘後，逐家共矸仔口攏縛好勢，炳來嘛轉來，手內挈著一團恰米糠搜做伙的飯糰，無停猶閣咧捏麵坭仔，一直到彼丸飯糰變做黏竊竊。

「今仔日我犧牲家己，帶恁去耍心適的，咱欲深入樹林，掠一寡足猛野獸轉來。」炳來喙笑開開對阮講，而且用手拍拍身邊彼座驚死人大玻璃水族箱，一面使目尾。

「阿娘喂，你是欲去掠蛇是否？」基於我彼粒胡蠅仔膽，一聽就知影代誌大條，緊覘對誠俊後背面，兩人準備落跑，干焦偉洋毋知死活，躑躑倚咧遐歎歎仔笑。

「蛇？毋是，毋是，恁傷過頭看無起我矣，我欲掠的歹物，比魔神仔閣較恐怖，若欲綴我來，我可是袂當保證恁這堆蠢大呆的安全喔。」雖然，他喙是按呢講，但是以我對炳來的了解，阮今仔日是死定矣，中對中，伊伸手共我按誠俊的背後摸出來，半威脅性的共兩肢粗勇無比的手鼓，架咧我佻誠俊的額頭仔頂面。

「敢講恁一點仔攏袂好奇呢？比蛇閣較恐怖喔，這款動物看著人就咬，看著血就軟，無定著閣會鑽入你的肉內，保證予你比死較艱苦，嘿嘿嘿。」炳來竟然小七仔笑起來，假鬼假怪。我拼命搖頭，表示一點攏無好奇，但是，我知影這一切攏無效，完全沒有挽救的餘地。

「相信，我可愛的兄弟，佇我共兇惡的野獸掉拚時，佢定著會佇邊仔幫我助陣，袂落跑才對。」

伊共彼張一直咧噴喙瀾的臭大嘴對著阮，講：「對毋對啊，恁這三粒鳥仔膽，若無反對，恁就做伙來吧。」看著阮三個人，艱苦罪過，頓頭失志，若親像戰敗的雞公，炳來哈哈大笑，完全揣無一絲絲仔同情心。

我心內一陣嗚呼，今仔日只有兩種死法矣，若無反對，我就愛面對比蛇較恐怖的野獸，但是，若敢反對，必然會予眼前

這隻力大無比的大猩猩鏟斷領頸仔。

「炳來，你欲掠的到底是什麼啊？咱愛帶一寡武器否？較安全。」偉洋干焦敢足細聲問。

「武器，當然愛帶，咱毋是已經準備好矣嗎，恁看遐的毋就是武器。」炳來指對塗跤，彼一堆縛著塑膠索仔的玻璃斫仔，神秘噹噹就講。

「你是欲用遮的厘厘大的玻璃斫仔，去掠比蛇較恐怖的野獸？」我通僥疑仔問。

「無錯。佢誠好用。」

「難道，你欲共佢當做投炸彈的工具呢？若按呢你手內彼大團飯糰是欲做啥物用呢？」誠俊接佇咧我後背問。

「彼一團呀，遐是你們的中晝啊，恁敢規工攏毋免食物仔？」炳來共彼一團黏黏的物件，佇阮的面頭前弄來弄去，共三個人驚伶趕緊甲喙掩起來，下性命搖頭，心內嘍嘍叫，揣著第三種死法矣，若無予野獸攻擊，抑無予這隻大猩猩鏟斷領頸仔，阮可能會被這團黏黏的飯糰毒死。

不過，無等阮回魂，炳來已經牽著伊的鐵馬咧等阮。伊共遐的大細斫仔全部裝佇一腳布袋內，掛咧偉洋的領頸仔頂，大飯糰嘛包好勢囷入誠俊的包袱內底，由誠俊載著偉洋，叫我坐上伊的後座，命令我抱著一個空的塑膠桶子，就按呢，四个人，兩隻鐵馬，佇炳來一聲令下，向前加速，深入到大漠樹林，欲去走揣腦海中兇猛的動物去了，這四个人之中的三个，口中不得已，以著咄咄掣的聲音，細細唱著：「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不復返。」干焦賸的彼个對頭到尾攏笑哈哈。

雖然這片果子園佔地不止仔開闊，但是因為平常時，對伊

足熟似，所以鐵馬並無略略仔停留，車輪走若飛的，一直邁進，我和炳來在前，誠俊載著偉洋死命仔跟隨在後，穿梭過一畝又一畝的草埔地，遇到無路的時陣，阮就落來揀車，四个人牙齒筋咬著，半句無哼，一直到離厝已經非常遙遠的生疏所在，總算，佇一條幽雅的溪仔邊停落來，溪仔頂面，橫跨一道又生份又閤熟似的鐵枝路，除了炳來，阮攏毋捌來過，看會出彼道鐵枝路，是對咱住的所在，延伸迴過來的，原來彼條鐵枝路，綿延數十公里，以前，從來毋捌注意著它對佗位去？今仔日，起碼看著它的中途站，環顧四箍輾轉，阮攏予跤兜左右嬉噹噹的景色迷去，除了遮的，附近的花草林苞嘛也美輪美奐，四片揣無人家，十分的平洋曠土，會使講完全進入大自然的懷抱，若像一粒獨立的珍珠，暗暗仔孤花獨賞，景色實在傷過頭優美，竟然，完全袂記得出門時的驚惶。

「到啊，到啊，大家落車。」佇一陣歡呼聲中，炳來指示逐家把鐵馬靠咧彼帕土堆上：「所有的物件，攏總故落來。」正當阮共規身軀叮叮噹噹的行頭，全部卸落來時，伊已經四界巡了一遍，顯然已經來過幾仔擺，尤其，伊跔落來檢驗彼堆，準備用來掠所謂誠歹死野獸的大細枝斫仔，綿爛的表情，予人不得不認為，若準伊願意了像這碼一半的注意力，到伊的作業上，就無需要逐百攏是要，強迫我幫伊寫作業矣。

炳來以著輕快靈活的跛步，跳上溪仔墘頂面上的鐵枝路，然後坦覆落來，面鼓一片對阮講：「恁會使幫我斟酌，火車有來否，以免我無予恁氣死，反倒轉予火車撞死。」然後，跪落來，共頭楔到鐵枝路恰溪水中間，尻川顛翹懸懸，就算講，阮看無伊的頭，嘛會使想像，伊一定咧覓彼隻兇惡的野獸行跡，這一類的代誌，阮三个烏鼠仔膽就做無法。

「炳來，你咧做什物，你欲掠的野獸，躡佇咧水內呢？」阮刁意故共弄，嘛有一點啊掠無頭搥、緊狂問，炳來到底咧變啥物猴弄，一直到，炳來閣再擡頭，而且拚性命曳手，大聲喝：「共物件全部帶過來。」阮趕緊七竅八手扛著大細物仔，爬上土崙仔，走到鐵枝路的正中央佻炳來會合。

炳來笑哈哈擡頭咧等阮，指著下面潺潺的溪仔水，講：「恁看，佻佇下竅。」當阮學伊的死人款，臥落身軀，向水內眼過去，馬上予眼前的一幕奇景驚甲憨憨憨，三人喙箍共時開甲大大大，按怎嘛合袂轉去。

溪流內有規千萬隻的彩色細隻魚仔，悠悠然咧泅水，輕輕飄飄若燕仔一般，佇咧柳葉款的水草中穿梭，有的浮上水面，差一點矣就強要拚著我的面，忽然間又藏水沫落去，離開水面而去，每一隻活咧像水內的花朵，千變萬化，景色敢若龍宮，哪會是人間應該有的，魚仔罔，來了一批，又行走了一群，五彩繽紛，眼睛認真看，欲綴會著嘛誠出力，比蛇猶閣兇惡的野獸早就袂記得了了。

就在逐家猶沉醉於在於這一幅，若天堂共款的景象中時，炳來雄雄叫：「緊、緊、緊咧啦，共飯糰挈出來。」果不其然，老師母是定定講好景袂常久，這馬炳來欲強迫咱食彼團黏黏的飯糰矣，抑袂到中晝，我無想欲遮早就予伊毒死啊：「炳來，咱會使莫吃彼埤恐怖的飯團否？」阮三个人攬做伙，哀求殺人魔王炳來。

「彼毋是欲予恁食的啦，恁這三个蠢大呆想欲食，我抑有淡薄仔毋甘咧，彼是我欲用來釣魚仔的。」炳來無奈何仔講。

「釣細隻魚仔？」三个人做伙問：「炳來，阮有聽毋著莫？」

你拄仔講欲釣細隻魚仔？」

哇哈哈，毋免食黏黏的飯糰矣，三個人歡喜甲手牽手，學印地安人，翫玲瓏跳舞起來。

「是啊，若毋是為了欲掠遮爾嬌的魚仔，我欲呢這辛苦，攢遮爾仔濟物件，猷閣愛載恁過來，不知通感謝我，閣以為我欲毒死恁，這年頭，好心準毋好報。」炳來一連串，講一大堆阮聽攏無的話，共裝做瘡的就好。

「但是你通知阮，欲來掠一隻比毒蛇閣較恐怖的野獸。」我問：「遮爾嬌的魚仔，哪會會是恐怖的野獸，我看無？」

「彼是恁毋知影通驚，反正，恁無需要捌，聽我的話就無錯，佢是一群非常恐怖的動物。」炳來有一點仔喁喁唸，就自我頭，去處理彼堆縛著紅色塑膠索仔的玻璃矸佻飯糰，伊非常小心共飯糰分做幾若塊，分開擲入玻璃矸內，然後，每一個人各分一矸，並且，示範如何共玻璃矸垂釣到水面下，煞著，若無誌代仔半斃倒、蹺腳，對阮呼噓仔，甚至對橐袋仔內搥出一片樹奶糖，悠哉悠哉仔卯了起來，完全無管待阮三個。

看著實在會氣死人，脾氣閣較好，嘛無法度忍受炳來彼一副臭模樣，阮共他團團圍住，準備問一個清楚，想袂到話未曾未出喙，雄雄看伊正手足猛擰起來，阻擋了阮，禡一個時陣，倒手拔彼條塑膠索仔，往頂面一掙，玻璃矸仔應聲而起，矸仔內滿滿十數隻，正咧爭食飯糰的細隻魚仔，這一下，阮真正猶閣喙仔開開著一大驚，原來這一切的一切啊，攏佇咧炳來的妙算之下，阮不得不佩服甲跪搭搭，紛紛學伊的樣款，無偌久就釣到足濟嬌甲無話講的七彩魚仔，我、誠俊佻偉洋歡喜到咻咻叫，幾點鐘以前的驚惶，完全拋到遠遠遠。

疑、疑、疑，驚惶，當初咱是咧驚惶啥物？突然間，一陣涼意襲向尻脊骨，對著炳來，問：「你為什麼騙阮呢？魚仔一點矣嘛無可怕，遮爾仔古錐得？」

炳來共款一副皮皮散散仔死樣，嘻嘻哈哈應聲：「我也無講古錐的魚仔罔是恐怖的動物矣，我是講這搭有非常恐怖的動物。好佳哉，咱今仔日無拄著，按呢上好，管待伊，無代誌就好。」

「你敢確定伊無佇咧遮？炳來，彼隻可怕的野獸。」無講無可怕，聽伊一說，愈聽愈可怕，阮三個感覺，頭殼皮一陣陣麻，雙跤強欲倚袂直，恐惶的情緒再度襲襲而來。三人尻脊餅倚尻脊餅，驚甲向四周圍金金看，奇怪呀，奇怪，拄才明明若天堂款的景緻，這馬一霎仔久，忽然感覺暗旣起來，任何一个風吹抑是草動，任何細沙崙仔上的螢蜎空，若像攏規著一隻生著恐怖脊翅的怪獸，用牽血絲的目調睨瞪瞪，對空口往外偷瞻，阮好想欲走，但是兩肢絞軟膏膏，擰袂開，可惡的是，咱大將軍炳來，猶原一派輕鬆，吹伊的樹奶糖，波、波、波、波。

「炳來，咱轉去好否？」偉洋最後袂堪得矣，開喙求炳來。

「轉去！喔，無彩工遮爾辛苦來這逝，會使閣再等一下否？咱加掠幾隻魚仔，恁毋免驚啦，只要較細膩矣，遐的軟血仔鬼無咱的法度。」炳來皮皮講，無要無緊。

無想到講仔無意，聽仔有心，準做，炳來干焦細聲答喙，但是「軟血仔鬼」四字，若像一根長長仔撚鑽仔，釘在阮的心肝窟仔，三個人活欲艱苦死，驚到咧欲覆佇塗跤，尤其是偉洋，兩肢絞掣袂停：「軟·軟·軟血仔鬼，你·你·是講這搭有軟血鬼！」

「是啊，不只有，而且抑有一大堆喔，濟甲算嘛算袂清。」炳來一粒心烏赳赳，比彼隻恐怖的動物閣較雄，干干仔刁故意活欲哄死人。

「我・我・想欲轉去啊啦，炳來。」偉洋已經驚到連倚攏倚袂在，仝款，我與誠俊兩個嘛無佻好，佇邊仔倚甲直直直，毋敢罔動，六粒目睷睷喔喔，四籬輾轉巡來巡去，六肢手牽甲短短，六肢跂用平平的頻率顫著，三條命結做伙一般。

「按呢好啦，真正袂堪得恁這三個，咱閣釣落尾一擺，就來轉去，有歡喜否？」炳來對伊百分之九十九的猩猩基因中，揣到彼點點矣留落來的人類同情心，終於妥協。

其實，若毋是恐怖的軟血仔鬼，阮嘛感覺這逝遠足，實在是非常趣味，既然是煞尾一擺，四个人也就按呢歡歡喜喜，共矸仔擲落水，包括偉洋，想袂到慘的是，四个人共時攏做了一個仝款的動作，覆落來，全神貫注著有佻濟魚仔罔，會溜入家己的空矸內，四个攏共尻川翹懸懸，無人顧四周圍，也無人知影啥物時陣，行入來一位老阿伯，雄雄吐懸聲音，對著咱喝咻：「喂，恁幾個猴因仔，覆佇咧鐵枝路上創啥物啊！毋驚予火車搥死呢？」

這聲青磅白磅的喝聲，真正會共人活活嚇驚死，四个人攏跳起來，但是反應無仝，炳來只是共頭擡起來，笑甲誠歹勢；我佻誠俊驚得共身軀挺甲直直直；上慘的是偉洋，他不只驚一下跳起來，而且重敲片，身軀左右邀半輾，喝一聲：「啊，救命！」就往溪仔倒頭栽落去。

干焦聽見炳來叫一聲：「這聲慘矣！」隨回頭，向著老伯伯喝：「救命啊，阮朋友跋落下去矣。」

看老阿伯勻仔是爬起來，向著阮講：「莫緊張，溪水無深，淹袂死人。」

我和誠俊聽著之後，略略仔安心，但是奇怪，原本鎮定如常的炳來，卻是顛倒緊張，急甲咧蹣蹣跳。

我和誠俊安慰伊講：「炳來，毋免緊張，彼个老阿伯說溪水足淺，袂有代誌。」

炳來並無因為按呢，就鎮定落來，原在沿著斬木跳來跳去，宛然共一隻受到刺激的猩猩無兩樣，只是，我無法度理解，為什麼炳來無跳落去救偉洋？這佢平常時熱血心腸的炳來無啥厝，不過，我的疑問，十秒鐘後就揣到解答矣。

偉洋真正的無代誌，因為溪水深干焦到腰部，伊足緊就爬上岸，帶著我所有的疑問佢解答，滿身吸滿了數十條，毋對，是數百條烏色蟻蟻趕的軟血蜈蚣，拼命咧軟伊的血，偉洋驚甲佇塗跤拍翻，阮三个趕緊扶樹枝仔，想欲圍掉伊身軀上，遐的恐怖的軟血仔鬼，但是滑溜溜的滯一直對蜈蚣身上溢出來，有的甚至參著血絲，偉洋痛苦至極的樣看現現，我和誠俊驚甲啐啐啐，原來遮的軟血仔鬼遮爾仔恐怖，炳來講的，完全無嚟湍。

當阮不知欲按怎才好，老阿伯得定恬實行過來，隨身擲出一包「新樂園」，點了幾根交給阮，然後講：「用薰去燙蜈蚣。」阮趕緊照做，果然有效，那些蜈蚣，啥物攏毋驚，上驚火來燙，一隻一隻落落落來，總共開掉老阿伯倆包薰，才共所有的軟血仔鬼處理清氣，偉洋的命是對軟血仔鬼喙中救轉來矣，但是，全身軀密密攏是空，轉去後，足足佇病院蹣整整一禮拜，我、誠俊佢炳來尻川顛攏挨袂少棍仔，不過攏毋哼一聲，這是阮之間的協定，絕對袂使向可惡的「軟血仔鬼」投降。

之後，阮抑是會轉去當初的地點，而且，替它號一個誠心適的名，叫伊「欸血仔鬼灣」，只不過，阮按怎嘛攏毋敢閣再走到鐵枝路上去釣魚仔，干焦敢遠遠倒佇咧草皮上，欣賞這獨立世界的景緻，但是，永遠減一個人，阿肥仔偉洋，講嘛奇怪，從此以後也沒再遇得彼位老阿伯，一直到今仔日，阮逐家猶原相信，伊是專工對天頂下凡來救偉洋的天公伯阿。

月到中天時》

短篇小說類 佳作
李冠河



李冠河

個人簡介》

1990 國立藝專美術科西畫組 畢業

1995 西班牙 Salamanca 大學藝術碩士

得獎感言》

謝謝評審的鼓勵，我會繼續努力。

評審評語》

勉強算小說。文字相當不錯，很容易被閱讀；內容也還蠻豐富的，這都是優點。但是作者犯了一個小錯誤，在小說的前半部，敘述觀點是阿媽秋月，後來突然轉移到雪如的身上，成為雙主角【分不清哪個是主角】的小說了。這種敘述觀點不統一的現象，很容易造成閱讀者的閱讀障礙，凡是寫小說的人一定要注意！

文字：使用樸素無華的日常口語文字，清晰明白，這個優點很大。

人物：秋月、雪如都寫了不少，這是優點；但是實在讓人無法明白哪位是主角，導致這篇文章的主題是什麼，究竟寫這篇小說是要宏揚什麼道理，比較難有定說。

場景：與這次大部分的徵文一樣：生活周遭的環境不明。不太能叫讀者理解裡故事是發生在鄉村或都市或小鎮。凡是小說，應該想辦法使環境明顯起來，小說才會顯出重量感、立體感。

情節：也與大半的徵文一樣：情節分散。比較上是屬於生活的雜記，而不是一個有組織、系統的故事。

月到中天時

李奶奶名叫秋月，人如其名，像秋天明亮的月，溫柔大方。這幾天天氣涼了些，秋月早起在埕裏側邊的小花圃，摘了一些桂花。含露釉綠的葉子，托襯著乳黃色的小花密簇成的小花團，甜馨香沁。她不自覺地舔了一下嘴，好像吃了一口桂花糕。想起小時候，媽媽會在大拜拜時到鎮上「頂味餅鋪」買到剛蒸好的桂花糕。因為老板娘和母親是同村好友，她會多送一些點心給她，像西螺米麻糬、麻花捲……用料實在、香氣甜味俱足，那樣的古早味，已難再尋了。不過秋月很知足，因為回憶裏的滋味彷彿閉上眼就可嚐到！

快中秋了，小孩子期待節目，秋月承認年紀大了，心裏也有份盼望，盼著日子有些變化、希望兒孫都在身旁。但她的期待，嘴上可不說，孩子們都忙，怕增添大家麻煩。陰曆八月十五，其實也是秋月的生日。超過五十歲可以做大壽後，她就不愛慶生，三個孩子也知道媽媽低調，也就順其意，不刻意慶祝，假日有空就相約回家相聚。老家也不是完全沒有生日 party，二兒子明生的一對雙生仔，海倫（秋月奶奶都叫成黑倫）和雷堡，七歲了，就愛熱鬧，除了頭一兩年在美國外，這些年都會在家裏辦生日會！

大女兒雪如嫁得近，和先生晨立住斗六，倆人都是高中老師，沒生養小孩，他們在古坑買塊小地，假日可以去種菜和種水果。最近雪如已拿不少顆自己種的加上別人給的柚子回家。她知道媽媽愛文旦、柚子，可以久放，果肉清甜外皮又功用無窮。雪如說：「媽，我們種的都是有機的，我太怕農藥了，小時候被爸叫去田裏幫忙拉噴藥的管子，都很想哭。有一次很不

甘願坐在鐵牛車上，負責壓住一直匡噹晃動的大水桶，一路上車子東搖西擺，我一時重心不穩就摔到車下，嚇死寶寶了！」

秋月說：「真歹勢，你功課那麼忙還要找你去。不過不要胡亂講，你才幾歲，那時候就有寶寶了？跟誰？啊我怎麼都不知道？」

雪如大笑，笑到眼淚都流出來！秋月仍未解其惑，又問：「算一算你才十幾歲，也沒看你交男朋友，別嚇我，雪如你有事瞞我？」

雪如擦了擦眼，突然真的想哭，但她忍住了。她說：「媽，我的學生一天到晚都在說這句『嚇死寶寶了！』還有『寶寶有苦，但寶寶不說！』開玩笑的啦！」

秋月不認為是玩笑話，她輕拍女兒的手說：「媽媽知道你很辛苦，你爸在時都會跟我說水人沒水命，我就叫他惦惦！他很疼你，莫再怨怪你爸啦！」雪如聽完，竟放心地啜泣起來！

老二明生是東海大學美術系教授，到美國留學時認識洋媳婦 Jessica，生了雙胞胎娃娃海倫和雷堡。明生剛出國時他爸還健在，後來的一場急症離世了。明生想趕回來奔喪，秋月卻說一趟那麼遠，人走就走了，兩年畢業後再回來吧！其實明生沒多餘的錢買機票，他跟當時的女朋友 Jessica 開口借錢，她一口就答應了，而且還想跟他一起回家！

從小臉皮薄的明生，雖未開口向別人要求什麼，周圍的人都會留意他的需求，主動提供，或是對他開特例。小學的男生都剪平頭，只有他留娃娃頭，班上同學天賜跟老師抗議不公平，老師說人家適合呀，不然你給我留看看！天賜搔搔頭想像一下，

有了畫面後搗著嘴直說不要咧，那樣子的自己像河童！倒楣的他因為形容得太鮮活，從此河童的綽號就黏他。

其實明生不是愛標新立異，只因為他怕剪頭髮，村子裏的理髮店都是大人去的，要坐上堂皇的大椅還要踏上小凳子才上得了。白色的披巾一罩下，鏡子裏的自己縮得好小，像待宰的小動物。劉媽媽鑲金牙的笑臉及手上銳利的剪刀、電動推刀……一切都符合小孩子恐怖片般的想像。

上了國中，明生只能接受每個月推成小平頭的規定。那時劉家女兒也來幫忙，明生坐上不再大得嚇人的椅子，剛好曉雯姊都有空。女孩就是女孩，輕手細腳，很快地完成任務，還貼心地幫忙灑上痲子粉、拍掉頸上的落髮，然後誇張地捧著自己的臉說：「小帥哥一枚，你交女朋友千萬不要讓姊知道，否則人家會不甘願！」劉媽媽丟下阿雄伯刮了一半的鬍子，捧著明生的臉，又摸又捏說：「真古錐，你媽真會生哦！」

明生從鏡子裏看見自己，紅紅的臉頰沾著白白的泡沫，像個小丑，他尷尬卻不得不抗議：「張媽媽，我已經上國中了！」曉雯姊捧腹大笑而張媽媽無辜地回：「啊上國中還是很古錐呀！」

三兒子夢生和秋月同住，但大部份的時間，都待在自己開的創意小店陪朋友「開講」。晚出晚歸，作息和秋月相反。秋月天亮就起來了，梳洗、澆花、打掃、做早點；夢生差不多11點起床，簡單吃個東西便出門，秋月10點前就寢，夢生凌晨才回到家裏睡覺，倆人過著輪班似的生活。

秋月到廚房燒了壺水，她不愛用循環加熱保溫的水瓶，沒有那種從水龍頭接取白扭白扭的水，注貫一壺沈甸甸的手感。

秋月安靜地等水壺口的鳴笛鳴叫，再打開蓋子加熱一會兒。以前糖廠開工時，阿兄在糖廠輪三班，載滿甘蔗的小火車經過平交道也會嘟嘟鳴地響。她如果剛好有空，阿兄會嚷著：「趕緊趕緊，我餓扁了，快燒水，我要先沖碗泡麵！」這個請託她很看重，這讓她感覺有機會幫家裏的忙；那麼專注的另一個原因是，有一回聽到村子裏有人燒開水燒到屋子都起火，忙糊塗了是很危險的。

秋月更小的時候，家裏的廚房有個灶。灶的後面堆滿木材，煮飯菜時要適時丟入薪材，阿兄常會丟些甘蔗、地瓜、花生進灶爐內烘烤，沒多久就可享用了。說這古早事時夢生瞪大眼，直說想在廚房做一個灶！秋月奶奶不可置信地看著他說：「兒子，你在開玩笑吧！我哪有那個美國時間用灶來煮三餐。」夢生知道廚房是老媽的天下，便不再多說，可是不久後他竟然找到一個年輕的窯灶設計師，在朋友家的空地上做成戶外的窯灶。

「媽，你看用這款的烤麵包煮飯菜都可以。」夢生遞給秋月平板電腦，她也學會用指頭滑動尋找畫面。

「兒子，這個臉黑黑的是你哦？跟我小時候輪到控制火候時，老是弄得一身烏媽媽一樣。我阿兄你舅舅就愛捉弄我，說我比平常更水，全庄第一水！我還真的相信，以為可能是因為我的臉被火烤得紅紅的，像抹腮紅，跟大人化妝一樣好看，後來去照鏡子才知道，根本跟花貓同款好笑！」

夢生說：「媽，阿利他們要開鄉村簡餐店，有窯烤 pizza、麵包、蘋果派，他們希望請你去指導一下。」秋月奶奶說去看看也好。她放大 pad 的畫面：阿利，是夢生的朋友，人家結婚，小孩都生二個了，夢生太太還在路上吧！這些年也沒再多說結婚的話題，她知道夢生有自己的想法，何況現在的社會結婚也

沒比較好。

夢生滑到阿麗的畫面擴指放大，眼前這個甜笑的女人是夢生、阿利的死黨。「媽，別再亂想了，我和阿麗沒在一起，我們學校畢業分開了，之後就聽說他們結婚了，真的。」秋月無奈地看著他說：「那天阿麗來我們家，你關在房裏，她什麼也不肯對我說，一直忍，忍不住才哭著回去！阿利還躲在屋外的龍眼樹下，不敢進來。都那樣了，我怎麼可能不會想。」夢生做了個鬼臉，秋月又說：「你自己想好就好，人生都是自己過，我不會像你老爸對待你大姊一樣！你大姊足可憐，不過現在晨立對她很好，倆人自由自在，等一下幫忙吃掉他們的柚子，說很甜，好吃再帶去給阿利他們。」

鄰家的美玉提了一籃綠皮的大酪梨來，她看見夢生在家，說：「秋月姊，你們家帥弟雷堡怎麼比較像夢生？還是夢生頭髮卷卷像地混血兒？很像明星哦！」夢生和秋月互看一眼，這話每次見面都講，也不知道該回什麼。夢生隨口說：「美玉姊姊，愈來愈少年，都吃酪梨保養哦？」說完就騎上單車出門。美玉很大方，來串門子都不會空手到。自己種的菜、竹筍、紅心芭樂、無子芭樂、釋迦、甚至洛神花、樹葡萄、人蔘果……東西多到可以拿去賣了！後來，夢生還真的在自家店幫美玉家的農產品設專櫃，生意很好！

「秋月姊，我再說一次，我送你東西不是要叫夢生拿去店裏賣哦！是要請你們吃的，夢生拿給我賺來的，我有捐一些給慈濟，上人要幫助人需要錢。我是有留一些啦！夢生厲害，看得出來，言言在耐斯百貨幫我買保養品，她是專櫃小姐，員工價較便宜。秋月姊我有訂一瓶蘭寇乳液給你，秋冬皮膚乾，擦一擦比較滋潤，感覺卡舒服。」

美玉連珠炮說了一堆，秋月笑著拍拍美玉的手，「美玉，感謝妳啦，欠你那麼多，很歹勢！」

「秋月姊，我把妳當我大姊，我有三個弟弟，沒姊妹，妳就像姊姊關心我們。言言還是雪如的學生，她那麼疼言言，實在很感謝！」言言他們班每年的同學會，一定曾邀請導師雪如出席。言言說雪如老師是她遇過最關心、照顧學生的老師。秋月說有緣啦！雪如也把言言當女兒看待了。

美玉拿了一瓶醃梅子準備回家，她說：「對了，中秋夜我要回西螺，要幫妳帶些醬油嗎？過年過節你們家都很熱鬧，真幸福哦！」

其實，在別人看來幸福平靜的家庭生活，孩子成長的過程也會有些小風波。有一回，夢生被他老爸拎到客廳，要他面對掛在牆上阿公、阿嬤笑文文的相片好好的反省。他老爸說：「我們薛家不准說謊，男子漢敢作敢當！」原來夢生好奇偷抽煙（他以為煙是阿利抽剩，丟到他書包裏的），被逮到了，賴給哥哥明生。他老爸一聽，馬上敲他的頭一聲爆栗響，夢生剎時眼冒金星，差點站不住。他不明白老爸為什麼會那麼氣！上完輔導課回來的明生，按亮客廳的燈，看見站在神明桌前發呆的小弟。

「夢小生，在演那一齣？《天倫夢覺》薛家版，耍叛逆哦？」

「生哥，我不懂？」夢生壓低聲音問：「我抽煙被逮賴你，老爸二話不說就敲我一記，為什麼他那麼肯定不是你！」

明生摸摸弟弟的小平頭，短短立立的頭髮像刺蝟一般，他說：「唉，傻孩子，他們不該把你取名夢生，害你一天到晚夢不醒。你說大姊給你煙，老爸還比較相信！不過我想她丟錯書包了！」

夢生突然大嚷：「你說雪姊，屁啦？打死我都不信！」廚房裏似乎有些動靜、外頭剛好有有腳踏車剎車聲，大概說人人到，雪如晚自習結束回家了。明生把夢生拉進兄弟倆的房間，對另一頭喊：「我帶夢生作功課哦！」夢生一臉問號，呆頭呆腦的模樣很有趣，明生突然想到理髮的劉媽媽笑出金牙閃光地說：「啊上國中還是很古錐呀！」

「夢生，其實老爸有『請』我抽煙！」他略停，準備看看弟弟的反應，果然夢生眼睜大、鼻孔撐開、嘴也合不上！「我不是在誇耀哦！抽煙沒什麼，很多你以為很嚴重的事，其實都沒什麼，看你要不要做而已。」夢生頓時覺得委屈，說：「爸為什麼對你比較好，因為我是笨蛋嗎？」

明生說：「笨不笨，不用別人說，你自己知道吧？爸把煙遞給我說要我學習當男人，先練會抽煙，以後當兵才不會被整。」夢生等著聽哥哥再說下去。「爸說，他當兵前不抽煙，學長給煙抽，他抽一口就大咳，被笑了好久。他也知道抽煙對身體不好，想要戒，但要我學會再戒。」

夢生好奇地問：「那你真的沒抽爸給你的煙嗎？」

明生笑笑他說：「我真的不抽！不過我有謝謝他想幫助我長大，但是我不想那樣長大。嗯，我認為爸不讓你抽煙，也是想幫助你長大。」

夢生抓抓頭說：「生哥，我聽不懂，但我想相信你！」

明生說：「所以，你可以不氣爸了嗎？不過我想你不要太相信我，因為有時候我想騙人。」

夢生說：「哦，你這麼說提醒了我，剛剛你騙我說雪姊偷抽煙？」雪如推門進來，正好聽到，微愠地說：「吃飯！我的

事別再多說，好嗎？！」明生笑了，夢生瞪大了眼。

雪如覺得自己自己很奇怪，不能做的事偏偏想去碰！是她故意給王玄石機會變成男女朋友。其實同年的男生都很幼稚，還想玩。每一次玄石偷牽她的手，雪如感覺就像和小弟牽手；即使那次玄石偷親她時，她也只感到有趣，而不是像愛情小說、電影中形容有全身有電流通過的刺激感。倒是玄石親完，一直跳、一直跳，像小鹿般撞到路人，人家怒嗆：「中猴嗎？」他回比中指，真是夠了。

後來，雪如移情別戀，開始注意理化老師、體育老師、甚至是中年的教官。不過，很快地，理想的美好被現實的侵擾，夢幻一一破滅。迷戀的開始像這樣：午後一場突來的雷陣雨，帥氣的體育老師昆勇，吹哨子趕同學回教室，貼心地扶住差點滑倒的雪如；隔了一星期，大家都悶壞了，下了雨，同學仍衝出教室，大孩子瘋瘋顛顛地在操場上又跑又叫，雪如忍不住也想去淋淋雨，想不到昆勇師氣急敗壞，對著她大吼：「班長，還不叫同學回來！」唉，口水噴得如雨下！

國文老師柳資文，師大畢業剛當完兵，簡直像偶像駕到！在大家熱切的眼光注視下，柳老師古詩唸得結巴，男生眼光表示同情，女生都說可愛。甜蜜好景不常，第一次小考成績出來，不食人間煙火的「五柳先生」開始發飆，男生一邊怕一邊佩服說：「哇！書生變man了！」女生紛紛搖頭，希望雪如班長能去提醒柳老師，身為「偶像」的義務！

雪如心想，世上為何就沒人配得上她呢？她一心想找人反對她，好讓自己真正知道自己要什麼？媽媽太寬容了，扮演不了這個角色，老師們都是外人，唯一的人選只好塞給薛老爸，後來雪如就和老爸槓上。不久，明生就看出大姊另類的撒嬌，

老爸莫名的寵愛，媽媽的不入戲！就是是夢生挨K那天之前，雪如拿了只剩二根煙的煙盒回家，那是玄石放在書包裏的。她突然很想使壞，太壞不要而小壞到哪種程度，爸媽會接受？會對她說什麼？於是懷著不安的刺激感，雪如把煙帶入浴室點燃一根煙，利用熱水的蒸氣掩護，她偷吸了一口，玄石說過要深吸入肺，但雪如其實只敢吹呼、吹呼，果然煙就掉到水裏，星火很快就熄了。

其實明生已聞到菸味，雪如裝鎮定出來，換明生去洗澡。老爸經過浴室恰好也聞到，他一定以為明生好奇想偷抽煙。晚上睡覺前，雪如過去跟明生說抱歉，那時明生還不知道什麼事！之後的事就像連續劇般連續了下去……。

中秋節這天有強颱風在外海，氣象報告一直提醒，如果登陸風雨會很大！秋月會擔心，那一年韋恩颱風把家裏的屋瓦吹掀了幾塊，她一出門就被風吹倒，好在被鄰居美玉發現，艱難地過來扶她起身，並呼喊他老公來幫忙，他還爬上屋頂危顛顛地用磚頭把部份的瓦平壓好、蓋上……足感謝，那時孩子正好都不在身邊，薛老爸也去逝好久了。

秋月接到雪如的電話，她說晨立早起突然頭昏不舒服，他們要先到醫院檢查看看，之後再回家。秋月說先照顧好自己、要保重哦！才放下電話，外頭有黑貓宅急便送冰淇淋月餅來，雷堡不久來電：「阿嬤，我雷堡啦！我們塞在半路上，我好想尿尿哦！」小孫子逗趣的表情已浮上腦海，足古錐！海倫搶走手機說：「阿嬤，我們到彰化了，雷堡讓我說啦，你都不會說重點！」「阿嬤，爸爸說重點就是你哦！生日快樂！冰淇淋月餅送來了嗎？」雷堡又搶回手機。

夢生已醒來，他打開冰箱，拿了幾顆冰淇淋月餅要拿去店

裏請人。秋月說：「別拿光，雷堡回來會找。」夢生說有留，小朋友不要吃太多冰的。他又說：「我會幫他準備神秘小禮物，等我回家。」

明生一家人回來了，海倫、雷堡跟秋月奶奶問了安，就牽了小單車在埕裏騎繞。秋月說要準備酪梨牛奶，小孩愛喝。Jessica說她來用就好了，請婆婆去休息。明生說：「媽，來客廳坐，十月我要在北美館展出的畫作，有書樣，我們一起看看。」明生攤開厚厚的圖冊，秋月的眼睛發亮，昔時屋前的田地（現在已蓋上房舍）有一段時期都種劍蘭，花色有紅有橘。薛老爸有次拿著一株黑色劍蘭（變種的）送給秋月，她把花插入湛藍色的玻璃花瓶，明生看到覺得奇異，一直讚美媽媽好會，薛老爸小聲嘀咕說給秋月聽，還不是我會種。薛老爸還養過鴿子，好玩而已，村子裏第一台錄放影機、第一輛汽車（雖然是二手的小紅車）應該都是他先買的。這些畫面明生竟都畫了出來。翻閱圖冊時彷彿看見流轉的生命畫面般。

秋月說：「你爸爸作農，出門人家都以為是少爺，時常帶你們小輩去街上吃喝，又常常說要帶我出國玩，說到自己先去天國。我第一次出國就是去幫潔西卡作月子，你美玉嫂問我怕不怕，奇怪，照道理應該會，但是空中小姐都很水，像天上飛的仙女，大家都很照顧我，一直送吃的、喝的來，怕我冷了送毯子、怕腳不舒服，要我換拖鞋。燈都滅了變暗時，小姐看我睡不著，端了一杯紅酒，要我試試。紅酒以前沾過啦！大杯子裏紅寶石色的酒很吸引我，我沒喝那麼多，喝半杯就茫酥酥，喝完就睡著，醒來就到站了！」

Jessica端了二杯酪梨牛奶來，剛好聽到美國的話題，她說：「媽，妳真勇敢，我們老家在德州鄉下，我爸媽到現在都還不

敢出國！謝謝妳來看我們。」明生接著說：「媽，Jessica 一直要我保密，但是我還是要說實話，妳費心做的麻油雞都被我吃了！妳沒發現？我胖了好幾斤。」Jessica 斜眼看了先生一眼：「那是我最討厭你的時候！看你吃得那麼開心，我都吃不下，還好孩子們真可愛，有時看著他們就很滿足了！媽，你不要怪我，因為以前我沒吃過那種味道。不過現在冬天時，我也會買麻油雞來補哦！」秋月笑著：「我都知道啦！沒法度，我不會煮西餐，是我較歹勢啦！好在雙生仔都平安健康。實在不能自己說好，不過雷堡、海倫人人都說水，妳好會生哦！」

Jessica 笑著說：「我爸媽也直說 so beautiful！」

晚上，孩子們都回來而颱風確定不會來了，天上出現一輪明月。夢生像個大孩子帶海倫、雷堡玩仙女棒、放鞭炮，一開始雷堡連仙女棒都不敢拿，怕被燒到手。看姊姊邊跑邊繞，好看好玩也沒受傷，才敢試！玩上手了，便瘋瘋地跑滿場。明生按下快門，映現出一張四週飛轉，一個孩子擎執細星閃耀的畫面。

秋月心中象徵幸福的月娘，已昇駐生命的中天，月光澤被的區域，映現出生命中最精緻的細節，那些完美的部份就是身邊的兒孫。

第十二屆 雲林文化藝術獎

文學獎得獎作品集

報導文學

首 獎：梁叔爰「在一條路上旅行的人生」

第二名：廖紋伶「煉金樹」



在一條路上旅行的人生》

報導文學類 首 獎

梁叔爰



梁叔爰

個人簡介》

銘傳商業設計畢業
服務於白金廣告設計
設計是本業，繪畫是興趣，寫作是業餘。
但是不管是寫作或繪畫，
都是為了想畫而畫，想寫而寫....

得獎感言》

年過一甲子，赫然發現自己的人生有五十幾年是走在同一條路上——虎尾鎮·公安路。
揣想一個女人日日夜夜跟一條路綁得如此緊密，除了緣份，或許還有其他的意義。
公安路，一條很短的路，卻涵蓋了紅燈區、商業區、行政區。
畢竟我不會再有下一個五十年，公安路也很難再找到一個從商業區、行政區闖入紅燈區的女人，捨我其誰，於是就試著來說：這條紅燈戶到天堂之路....

評審評語》

文字：帶著很深的感情，遣詞用字極具散文功力，文學性非常濃厚。

資料來源：主要來自親身經歷，也參考了一些史料。

內容：書寫了虎尾的「公安路」這條街道的歷史，由於作者在這條街住了60年，能針對家家戶戶做書寫，細膩而豐富，是一種親身的見證文。從日本時代寫到了今天，文章隱藏了台灣百年的歷史，有歡樂有血淚，是很難得的。如果不是作者這麼書寫，「公安路」上這麼精彩的往事是永遠不被人知道的，作者這種發掘真是一件大事，甚具價值，它獲得第一名實至名歸。

在一條路上旅行的人生

《試說虎尾鎮公安路》

年過一甲子的我，十八歲之前，一直住在虎尾鎮公安路離雲林故事館不遠處。高中畢業，負笈北上求學三年，專科畢業後短暫在外工作三年就結婚，沒想到我嫁給自己的小學同班同學，繞了一圈，身為長男的媳婦，我們又一起回到小鎮、回到公安路。以我成長的年代，女人，沒有遠嫁，卻嫁給同一條街上的人，已少見，日後又將人生五十幾年的生活，日日夜夜跟一條路綁得如此緊密，更是不可思議，除了緣份，我揣想著：莫非其中還有其他的意義？

果然在一個很日常的早上，當我坐在客廳，隨手翻著一本日本旅遊書，書頁中明明只是介紹著京都宇治源氏物語博物館一喫茶部「花散里」而已，我卻在不經意抬頭望向對街，看著曾經為「天天樂茶室」的那間老屋的瞬間，內心莫名地被一股力量衝撞，也不知怎麼連結又怎麼升起了一個念頭：

「原來這五十幾年來，我都住在一個這麼容易就可以窺視人們私密空間的“公安路”，我用了大半人生走在這條路上，有足夠的時間和環境，讓我看著世代交替的人性原始密碼，難道不應該將這樣的“公安路”介紹給兒孫？」

起心動念想好好重新認識我的生命之地——「中山里·公安路」。

公安路，不太熱鬧，看起來沒什麼。

小時候沒發現這條路雖然不寬，還是短的。長大後，發現兩旁小吃攤不只佔滿騎樓，還延伸到路邊，再加上路的兩邊總是停放車輛，因而常常聽到人家把公安「路」當成「巷」。

當有意識地去追究，才發現：1971年之前，這條路的門牌單、雙號加起來不到百號，但是不知道為什麼這條路，與中正路、林森路交叉分隔後，居然納編了當時住民截然不同的生活組織型態。

回首看它，一條這麼短的路，怎麼會涵蓋這麼多？

從性慾、口慾到生活規範、精神昇華？

在一條原本就不長的路，竟然如此明顯地切割成風化區、商業區、行政區！？開始想探索公安路，才從時間的脈絡裡發現它地理上蘊含了微妙的人文。

究竟這條路上有哪些背景、哪些人影、哪些故事是一個小女生看不見、聽不到、遺忘了的？我能因為歲月增長，重新認識而一一認證嗎？我能在兒孫扶攜遊履時，為他們導覽這極為濃縮的人生故鄉嗎？

若非長住在此，若非刻意透過記憶地圖和有限可得的文獻與老地圖追溯，實在很難相信它會是一條這麼可愛、有意思的路。

捨我其誰 尋找過去和現在的公安路

或許是捨我其誰的願力發揮作用，居然透過朋友找到一張古地圖：《大日本職業別明細圖》，它讓我得以將記憶解壓縮，

逐步穿梭過去和現在。

順著時間微妙地推移，伏案細看大正六年獨創大日本全國各地職業別住所入地圖的《大日本職業別明細圖》，看到原來當年台灣在日本人眼中是隸屬於“大日本”，而且在「虎尾街」不被忽略的篇幅裡，所謂「虎尾第一街」的中山路當然很繁榮，公安路也被標示得非常清楚。由此可見，除了中山路和中正路，當年公安路在虎尾的發展中，應該也很重要。

1906年大日本株式會社選擇在虎尾設立製糖廠，虎尾市街也就隨著廠區日式宿舍與各種設施的興建逐步完成（如：和樂館、澡堂、神社……）遷入人口漸增，糖業全盛時期，虎尾市街可以說是依附糖廠而存在。中山路便是糖廠到郡役所之間的主要商店，公安路從鐵路之後與中山路平行、往北延伸。

公安路雖然在日據時候沒有那麼顯著的店家，卻有小平鐵工所、別府醫院、陳變自宅、高木秀雄郡守官邸、演武場等等地標，以及國民政府接收之後的稅捐處、地方法院。

在林森路還沒拓寬之前，台西客運往來虎尾、馬光、台西都是以公安路為主要的行經路線；乃至空軍基地未撤之前，因為會面家長絡繹不絕，公安路算是一條很熱鬧的街道。

公安路，從鐵支路腳開始

1990年以前，公安路是從糖廠火車站的鐵軌和柵欄開始。

當初日本人開的小平鐵工所，位在所謂的公安路1號，佔地很大，現在的「白飯店」只是當時的一小部分。

小平鐵工所後，公安路就一直往空軍基地的方向延伸，嘉

南大圳橋頭是路的自然交界；直到光復路拓寬與公安路相交，公安路才截彎取直，只到與光復路交接口（現在的7-11）為止。

小平鐵工所在鐵支路腳的柵欄這邊，而柵欄另一邊是虎尾糖廠火車站和貨物掛，過去並不屬於公安路。

虎尾糖廠位居輻輳之地，當時有雲虎線（斗六方面）、北港線（嘉義方面）、龍岩線（台西方面）、西螺線（西螺方面）、荊桐線（荊桐方面）等多條小火車路線。

虎尾沒有縱貫鐵路經過，虎尾糖廠轄下的運蔗鐵路，從1911年開始兼營客運。猶記得初中唸斗南中學，除了搭台西客運，另一個交通選擇就是從斗南搭小火車回虎尾，而下車的地方就是在公安路的這個停靠站，所以當時的虎尾車站十分熱絡。

但是隨著公路發達和私人擁有機車越來越多，1978年載客列車全面撤廢停駛，截至今日也只剩下馬公厝線，冬季「廊」還有運蔗。馬公厝線聽說是目前全亞洲唯一還有在運蔗的五分車線，但是虎尾公安路火車站卻早已消失無蹤。

所謂虎尾火車站，並非現在修護後做為遊客中心的「虎尾驛」。然而現在回想，何以大約100公尺左右的距離會有兩個火車站？莫非因為虎尾驛離糖廠廠區、辦公室及日籍職員宿舍較近，而公安路口的這個車站，是因為接近貨物掛，便於裝卸貨所以設置？

1970年代火車站其實已經幾乎廢棄、破落不堪，但是柵欄真正被打開卻是在1990年前後。

糖廠將荒廢的車站用地，先後蓋了兩排面對面的四樓透天住宅，標售給外界的一般民眾，新移入的住民，就變成中山路23巷的住戶。隔著鐵路，隔著柵欄，與公安路鐵支路腳的住家，

生活型態大有不同，但是尚且相安無事，各自在自己的領域生活著。

直到有一天，柵欄打開後，變成一個無人看管的平交道，而中山路 23 巷一夕之間，與公安路相通，甚至也變成公安路的一部分，也就是說公安路的門牌進行整編。中山路 23 巷消失了，公安路從 1 號開始的所有每一戶，住址都變了。

蓋民宅出售，資產活化本來難以議論，可公家單位沒有善盡公聽，廣納民意，加上住民也太不在意公家的宣導，總之，我們這些住在公安路上的住戶，某一天突然發現門牌號碼被告知已經整編了。所有的人，生活中該變更的個人資料，就只能靠個人記憶所及去處理變更。

「為什麼不直接把公安路分成一段、二段？或將鐵軌以南的新住宅群編為公安南路，這樣原有的門牌號碼就幾乎可以不變，不是嗎？」

這是當初普遍聽到的怨言；哪怕是現在，也還經常會有收到原門牌號碼住戶信件的困擾。一時不能改變的現實帶來的牢騷，時過境遷，大概也只能一笑置之。

2015 年配合高鐵雲林站通車，雲林縣政府規劃促進虎尾糖鐵復駛，以便連結虎尾市區及高鐵車站。近日公安路到中正路路段的鐵道，已看見步道工程持續在進行。

透過利用台糖五分車作為高鐵觀光接駁的規劃，對於即將而來的改變，公安路兩旁甚至是虎尾鎮民確實有所期待，樂觀其成。

鐵支路腳的長巷小弄 很有人味

喜愛老地圖的那位朋友還引領我如何解讀細部的《虎尾都市計畫圖》，我們發現：糖廠廠區屋敷群的圖示和公安路鐵支路腳一帶截然不同。廠區宿舍清楚可見各戶都有整齊的前庭後院，而公安路小平鐵工所之後的一大片屋舍，卻是凌亂錯落。原來，廠區宿舍都是分配給日籍職員或高階台籍職員，而公安路所謂鐵支路腳的這個區塊，則為簡單安置台籍工員的住處。

是否因為台籍工員很多是外地來的單身漢，時日久了，也就衍生出解決這些男性工員生理需求的紅燈戶？

話說虎尾鐵支路腳艷名遠播，已不只半世紀以上。2008年警方曾在政策要求下以「社會觀感不佳」為由要求結束營業，當時該區塊七間私娼寮的老娼們幾度跪求，懇請警方不要趕盡殺絕，給她們留一條生路。奈何白頭悲歌與雛妓哀調在「鐵支路腳」不斷上演。

小時候這些巷弄，對於生長在公安路中段的我可謂是禁區，大人們說這裡太複雜危險，所以我們小孩子是被告誡不宜靠近。

矮矮小小的房舍，晦暗的紅色光，窄門前的小凳子，有人或坐或站、或男或女地在招攬著過往的路人。透過紅色令人有很多聯想，是性交易或生命的無奈？從快閃經過到住在這個區塊邊緣，我一直不太清楚該怎麼與她們做眼神的交會。

偶而會看見外來客誤闖這個長巷，那種倉惶快步離去的樣子；也有半推半就由著女人把機車或腳踏車牽引的尋芳客，形形色色不同的進場退場反應，令人莞爾。

紅燈長巷雖然可怕，快跑或低頭快走總覺得還可以安全越境，不像和平路走到底與公安路交界處，連結著一條公安路的

那條小巷（未整編前的公安路19巷），那才是真的令人不安。感覺十九巷裡龍蛇混居，是一個很封閉的空間。

十九巷巷口，大部份都是一些年華老去或濃妝短裙看不出年齡的性工作者，自己蹲點守候，不似鐵支路腳有拉皮條的保鏢會坐在門口幫忙拉客。曾在某個冬夜與她們擦身而過時聽見對話：

「進來啦！天氣太冷無人啦。」

「再等等看，也許會有人客。」

若說那裡是男人的銷魂迷宮，不如說是這些不得不從事性工作者的人生深淵，總之，那條巷子是通往我始終不敢貿然探險的黑洞。她們的來處和歸屬，總叫人不忍細問，尤其在耳聞某些老邁的巷內女性，為了家庭，為了栽培兄弟妹或兒女，出賣自己大半輩子，臨老卻回不去原來的家，聽來令人唏噓不已。或許因為婆婆曾經當過巷內女性非婚生子女的保姆，接觸多了，就更能體會這些母親的無奈。數不清生活中有幾個不願意和掙扎，她們還是會想擁有自己的孩子，將僅有的真愛給她的孩子。

一眼望進巷子，以為是無尾巷，婚後多年，因故走進十九巷，才知道十九巷跟鐵支路腳柵欄邊的長巷其實是相通的；而且還發現我們家浴室，正背對著她們的矮房。

一窗之隔，便是兩種人生。不知在她們逐漸老去，不再能重操舊業，她的兒孫輩要如何才能超越這種生存漩渦和污名化？

不管什麼行業 都有等級之分

如果特種行業也有等級之分，那以當年的社會眼光大概會

是酒樓、茶室、妓女戶。酒樓如「玉美樓」「新高樓」，茶室最有名的大概是「天天樂茶室」，妓女戶則在鐵路兩邊如西安街的「南方閣」，和叫不出名號的。

當年公安路上有一家「天天樂茶室」，也不知道是不是因為它就光明正大地開在大路上，還是因為它的營業方式有別於長巷和巷內的艷窟，雖然同為風花雪月場所，我敏感地發現在那裡出勤的小姐，或多或少透著自視高一等的感覺。

1981年娘家親友堅決反對下，我排除眾議嫁過來後，才發現「天天樂茶室」當跑堂的公公，和曾經幫茶室裡面的小姐洗衣服的婆婆，其實是如此樸實認真地在生活；也還記得初嫁過來的很長一段時間，每晚要倒廚餘時，經過19巷巷口，我都不知道該讓自己的眼神落在哪裡或如何與她們交談，常常都是她們別過頭或我低著頭。我們彼此在迴避。

還好我慢慢學會對她們點頭微笑，面對同事們隨口提問：「妳怎麼會住在那裡啊！」也不再尷尬，因為我的家就在這裡，而鐵支路腳或十九巷，也只是這些人人生中無可奈何的暫棲所在。

從過去到現在 公安路的小吃都是虎尾的小吃重點

和平路和公安路口有一支很微妙的路標，箭頭一邊指向和平路，一邊指向公安路。公安、和平？不過的確過了和平路的T字路口，公安路微妙地進入另外一種氛圍，住民生活型態也開始有些變化。

依稀記得公安路與和平路轉角曾經有一個大雜院，小小的門進去是更多小小的門，住著好幾戶人家。「天天樂」出勤的

小姐有些會租房在那裡；阿嬤認識的一個朋友，一家人也住在那裡。如今人影散去，荒草叢生多年，圍牆圍著很多先民的故事。

目前圍牆邊有一攤深受年輕人大推的「九元炸雞」，旁邊的香水化妝品流行館建物是昔日恭德醫院舊址，黃國鈞醫生除了是嘉義醫院外科醫師，也曾經是虎尾鎮民代表會主席，甚至有著老說黃國鈞醫師也是當時的法醫。黃醫師過世後，曾租給林本源律師作為辦公室，騎樓則有「碗粿塗」的小攤，第二代發揚光大改名「碗粿讚」遷至新興路三多醫院舊址，也是現在虎尾觀光重要的小吃名店之一。

憶及當年的公安路小吃，「阿清」的切仔麵、煎粿，「肉粽伯」的肉粽、碰皮湯，「白猴」的拉麵及「圓仔冰」，都是讓在地人或離鄉遊子念念不忘的家鄉味。這些小吃，大概都聚集在公安路與中正路的十字路口兩旁。記得我還在念小學，有一天阿公拄著拐杖要去吃「阿清」的煎粿，不小心在攤邊跌倒，有人疾步跑來我們家找家人，說一定要由家人去跪著扶他老人家起來，第一時間唯一可以去的家人就是我，在眾目睽睽之下，我哭著、跪著讓阿公有支撐，才再由旁人幫忙扶他起來……。

「白猴」的拉麵，有點像時下的日式醬油拉麵，麵攤的樣子更像現在日本的屋台，「白猴」總是很會跟客人做很多互動。而他們的外送木提盒，至今我還覺得印象深刻，老是看見白猴老闆的兒子提著外送，往「天天樂」的方向走去，後來聽老公說他們小時候都好嚮往「天天樂」門口傳來的陣陣烤香腸的香氣。以前習慣以老闆的名字稱呼店名，除了「白猴拉麵」虎尾還有一家「狗屎麵」兩家幾乎齊名，不同的是「白猴拉麵」已經因為兒孫無意接班而消失，「狗屎麵」則還在林森路繼續由

他的兒媳經營著。至於「圓仔冰」歷經五十幾年歲月更迭，世代交替，仍是每年夏天我的兒女們返鄉的最愛……

近幾年，透過網路的方便與推薦，虎尾的觀光人口明顯增加，常常會看見一些觀光客，憑著手機 Google 地圖尋找在地有名的小吃，大概「虎尾米糕」、「肉丸」、「兩」爌肉飯」都是外地人的最愛。其中「兩」爌肉飯」雖是媒體爭相想報導的店家，但是老闆除了每天清晨固定六點才拉開鐵門，限量賣完為止，大約九點左右就打烩，還很有個性地拒絕所有媒體入內訪問拍照，也是公安路上這幾年來很有特色的小吃。

一條路，穿梭兩萬多天，總會看到、聽到一些故事……

公安路越過中正路這些小吃，當年三角窗位置是「陳同慶代書」。在《大日本職業別明細圖》“虎尾街”公安路部分標示為「司法書士陳變」，該位置後來一度改為「陳同慶代書」、「林文芳代書」，改建成九層大樓後，也曾經是林文芳代書的兒子所經營的「衫歌男飾」，現在則已經變成「變色龍電子遊樂場」。

「司法書士陳變」隔壁，在古地圖上則標示為「陳變自宅」。所謂的「陳變自宅」，有記憶以來，這棟巴洛克建築已經是「華興旅社」，而他們的家人都住在旅社後面。

印象中，「華興旅社」和「陳同慶代書」裡面，總是有一位日本老太太佝僂的身影，究竟是他們的老母親還是親戚關係而已？我自己年紀太小，不知道也從來沒問過；倒是為了重返記憶的公安路，從文獻裡終於得知「陳同慶代書」的父輩就是「陳變」。（查知這層關係的那一刻，不禁掩口驚呼：難道印

象中的老太太，就是陳變的妻子嗎？)

日治時期司法代書人「陳變」，除了是司法代書人，經歷上還是虎尾庄協議會員、第一保保正、保甲聯合會長、區委員、保甲書記、嘉義廳財務課僱、布嶼拓殖株式會社監察役；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陳變在虎尾地方宗教的付出，如以龍善寺齋主身份結合虎尾地方仕紳合辦七天的建醮活動，更為恭奉萬壽公的集善堂捐款倡建者之一，該堂收容無人攜回的無主遺骸。兒時只知道對面大戶庭院深深，倒不如今日對其前人的敬仰。

在《大日本職業別明細圖》被標示為陳變自宅的巴洛克建築，是我童年記憶裡最華麗、最神秘的房子。據耆老話語中得知，早期的虎尾因為糖業興隆，商業往來生意人很多，除了日本人、台灣人，還有朝鮮人、所以旅社跟酒樓、茶室林立。（甚至在離公安路不遠的和平路上，就有一家「朝鮮樓」）

小時候我們一打開家門，面對的就是「華興旅社」這樣的大戶。鄰近家族要拍合照，也都喜歡將長板凳排到他們門口，以那典雅的建築當背景；在我收藏的家族老照片裡，我看見1953年我的母親和她的裁縫學生師生離別留念照，母親抱著的那個女娃是我的小姊姊，而在她身邊的長板凳還有其他六個小孩，沒有出席的我，只能透過那泛黃的相片，試著猜測她們當時的心情。

「華興旅社」的全盛時期我沒有真正看過。等我稍稍對環境有觀察能力，偶而仰望他們二樓木窗透出的光，和進出衣裝整齊的客人，難免有些天馬行空的想像；然而隨著時代的變化，旅社經營似乎更難，記得一直到國小時，才有機會與鄰家女孩偕伴登入他們二樓，當時二樓長住著一位經營手工藝製作珠繡的老闆，而我們這些小女孩其實就是樂在打零工賺小錢的小童

工。（現址為中美廣告及美之堡早餐店。）

有些故事我被明白告誡，不允許我重提。

尋找過去的記憶，很像搜尋散落的拼圖塊片。因為當年年紀小，睜著小眼睛看出去的世界，雖然好玩卻都是片面的選擇性記憶。當言談中透出想嘗試報導「公安路」，即開始面臨家族一波波壓力，也經歷內心很多翻騰。他們說一條老街，曾經發生很多事，曾經出現的那些人，你認識多少？那個年代你根本來不及參與，也沒有徵詢他們的同意，你說什麼？紀錄什麼？一旦據實訴說，某些人的隱私難免暴露，你有什麼權利做這種事？而如果避重就輕，只做浮面紀錄，這樣的公安路頂多只能算是踩在地面，根本沒有看到沿路的住戶，更遑論門口那些可以揮手打招呼的人。可是如果我現在不寫，還有誰比我更適合寫公安路？我甘心讓一條生命之路，淹沒在時間之河？

曾經有一個知名的電影攝影師說他唯一可以做的是：用一種很邊緣的心情，去看要拍攝的人物。那我呢？我真的也能用很邊緣的心情，找到一個適當的距離、適當的角度切入我接著要說的，位在公安路上我的家和我的家人嗎？

我一直相信時間會包容一切，也淹沒一切。遺忘也許是好事，卻可能把本來的事件變成人云亦云，偏離真實。時間的浪潮，後浪推前浪，潮退了，相關的微證物從此消失，然而，當年的真相如何從存活者口中相傳？保留下來而不摻雜這些人的個人意識或主觀認知？

姑丈是國民政府來台先遣部隊位階較高的警政官員，很早進入虎尾。曾經與一位年近九十的歐吉桑閒談時提到姑丈的名

字，歐吉桑突然冷冷地冒出一句：「歐靖邦喔，伊強娶民女」，當下我愣住了，不敢回應說那是我姑丈，但是心裡卻想著：「那個民女不就是我的姑姑嗎？」

曾試著問長輩和兩個表哥。長輩的回答是當時家中長者認為：嫁給一個喜歡你又無生活之虞的人，在那個年代堪稱幸福。雖然大表哥亟力反對我去碰觸關於他父親的任何事，二表哥卻笑著附和歐吉桑的說法：「有可能喔，因為我看我爸爸媽媽的結婚照，媽媽一點笑容也沒有；可是等到大哥出生，媽媽抱著孩子時一家三口的合照，媽媽就有了笑容。」

湊巧又在不同的場合，遇見一位從糖廠退休的老先生；當他知道我娘家住在哪裡時，他就提起姑姑的名字，說他跟姑姑是小學同學，語意中對姑姑有很多的讚賞和很深的不捨。

「那時候你姑姑很感傷地說家人要她嫁給外省人，為了顧全大局，她只好答應……」事實真相如何，想來各有立場。

不過姑丈當時應該是有一些權勢的。記憶中，我常跟著大表哥去電影院看電影，只要報上姑丈的名字，就進去看霸王戲了。

然而，以一個晚輩回顧家族史的這段婚姻，我從小看著姑丈對姑姑的體貼和愛家，縱然求親的過程多屬羅生門，畢竟在這群長輩逐一離去後，也許只能感慨地說那是大時代的無奈。姑丈一個人離鄉背井來到台灣，來到虎尾，遇見姑姑，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或許只是他表達了意願，我的阿公和爸爸就以父兄的權威成全了？還是除了這些另有其他因素？比方我的爸爸曾任虎尾中央市場負責人並參與規劃，而我的叔叔退休之前都

是警察分局長的專屬司機。我捕風捉影地聯想：其中莫非也有特別推薦或姑丈的勢力介入？

近期仍有地方耆老笑談之間，說我們家曾是虎尾的大戶，卻沒有人知道真正住在那個屋簷下，遇到的困境和非議。總之，這樁婚事給這滾滾紅塵充滿故事的路，增加了在地的另一些故事小插曲，而它剛好是我生長的家庭。

大時代中的小人物，用最人性的方式追求個人的幸福。做法也許有瑕疵，卻萬萬沒想到日後會留給街坊如此的品評吧？令人慨然！

為什麼要特別提到姑丈，因為我堅信：歷史未必是真相；歷史跟個人記憶是兩件不能劃為等號的事，政治立場除了是一時，也或許各自相異，但是人性才是維繫個人乃至整體生命延續的基礎。

姑姑婚後的家，曾經就在縣府官員與警察日式宿舍群裡，所以住在郵局旁的我，才會越過林森路，經常在那裡隨意穿梭……

說到政治立場，難免想到我們家對面的一條小巷。巷子很窄卻有點長。巷子的盡頭曾經也是一個大庭院住宅，是地政事務所的高級主管宿舍（住在那裡的許姓主管因為涉嫌弊案，鬱抑而終。其眷屬搬離該地後，便呈荒蕪之地。）巷內右側大概就是地政人員和電信局員工的宿舍，左側靠裡面一點有一家傳統板豆腐店，豆腐店的小女兒是我的小學同學，所以我常會去串門子，或幫家人跑腿買豆漿豆腐。同學的寡母總是帶著兒女，天光未亮就要開始工作。現今回想：矮矮昏暗的簷下，與天井透著的晨光，石磨滴下的豆汁、爐鍋內邊煮邊攪拌的豆漿；以

及瀰漫的水氣、豆腐模壓以重物的木蓋子……依然是心底深刻的畫面。

除了人生的畫面，也有幼年的恐懼。巷子右側電信局員工宿舍中有一戶人家的男主人，印象中是一位記者，某一天突然聽大人們偷偷在議論，那個人遭遇白色恐怖半夜被抓走，後來還被遣送綠島。雖然他們家也有幾個小孩，可是就沒什麼往來，難道也是因為他們被貼了標籤的關係嗎？

不復見的郵便局電信局同址與昔日的灑水車加水站

林森路／公安路口曾是歷來虎尾郵局局長的宿舍，這兩年郵局資產活化已經租給外界，整修為「田野麥拉麵館」；至於座落在中山路／林森路／公安路，三面臨路現在的郵局，原來是日式平房經過幾次改建而有今貌。中華電信在新生路的大樓完成之前，因昔日同屬交通部管轄的公用事業，郵局跟電信局曾經為了便利民眾，「分辦合設」合署辦公廳舍，真所謂「郵電本一家」。

小時候我們這些小孩會在電信局或郵局的廣場嬉戲，年紀大了，午夜夢迴也還在那一圈又一圈的電纜捉迷藏……

另外，現在郵局門庭左側角落的電話亭位址前，原為虎尾灑水車的加水站。四十～五十年代，虎尾街道多為灰土泥地，午後都會進行灑水，灑水車多次往返於此。這恐怕是現代年輕人難以想像的景象。

有人的地方就有說不完的故事

雲林故事館，面對虎尾市區林森路和公安路交接路口，看著往來穿梭的人群，總會想起小時候這裡的高牆和緊閉的大木門，想起行經圍牆自己如何撿著地上的落花，歡喜跑回家送給阿嬤……

從大門深鎖到現在看見遊客在門口自拍，故事館的設址不但有它的特殊評鑑理由，當然更是因為有雲林故事人協會的努力經營，和一群熱心的故事媽媽奉獻。

故事館的日式建築是日治時期大正 9-12 年（1920-1923 年）興建，歷經日治時期虎尾郡守（據官方推估第五任郡守開始居住在此，但是在昭和十一年八月十日發行的《大日本職業別明細圖》清楚看見當時的標示是“高木秀雄”住所）、二戰後虎尾區區長、國民政府來台官員臨時宿舍、嘉義法院雲林庭庭長、雲林地方法院院長等等皆以該建物作為其官舍，1996 年左右開始被閒置，2000 年虎尾巴文史工作室發起保存運動，2001 年終於列為雲林縣縣定歷史建築，並於 2004-2006 著手修護工程，2006 年 11 月正式透過第一屆雲林國際偶戲節首次對外開放。2007 年 12 月雲林縣第一座歷史建築再利用，正式由雲林故事人協會負責營運。目前看到的圍牆矮化，真正打破官民番籬的隔閡，則是在 2009 年 5 月完成。

以上種種歷史紀事，在很多官方資料都可尋得。

這兩年，為了學習說故事，報名參加了故事館開課的「繪本研習」。二十堂課，二十個半天，我和一群想試說在地故事的人，就在當年郡守會客的空間聽講師授課，也聞著榻榻米與檜木的香氣，縱然今日已非當時，但是空氣中依然可以感受到時間累積的味道。

故事館此空間總是有人說著它自己說不完的故事，而圍繞在故事館周遭，尤其是這條路上所蘊含的更多故事呢？誰來為他們發聲？

公安路，為什麼是公安路？

小時候曾經不解自己怎麼會住在一條酷似大陸「公安局」的路上？尤其在戒嚴時期，除了「早日反攻大陸」的口號外，我們不是都盡量跟大陸做切割嗎？幼稚的心靈總有一份不安，為什麼我住在有「公安局」陰影的公安路呢？如果能住在中正路、中山路好像更能光明正大，安心地過日子。

1950年行政院會議通過：將台灣省九個省轄市八個縣，改為五個省轄市十六縣，並廢掉「區」的層級，所以虎尾地區開始改為雲林縣虎尾鎮。也因為縣治的設置地點有很多爭議，幾經協調，紛爭平息後決議縣治設在斗六市，而司法部門雲林地方法院設於虎尾。當時法院的設立位置就在公安路，除了郡守官邸（現在的雲林故事館），一些縣政府的官員宿舍也都在公安路，與警察宿舍同時分佈在公安路的日式屋敷群（和廠區宿舍一樣，姑姑住的警察宿舍也都是有小前庭和小後院）。

雖說所謂報導文學不宜隨便大膽假設，但是公安路路名的由來，遍尋不著總是一樁心事。網路上甚至有人因為不了解而將紅燈戶與公安路貿然畫上等號，實在讓人不快；曾與在地父老閒話家常時不約而同地猜測：該不會是因為公安路上設置很多機關，而且住著好幾位維護社會公共安全的人物而得名吧？

故事館對面，也就是現在布袋戲館旁的綠地與聖保羅Q餅位置，曾是稅捐處。從日治時期到光復後，這一大片空間皆屬

行政廳舍區塊。

稅捐處除了毗鄰虎尾郡役所（現在的雲林布袋戲館），也離武德殿和雲林地方法院（現在的停車場），與虎尾鎮公所（現在的土地銀行）、虎尾鎮民代表會館不遠。

現在的停車場入口就在公安路和院前街。所謂院前街，當然是因為那裡曾經是雲林地方法院院址。

隨著 1965 年雲林地方法院遷至明正路，1988 年鎮公所、稅捐處也相繼遷移，大片的行政廳舍縣府收回或標售或再利用。尤其以所謂的「虎尾三館」：合同廳舍、雲林布袋戲館和雲林故事館，更是讓這個舊市區變成現在市街蛋黃區，每逢假日觀光客總是川流不息。

二二八事件中傳頌的插曲

虎尾長老教會座落在公安路與院前街口。

1926 年間，日人製糖工廠設於虎尾溪邊的青埔仔，虎尾人口逐漸匯集而來。從各處遷居來虎尾的同道信徒十餘人，受歐豈長老的招呼聚集在徐木生長老的住宅查經禮拜。後來人數漸漸增加，歐豈長老的大女婿徐木生長老（曾任台糖廠長）奉獻自宅毗鄰的一塊土地，搭建一間簡陋的竹舍茅屋，作為臨時禮拜的場所，虎尾教會從此萌芽。歐豈長老與徐木生長老也成為虎尾教會的創起人。

1971 年 1 月虎尾教會在斗南小東段購買墓地，1972 年 10 月這個教會墓地獲得內政部核准正式登記為示範公墓提供給教友家庭使用，並於當年 12 月訂定「十字園」示範公墓管理及使用規則。為了查證此次書寫人名的正確性，專程也是第一次走

入這個十字墓園，原來信仰的力量和主耶穌的關照，真的不只是在生前也在身後。

站在十字墓園很多的十字碑前，彷彿可以感受到天堂不遠。我合十鞠躬，深深被這個環境的清幽肅穆感動……

據說二二八事件中，國軍在虎尾街上搜捕，有虎尾民軍倉皇躲入虎尾長老教會。當國軍要撞入教堂，牧師攔在門前鎮定地對一位國軍軍官說：「教會可是美國人的，如果你們要強行進入搜索，需要美國人同意，否則後果恐怕無人能擔待得起。」因此藏在教會裡面的民軍得以逃過一劫。躲在教堂內的民軍檢回一條命後，也找到他們的信仰，從此受洗信奉基督耶穌。

為了進一步了解此段傳說的可信度，曾詢問教會資深長老，得到的答案是：「傳說並未獲證實。」

無論傳言是真是假，其實我看到和比較在意的是地理上五十幾公尺的兩端，從紅燈戶到教堂，那麼近又那麼遠……如果教堂能像傳說中庇護民軍，不曉得耶穌能否也守護鐵支路腳那些女性？這些女性能在坎坷的人生中，透過祈禱，尋得安身立命的生存之道嗎？

來自十方的愛 扶持困頓家庭的孩子走過生活的泥濘

虎尾長老教會之後，隔著一條小小的巷弄，便是雲林家扶中心兒童館。

台灣兒童暨家庭扶助基金會雲林事務所1969年成立於虎尾鎮。主要機能在協助縣內兒童少年及家庭的福祉為宗旨，在社會工作專業服務下，重建家庭功能，達到家庭自立自強的目標。不同於育幼院式的機構教養方式，家扶的兒童還是住在自己的

家中，只是透過家扶中心安排認養人愛心資助兒童的生活與教育等等。

早期家扶的辦公室都是租來的，曾經搬遷過福民路、林森路、三民路、中山路、新生路，直到1989年才在公安路現址（公安路201號）動工興建兒童館，由時任省議員的前雲林縣縣長廖泉裕，擔任雲林家庭扶助中心主任委員，奔走募集籌建完成，1990年2月正式啟用。

1986年家扶中心陸續接受政府委辦兒童少年寄養服務、中輟生追蹤輔導、早期療育、日托……2001年開始籌建「雲林家扶希望暨發展學園」，針對受虐兒童少年與身心障礙兒童的安置暨療癒；2009年工程陸續完成，但是該學園座落於頂滿里而不是在公安路上。

雖然家扶中心屬於財團法人，然而在公安路原有的一些行政機構紛紛遷移後，「兒童館」大概也算是現在還屹立在公安路上的唯一行政機構。

隱於市的望族

兒童館旁有一排八戶的早期透天店面。四戶之間有一條小徑，沒有留意很容易就忽略它的存在。走進短短的小徑，便是一道大鐵門，鐵門不高，可以一眼望穿宅院，素靜的日式建築，可以看出屋主的低調風格。本來只覺得這宅院好美，後來才知道，那是虎尾鎮首任民選鎮長吳興旺的宅第。吳興旺除了是民選首任的虎尾鎮長，也是當年台西客運總經理。老鎮長已經辭世多年，甚至他的兒子據說也已近九十高齡。

同樣也是大門深鎖的還有對面的兩個大戶。其一，曾是第

一銀行經理的宿舍，年久失修後，不再住人，現在作為第一銀行員工的停車場。另外一戶現在則是「雷藏法輪中心」，原來的黃姓屋主是刑警，黃姓屋主的兒子黃老師，從虎尾農工化工老師退休後，除了從事古董收藏也精通藏文，但是似乎也不住在裡面。

門牌整編也沒有變更的 公安路七十五巷

前面提到雲林家扶中心兒童館現址為公安路 201 號，但是隔了八棟透天店面及五、六戶矮房子後，出現一條很寬的「公安路七十五巷」。（2012 年水源路拓寬後與公安路七十五巷相接。）

七十五巷北向的荒蕪大空地，過去是虎尾衛生所所在（後來遷至明正路，雲林地方法院附近）多年來舊址廢棄在那裡，尚不知將作何用途。

最讓人匪夷所思的是：既然公安路在 1990 年已經為了鐵道前的新住家整編門號，為什麼公安路七十五巷與現在的公安路七十五號相去甚遠？其中的荒謬之處又當如何解釋？

公安路七十五巷之後的公安路 記憶渺茫

或許因為幼時的足跡只到虎尾衛生所；或許七十五巷真的太寬了，像河漢很難跨越。我記憶的邊界，竟然無法繼續往前走，走到公安路底—嘉南大圳分支的橋上。

如今細想，公安路的前端跟後段，幼年的我都是被禁止的。

前端太複雜，後段太危險（大人說有小孩掉到大圳被水沖走）。

公安路本來就不長，還分前端後段中間；人生也很短，想做、覺得該做、可以做，如果還顧慮太多來自身邊的阻力，那我走在這條路上的兩萬多個日子，其意義何在？

歷史有歷史的脈絡，個人生命中也有有意和無意的安排，這些也許都有待梳理。公安路上昏暗陳舊的老宅門，不能推開嗎？物換星移後的老路，不能試著回頭看嗎？

人生 在一條路上旅行

年輕的時候，常常天光未亮，床上的我就已經聽到不遠處劃破天際的鳴笛聲，只是，我會繼續閉著眼睛，假裝自己搭上火車，去流浪……那聲音，一直縈繞在心頭，時間雖然逐漸久遠，感覺卻依然延續著未竟的夢想。一直到六十歲後的某一天方才驚覺：其實我並沒有搭上火車，沒有去流浪，我，始終都只在同一條路上，旅行。

《參考資料》

- 1 · 《大日本職業別明細圖》昭和十一年八月六日印刷
- 2 · 《虎尾都市計畫》昭和十三年一月內務局土木課出版
- 3 · 台灣文獻別冊第四十五期《日治以來虎尾地區民間信仰》文／圖：黃文榮
- 4 · 《虎尾市街變遷研究》文：詹麗娟
- 5 · 雲林故事館官網 <http://www.ylstoryhouse.org.tw/index.php?inter=intro&iId=7>
- 6 · 虎尾基督教會七十週年特刊（1999年出版）
- 7 · 虎尾基督長老教會官網 <http://www.pct.org.tw/churchdata.aspx?strOrgNo=C07009>
- 8 · 《走尋虎尾二二八》文：楊彥驥
- 9 · 《雲林家扶希望暨發展學園》簡介

煉金樹》

報導文學類 第二名
廖紋伶



廖紋伶

個人簡介》

國小教師。曾獲得雲林文化藝術獎、教育部文藝創作獎、懷思文學獎。

得獎感言》

一批樹的養成需要土地與陽光，若想有好看的姿態，還需要情感的灌溉。已經有很長的時間，我特意路過這些坐落田間的樹，在碰觸它們的美好姿態時，也聽見棲身其中的物事。

評審評語》

文字：文字傾向純粹的報導、報告，知性味道強，距離真正的文學語言略有距離。

資料取得：看得出是實地訪查得來的結果。

內容：對各樹園的報導相當實在，合起來就變成一個雲林地區的樹園大觀。同時也讓人瞭解各樹園園主的辛苦與內在想法，不流於表面的報導。因為主題就固定在樹園上，寫作有了一定的目標，內容越書寫越豐富，終成為一篇了不起的文章。具有極高的可讀性與知識價值。

煉金樹

緣起——田中有奇樹

一條條田埂切分著土地，風吹過來，綠色波浪柔軟的湧動，每日，在上面流動的物事，關聯著生活的豐饒與貧瘠。在長久的時間流中，以農立縣的雲林，農地面積與收成總量上並沒有過大的變動，在一年兩收的稻作間隙還能兼做一期蔬菜的這裡，有最得天獨厚的豐饒土地。「手把青苗插滿田，低頭便見水中天」、「半畝方塘一鑑開，天光雲影共徘徊」這樣寫實的風光更在這裡不斷接續，古早景致與最善用時空的勞動性格，似乎也不容易改變。

而六輕建廠與近年的高鐵議題彷彿雲林現代化的指標，更是切分時代的界線，耗時約二十年的變動讓農村產生斷層，在老一輩的凋零中，需要消耗時間與勞力的農務成為後繼無人的「夕陽產業」。雖然，素來生產過剩的糧食還不曾因此導致糧食危機，但是土地荒廢與青壯人力外移，則是以農耕為主的地域所面對的窘境。

這份擔憂隨著時代變動而來，卻也能在時代變動中解套。隨著環保意識抬頭、經濟上挹注，與大眾觀念的轉變，現在的雲林田間，常可見到植樹造林的區域與稻田、菜田錯落，有別於傳統以食事為主的耕種內容，高大、多年生的樹種矗立在田間，難免引起農民的質疑與反對，但是在減省勞力與相對高昂的報酬率中，年輕族群回流了，不但活絡了農地，也有更多老農願意摒棄舊制，投入植樹行列。

雖然年限較長、勞動力更少的造林讓這裡顯得寂寞，也讓

農村面臨景觀交替，但是從樹種的選擇、種植的方式與植樹的面積中又能發現，矗立在田間的樹群承載著物事，正在田裡滋長的它們，有著前往富足的使命，也可以說很多故事。

樹狀圖——家族的樹

順著雲 44 線道進到廣興庄內，再從廣興國小斜對面的「振興社」牌樓進入，看到紀念阿善師的廟宇—振興宮後，張彭閔老師的田就坐落在對面。這塊地的地理好，十多年前鎮上有一望族曾請地理師勘查，說這裡是西螺最好的風水寶地，便向張家出高價購買其中一塊安放祖先。

2012 年以前，張老師的父親在這塊兩分的田地上種植幼菜。「幼菜」是類似莧菜與青江菜這種在播種、疏苗、施肥、採收流程中，勞力密集，且極容易受災的菜種。入秋時，張老師因自己的興趣，向父親央求種樹。真柏在田土上呈一畦兩列的陣式排開，植樹面積讓張父的植菜區域退居到土地邊陲，蓬勃向陽的番薯葉被侷限在一壟田上，油綠綠的生命在泥土上蔓延周折。

早期農村社會興起以武術聯防鄉里，需要捍衛的尊嚴之中，尤以水源最為熾烈。早在依賴水利會供水的時代，每逢枯水期，渠道末端的農田就常因水源不足而與前端農田搶水。盜水、破壞水門的事件層出不窮，農民械鬥、集體鬥毆的事件常需武力介入與中人調解。進入依賴抽水馬達供給灌溉水源的時代後，水源分配不均的問題獲得舒緩，需要擔心的反而是淹水的問題。對農家來說，判斷田地位於水頭或水尾的方式在於田地與馬路的相對位置。因應臺灣特殊地形與排水需求，緊鄰道路西側的田地通常具有較高的地勢，屬於「水頭」，不易積水，遇大雨可以有效宣泄，農作物就不容易水傷或欠收，對農民的保障也

相對提高。

張父說，從有記憶開始，家族便在此耕作。這塊土地是水利分水的起始處，也從不曾淹水，地利之便更讓家族一直興盛。分家後，同輩的兄弟們都到外地工作，繼承祖業的他掌握了幾次時機，賺了些錢，支撐起一個家庭。如今孩子們各自成家立業，這幾年老伴的身體開始走下坡，自己的腰部膝蓋都陸續動過手術，去年也因肝功能問題就醫，今年初又在托運菜蔬途中出了車禍，在醫院住了一個多月，出院後整個人都變老了。

那是一場接力賽，當下一個棒次鮮活的出現在視線中，而自己卻得奮力掙扎接近，就是交棒的時候。

自古以務農為主的黎民之性都是安土重遷的，農民除了不願輕易搬離故土，對世襲的土地感情也是堅定的，不輕言販售，也極少願意移作他用，更何況成全種樹這類可能會因樹根殘留土中而影響日後耕作的決定。

只是，經驗支配行為的力量更常凌駕於傳統，也總能扭轉習慣，尤以美好經驗為最。

「當初聽別人的建議在墓地種了十幾棵龍柏，二十年來從不曾認真照顧過，才講到要撿骨，隔天就有人來打聽是否願意割愛。開價十五萬，為了先斷根再移植，還提出讓墓旁田地休耕一年的要求，當然這一年的營收也由對方支付，只是，誰能想到那些樹竟然有這種行情？」張父訴說著不遠的記憶，而當年對方為了收購龍柏所開出的價碼，與為了確保存活率所付出的代價金，也著實讓家人對這批墓樹刮目相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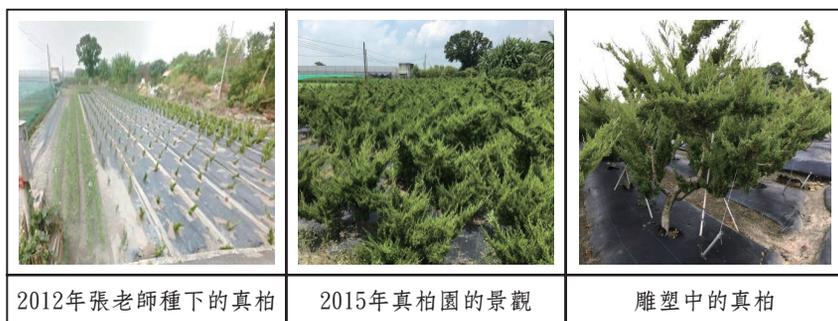
在鄉間，能從一顆種子開始，立足一方最後長成卓爾大者而不被伐的，都是具有實用價值的樹。像能生產果實滋潤人類

口慾的龍眼、芒果、芭樂，就能獲得專屬的空間與一塊廣袤的腹地，吸引人們對它產生季節性的期待，若還能產生濃蔭遮蔽暑熱，所受到的愛戴就僅次於有靈感的大樹公了，而油桐、無患子、黃槿也各以符合生活所需與型態各異的功能佔穩一席之地。只是價值不等於價格，更不曾聽聞有花大錢購買一棵成年龍眼或老欖芭樂樹的人。

在張父的認定中，只要慎選樹種，等時間過去，自然能長出一筆時間財，十分划算，有點類似定存或投資房地產的概念，是有價並具備增值力道的。

因此，張老師有了這一批四年樹齡的真柏園。但是與傳統農夫不同，他毋須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只要有空時過來巡看，間隔拉到一兩個月也無傷。而真柏性喜光、耐蔭，耐寒亦耐瘠薄，能生于岩石縫中，對土壤要求亦不嚴，能適應極端亦具有彈性，是不須費心的「懶人植物」，因此不必擔心澇旱風蟲，只須架設好支撐的竹管，讓根部往土裡扎穩，鋪上抑草蓆後不須除草，雨水或晨露便足以供養生長所需，也不曾遭遇蟲害，讓張老師更有餘裕能為樹造型。

「三百棵樹可以讓我多方嘗試。我會去翻閱書中介紹與瀏覽市售造型，比方我自己在實驗的就有『田尾型』、『虬曲狀』、『懸崖式』，或撿出團簇片子、斜曲側伸等等，也就是模擬樹體在自然環境中受風流動或障礙影響可能產生的態勢，反正重點就是不要讓主幹太『死直』。」張老師緩緩道來他的造型哲學，為了這批以後要當女兒們嫁妝的樹，他預定種植二十年，以後也想要買一臺小發財車，載自己培育的真柏到市集設攤，除了有益收入，藉著與人群交流，生活會更充實，也更有重心。



串起四代人的樹歷時久遠，能支撐時間的，除了經濟挹注，還有記憶與傳承。在如樹枝岔開的家族圖譜中，張老師接下自己的使命，想要留給女兒的，除了一筆可期的增值，也想告訴女兒故事，故事中談及樹，還有世代的交接與囑咐。

繼志樹事——許老先生的造林補助

源自興趣或有計畫的拓展需要眼界也常得冒險，若能有政府的帶領與補助，一個產業的興起就容易得多。

如果將造林視為一個產業，它除了因應時代變遷而生，更是受政府關照扶植的產業。如此一來不但有資金挹注，通常還有套裝的流程與顧問，在降低風險與迅速入手的利多中，產業就容易蓬勃起來。

25年前，政府宣告禁伐天然林，從此林務局的施政方針便從經濟使用轉向林地保育為主。隨後，1996年強烈颱風賀伯過境，在當時總統李登輝宣告下，開啟了以恢復森林、國土保育為目標的全民造林運動；從此在平地、農地、山坡地、私有地造林、領取補助、生態保育蔚為風潮。而「綠色造林」也是2008年總統大選中「政府十二項愛台建設」的其一訴求，第一

個 4 年政府便計畫要推動造林 3 萬公頃的面積。

2010 年，一場悶燒逾四十小時的大火，促使台塑同意加碼贊助雲林縣進行造林減碳計畫。共 2600 公頃的補助配額，正好和麥寮廠區一樣大。「用綠林換廠區」以十年為期，在原本林務局每公頃二十年 240 萬元的「平地造林政策」補助外，另做對等補助，額度達 130 萬元。只要把樹苗種下，一個月後通過「存活率達七成」的審核，該年度就可實領來自農委會兩期稻作的休耕補助九萬元，另加造林獎勵金 12 萬元，以及來自台塑的對等補助再加一倍，共計實領 42 萬元。第二至六年每年 26 萬元，其後遞減，二十年下來，農民共可領取 370 萬元。錢安穩落袋，地還是自己的，二十年後大樹長成後樹木歸農民所有，可以製成附加產品也可以販售木材，又有另一筆收入進帳。

加碼後的造林計畫自 2011 年受理登記後便湧入大量申請案，後來因為林務局的苗木不夠分配，只好先核准一半，2011 年熱潮持續延燒，在一月底登記截止前，又湧入 817 公頃申請案。對比從民國九十一年到九十九年全縣造林總和的 67 公頃，光 2011 年便足足暴增一百多倍，在雲林，造林運動一時蔚為風潮。

一直以來，農人雖懶於生產，但是不善銷售，經常因生產過剩導致價格下跌。在收成的時節，鄉間不一定是喜悅氣氛，若遇生產過剩、價格低下，採收工資不敷成本時，經常也能見到鬆土機直接開進農田，將一畦畦生鮮活亮的作物打碎輾入土中，充作土地綠肥。而過量抽取地下水，導致水源枯竭地層下陷，導致國土危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與重複種植同一類作物的慣性，更讓土地無法休耕、地力逐漸浩劫。為了國土復育所進行的平地造林計畫，皆須簽下二十年契約，便是以獎金來誘

使農地休耕，以收涵養水土、恢復地力之效。

高額的補助金總能弭平一切，已經響應造林計畫四年的荊桐鄉農民許晉嘉表示，「當初聽人家說我們的造林獎金是最高的，二十年三百多萬，算一算一年就有三十萬可以領，若像之前讓別人免費種菜，還不如來申請這個。」許老先生經常來巡視自己的小樹林，已有人高的光臘樹、白千層和毛柿都是健壯的樹種，瘦長的葉子在陽光下閃著暗暗的墨綠光澤，細細的樹身定立在土裡，偶爾吹來幾陣風，也只有樹葉在動。

「樹都在叢了，這幾年也沒遇到災害，只有蘇迪勒颱風那時稍微有影響，不過有用竹子絞住，雖然很多葉子焦了，但是只死掉十幾棵，還在政府規定的趴數裡面。當初有在想是不是能撥到好的樹種，像肖楠或七里仔這些，後來卻說沒有了。不過也好啦，撥下來的這些樹比較賤，也省得照顧。」在造林計畫的給付條件中，第一到六年林木成活株數要達70%以上，第七到十年林木成活株數60%以上，而第十一到十五年林木成活株數達50%以上，第十六到二十年林木成活株數達40%以上，才符合給付標準。雖然具有彈性，但是對不諳種樹的人來說，或許隨遇而安的決定才能讓人變輕鬆。

「也要感謝余主任幫我申請，不然我哪會寫那些文件！」備妥了土地登記與地籍謄本，許老先生委請學校主任幫忙寫申請書，也請主任奔走張羅。在造林一事上，許老先生沒有被傳統觀念束縛，卻缺乏孩子的支持。

「仔細想一想，孩子對種樹都沒興趣，我留這些，說不定還能讓他們比較愛惜祖先放下的田。」其實許老先生今年七十五歲了，也知道無法與這二十年計畫攜手到最後。家族的土地一代代傳下來，儘管他們這一輩還在農地上耕作，但是兒孫都不

願務農，經濟狀況也起起落落的，不知道有沒有辦法守住基業。因此，許老先生以造林方式延續自己的責任年限，讓實質的補助，成為最佳的繼承方案，也讓固定匯入的金額成為緬懷先祖的具體念想。

十年樹木——一個不遠的夢

靈感與興趣常從無聊中脫胎，種樹的念頭有時也會這樣。

林素霞小姐的土地位於雲林縣土庫鎮。這一區的土壤不具黏性，砂質的土壤鬆透不含水，是適合旱作的土質。婆家幾代都在這裡種花生，因為夫妻都在上班，無暇種作，原先借予叔叔種植。這幾年夫婦倆陸續退休，除了在家帶孫子，多出來的時間讓之前規律上下班的兩人有了想要經營「事業第二春」的念頭。

「一次在張小姐家看見一整排真柏盆栽，聽張小姐說許多人退休後都投入種樹行列，還說種樹除了讓生活有重心，田樹的管理也是上了年紀的人能應付的，加上十幾年後可能產生的經濟效益，急性的我就馬上安排種樹。」林小姐擔任里幹事期間經常到里民家拜訪，藉由聊天與里民交流時，也經常能更新資訊，尋找合適的投資標的。

因為家裡土地並不符合平地造林「土地面積應相毗連0.5公頃以上」的規定，只能自費造林，而雖然許多人都說松樹在平地種植不易，但是價格討喜，又已決定請專業人士代種與代管，購入三百棵松苗後，只花兩天就種好了。加上工錢大約一萬五千元的開始，門檻非常低，除了早期多灑水養護外，代管業者也會幫忙修剪側枝，幸運的也沒遇到病蟲害，不到兩年的

時間，委託代種的業者幫忙牽線，大盤商以每棵一百元的行情將二葉松全數掃空。扣除代管費用與少數的折損，兩年賺入 50% 的報酬率折算成現金雖然不多，但卻結餘勇氣往下一次投資邁進。

這次買進的也是二葉松。一棵五百元的二葉松已有四至五年的樹齡，大約等身高度，雖然沒有調整過樹形，但是根部發達，樹體強壯。這次將樹距拉開，兩百棵的二葉松預計在五年後開園販售。

二葉松的姿態比五葉松蒼勁，樹幹通直且可高達 30 公尺，樹皮為灰褐色，比五葉松略白的枝幹更具美感。比起五葉松一年吐兩次芽，二葉松只在春天抽芽，生長速度慢的結果讓它的價格高於五葉松，而平伸的枝條吐出兩針一束的深綠色針葉，也是命名的由來，等略有「年資」後，樹幹表皮會呈縱向深溝裂與不規則片狀開裂，也就是俗稱「會裂龜殼」的樹種。



今年初，報紙刊載頂新魏家在古宅彰化成美文化園區移植三棵珍貴黑松老樹，其中有一棵兩百年樹齡的「樹王」，據傳這樁買賣價格近三千萬元，而青松有「輕鬆」的諧音，以閩南

語發音的「你有種松嗎」更有「你有沒有正常」的隱喻。因此惹人疑竇，議論起這棵百年黑松時，也有人認為它應該是目前仍有官司的魏應充用以解煞的風水利器。

「人家百年黑松有千萬的價值，可見黑松可以投資啦！到時候雖然只有十年的樹齡，但是我有兩百棵，一棵只賣五千元應該很搶市，可以坐收一百萬咧。如果子孫有興趣，我也是不反對我們家出幾棵百年松樹啦！」林小姐的頭腦裡有一個精明的算盤，在這批十年樹木的投資中，她先用錢買下五年的時光，再過五年，她肯定能目睹一百萬進帳的美好畫面，雖然百年樹木還未可期，但是始於足下的千里之行，是需要家人一起攜手的夢，從現在就要開始啟程。

藝樹——時間的雕塑

如同評斷一個藝術家，我們常常得把樹放在時間之中才能看到價值。

從 156 縣道轉入產業道路後，路寬雖然變窄，但是周邊沒什麼建物，沿路是低矮的稻菜作物，空間頓時寬疏起來。

這區田與其他的不同。田地邊緣矗立著整齊鋸管，纏繞其上的龜背鐵網護城河般分隔內外，雄壯英挺的真柏不用符合造林的內縮規定，一列列逕自衝向盡頭。如果有風，氣味便開始浮動，一陣陣潮濕腥臭便捲風襲來，枝葉在三公尺的樹距間恣意伸展，橫柯交縱在土地投下斑駁光影，而割開一道裂隙的袋裝雞屎肥錯落於土表，一株一包，工整對應著。

兩百多棵真柏樹勢壯觀，引人側目之餘，在它們身上還有一部遷移史。

歷時四十年，期間三度易主，雖然如今奇貨可居，但是也曾一文不值。而真正的喜愛是不須問價格的，對當初種下的李先生來說是這樣，對現在的擁有者也是。

這批樹是李青淵老先生在四十幾年前種下的。聽說在當年，田裡出現兩百多棵真柏時，這批樹被當做鄉野奇觀，而李先生則被鄰里喚做狂人。因為興趣，他幫每一棵樹塑形，移交給兒子的時候，刻意撓折的樹勢已有遒勁盤桓的姿態，樹形雖然好看，但是當時真柏知名度不高，一般民眾對景觀樹的認識也不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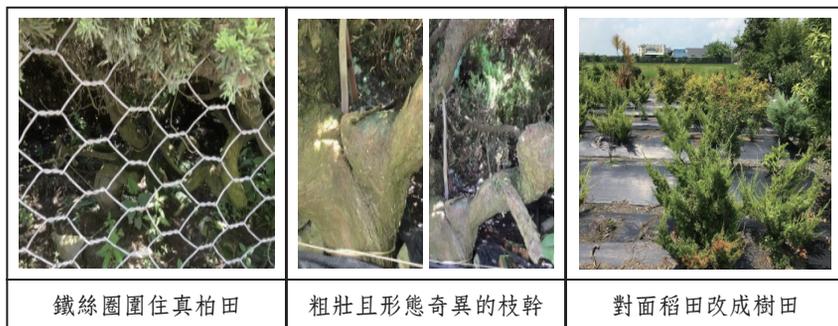
再往孫輩移交時，二十年的時間讓樹形更顯老態。

不挑土壤，沒有蟲害、澇旱不傷的樹體牢牢扎根後岔出旁枝，如傘張揚的樹體鬱鬱蒼蒼，短仄披針葉上羣雜著深淺交縱、孤傲淡定的光影，表皮在水線截絕處斑駁脫落，樹體或下拉成雲飄型、高瘦嶙峋的文人風，或揀出片子、打出層次，枝幹表面撓曲匍走如藤蔓虯行的紋理，展現出經過時間作用過後，詰聳猙獰、行無定法的內在肌理。

李老先生的孫子繼承兩百棵樹後，一樣陷入困境。頗有份量的樹群就種在自家田裡，既賣不出去，要處理掉也是一大筆工程。還好透過里長牽線，將這批樹賣給從麥寮來的陳姓養豬戶，這批樹木也遷徙到現址。

一棵五萬元的行情為它們在時間空間的流離中畫下標點，「一千萬的樹就在這裡！現在有人要用一棵十萬塊的行情跟陳先生買，但是人家不賣！」熱心道來樹木身世的林姓老農儼然真柏園的代言人，身為隔壁田的地主，他有責任為這批樹木導覽，也在詳實報導的語氣中流露出一些羨慕。「如果這是我的

田，我早就賣了，人家飼豬的地主小我快二十歲，就這麼有實力，出一千萬可以賺一千萬的生意他也不做！」一輩子種田的他，怎麼樣也想像不到有這種報酬率百分百的划算投資。



不過，對面的地主開始想像與實踐了。原先的稻田變成現在的樹田，鋪上抑草蓆、挖出溝壟，真柏、桂花、樹葡萄、羅漢松和幾棵枯掉的松交錯種植，沒有什麼章法，嘗試的樣子。

「看漂亮的而已啦！喜歡的人是很喜歡，但是說比較難聽的，那能吃嗎？能做桌子嗎？出聲喊要賣的時候就賣得出去嗎？」否定的答案帶一點憤世嫉俗的況味，林阿伯不被這批別人的樹吸引，什麼賺大錢、環保還是水土保持也不在他的認知中，他的財富來自每日的勞動，與一季一季種出來的菜蔬，這世上的機緣很難說，一批樹愁了幾代人的故事他也是知道的。

樹業有專攻——阿貴師的願望

傍晚在田間騎車運動時，常可看見阿貴師也在田間穿梭。他的頭髮半白，矮胖身材掛著一顆啤酒肚，衣著裝束與勞動配備不像一般農夫的樣子，巧遇幾次之後，知道他是個除了販售也兼種植的樹商，在附近租賃好幾塊地，要騎摩托車才方便巡

視。

去年，阿貴師才將一批樹搬到靠近焚化廠的這裡。十年前他向前地主承租土地，去年因為當地逐漸發展，老闆欲收回自售，在倉促中阿貴師將五百多棵樹移植到新租的地，因為沒有好好斷根、在適當的季節搬遷，移植後的一年中死掉一百棵，而他的樹買進來的時候都已有規模，又歷經十幾年的培養，那次的損失可謂慘重。

但是，這對阿貴師是家常便飯，他也總是有辦法救平損失。

身為盤商，他們常向同業調動樹木，他所擁有的許多樹木就是當初以大盤價向其他樹商調來的，成本上並不高，加上多年來他自己不斷嘗試，掌握了管理樹木的技巧，雖有損失，但是很快又能回收。

「大家都覺得我們是粗人，誰知道我們也有在研究哩。為了成功繁殖這些樹，我不但跑去跟別人請教，還花好多時間實驗，跟我兒子念研究所一樣。」阿貴師同時稱讚了自己和兒子。

針對扦插繁殖不易發根的木本植物，阿貴採用高壓法來進行繁殖，這樣更能確保新株品種不易產生變異。高壓繁殖以春、秋兩季較適合進行，之前阿貴師曾嘗試過在夏季進行，但是株體容易失水，成功率極低。而將枝條環狀剝皮後，四周表皮的韌皮部也要割除乾淨，若割除不夠徹底，傷口容易自行癒合，不易發根，如果割除過深傷及輸送水分的木質部，枝條也會枯萎凋零，之後用透明塑膠袋將濕潤的水苔或土壤包覆於傷口，再以繩線綁緊固定，也可以塗抹發根劑以促進發根速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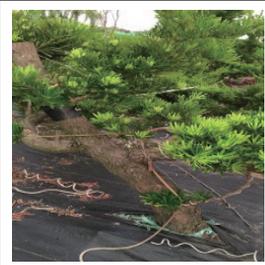
雖然市面上流通著資訊，但是實際的分寸與變化得自己拿捏。歷經幾年的試驗與修正，現在的成功率大概有 90% 了，「反

正固定時間都要修剪枝條，還不如包一些苗栽出售，不要小看這個錢，累積起來也是不得了的。」阿貴師再度露出得意神情，成功率提高之後，他也比較有膽量去嘗試其他比較嬌貴的樹種。

許多盤商自己本身並沒有樹木，只需向別人進貨便可流通有無，賺取差價，自己投入的結果有時得承擔損失，投資報酬率不一定高。因此當初阿貴師會投入種植，當然也不是錢的誘因，而是真心喜歡，也想要虛心的研究。

「像竹柏產生變異的機率比較大，有時三十幾棵當中就會出現一棵圓葉的變異，一百棵當中可能出現一棵斑葉變異。都是機率啦！量多一點就有可能。」

「羅漢松也很有趣，蘭嶼原生種、雀舌、珍珠、金鑽到最近的黃金羅漢松，從變異與配種中出現越來越多種類，體型越來越小，價格卻越來越高。現在，來自日本的系魚川真柏體型小，外型可愛，葉子的顏色是淺綠色的，適合做盆栽，很受歡迎。」每次遇到新的品種，阿貴師總會收購下來，再進行繁殖，目前就培養了好多棵母株，還有一個特定的苗栽培育區，而或許自己在某一天忽然培育出新品種，到時候就得好好的命名。

		
阿貴師的田樹	鄰排分列不同樹種	當作砧木的羅漢松
		
金鑽葉片肥短連綿 呈金黃色	蘭嶼種葉片細長 色澤較深	

環顧田地，發現阿貴師特別喜歡羅漢松。據說目前市面上蘭嶼原生種的價格較低，而阿貴師田裡的蘭嶼羅漢松都是頗有年份的，因此能站穩價格，其中更有被他拿來當作其他生長較慢，像珍珠或金鑽嫁接時依靠的砧木，藉由直接依靠粗壯枝幹，跳過等待生長的時間，便可快速的進入造型階段。

「都有交學費啦！」阿貴師不經意的說起，自己曾經種了一整區的羅漢松，有一陣子沒來巡，羅漢松居然受到蚜蟲攻擊。蚜蟲最愛吸食樹葉汁液，還會移動到別株，讓葉片出現灰黑的斑點，讓葉子失去光澤。好不容易繁殖出來的金鑽和珍珠都受到波及，那是最心痛的時候。

「如果早點用藥就不會那麼嚴重。後來也知道不能種那麼

密集，必須夾雜別的樹種，才不會讓蟲害擴散出去。一切都是經驗啦！也沒注意到土壤太黏了，可能要砂質的才適合。」雖說痛苦是得到經驗最快速的方法，但是阿貴師不吝於分享自己的體會，對他來說，這並不是什麼商業機密，那須要因時地制宜、因樹種變異的方法，不一定像教科書那樣標準，身為依賴販樹吃穿的業者，阿貴早已有了超越價格的一家之言。

結語——生財有樹

在古代，煉丹術士認為物質是可以變化的，若加以人工鍛煉，便能去掉雜質，使其變得精純堅硬，而將基本金屬轉變為黃金的方法，就是俗稱的「煉金術」。雖然煉金術被現代化學否定，但是現代分析心理學的創始人榮格卻認為，古代的煉金術實際上是一種人以自己的心靈發展為參照，對自然界現象的投射行為。

有土斯有財的觀念是根深柢固的，安土重遷的概念也促使因時地制宜的變通。植樹現象是土地利用的突圍，雖然一開始，時間財的誘因吸引著人，但是最終能創造的，卻隨著時間與各自的興趣，有著各異其趣的型態。當我們去掉雜質，以自己的心靈為參照，在時間彰顯樹木價值的同時，也能彰顯自己、傳遞價值，在許多年後，當斯人已遠，卻仍能睹樹思人，感興樹猶如此，或許就是一筆不朽的財富。

〈參考資料〉

雲林縣政府農業處網站、地球公民基金會網站、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全球資訊網

第十二屆 雲林文化藝術獎

文學獎得獎作品集

附

錄



第十二屆 雲林文化藝術獎

文學獎得獎作品集

附

錄



頒獎典禮



黃玉霜秘書長蒞臨恭喜得獎者



文學獎評審代表宋澤萊老師



短篇小說得獎者與秘書長合影



短篇小說得獎者與秘書長合影



報導文學得獎者與秘書長合影



頒獎典禮大合照



雲林文化藝術獎

105年度第十二屆徵選簡章

報名簡章請於雲林縣政府文化處網站下載
或親至文化處圖書館、展覽館、音樂廳服務台及北港文化中心洽取。

網址：<http://www.ylccb.gov.tw>

地址：雲林縣斗六市大學路三段310號

電話：05-5523130（總機）

一、依據「雲林文化藝術獎徵選要點」辦理。

二、獎勵類別如下：

(一) 文學獎：

1. 新詩類：每逢雙年辦理。(今年度不辦理徵選)
2. 散文類：每逢雙年辦理。(今年度不辦理徵選)
3. 短篇小說類：每逢單年辦理。
4. 報導文學類：每逢單年辦理。

(二) 表演藝術獎：

1. 音樂類：

(1) 傳統音樂類：每逢雙年辦理。(今年度不辦理徵選)

(2) 西洋音樂類：每逢單年辦理。

2. 舞蹈類：每年辦理。

3. 戲劇類：每年辦理。

(三) 美術獎：

1. 水墨類：每年辦理。

2. 西畫類：每年辦理。

3. 工藝類：每年辦理。

4. 書法類：每年辦理。

5. 設計類：每年辦理。

6. 短片類：

(1) 紀錄片：每逢雙年辦理。(今年度不辦理徵選)

(2) 微電影：每逢單年辦理。

7. 攝影類：每年辦理。

(四) 貢獻獎：每年辦理。

由本府、本縣各鄉鎮市公所、國內文化藝術相關機關或機構、公私立各級學校、社團法人、財團法

人、本縣現任之公共藝術審議會委員或文化資產審議會委員推薦，或自行報名之個人或團體，並具備下列其中一項條件者：

1. 致力於本縣藝文推廣宣揚、教育傳承、研究發展、創作表現或身體力行實踐本縣文化資產保存、修復、活化著有成就，足為表率者。
2. 捐助本縣視覺藝術、表演藝術、圖書資訊、文化資產、藝文推廣、觀光行銷等文化相關資源，厚植本縣藝文發展者。

(五) 單、雙年依據「民國」年份認定。

三、獎勵標準如下：

(一) 文學獎、表演藝術獎及美術獎：

1. 首獎：發給獎金60,000元，獎座及獎狀。
2. 第二名：發給獎金20,000元，獎狀乙紙。
3. 第三名：發給獎金10,000元，獎狀乙紙。
4. 佳作：發給獎金1,500元，獎狀乙紙。
5. 入選：發給獎狀乙紙。

(二) 貢獻獎：贈獎座及獎狀。

文學獎、表演藝術獎及美術獎選出首獎一位、第二名一位、第三名一位，另取佳作至多3人，入選若干名(表演藝術獎取至前三名)；貢獻獎則選出若干名。凡以多人或團體報名者，獎座仍以乙座為限，其餘依報名表列之團體或個別參賽者頒贈獎狀乙紙；如非立案之團體者，獎金依報名表列之參賽人平均給與(無法均分者，由參選人自行協調)。

表演藝術獎及美術獎得獎者得視推廣需要由雲林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安排演出、展覽事宜；短片類得獎者應配合推廣需要，將得獎作品剪輯成1分鐘以內之預告片。

四、參選資格為設籍、就業、就學或出生於雲林縣之個人；或父母其中之一為設籍或出生於雲林縣者；或設立於雲林縣之團體；惟貢獻獎不受上列限制。

（一）凡持有有效身分證，且身分證字號英文字母為P者。

（二）出生：凡持有有效身分證，且身分證登記出生地為雲林者。

（三）設籍或就業：於當年度收件截止日設籍或就業於本縣者。

（四）就學：於當年度收件截止日在本縣各級學校就學者。

（五）父母其中之一為設籍或出生於雲林縣者。

（六）以團體報名者應為本縣立案之團體，或其成員半數以上須符合前述五款個人資格者。

五、主辦單位對所有比賽作品有研究、攝影、出版、宣傳及上傳網路等權利，作者不得異議。

美術獎各類入選以上之作品，有參與展出之義務，於表訂退件日之前，不得要求退件。

承辦單位對參選（展）作品負保管責任，唯遇不可抗力事件致受損及逾期未領回者不在此限。

凡送件參選者於報名表上簽章後，視為同意遵守本要點各項規定。

六、評審方式如下：

- (一) 本府依獎勵類別，聘請各類別專家學者評審之。
- (二) 文學獎、貢獻獎由本府聘請專家學者就書面資料加以評審，其中貢獻獎必要時得要求進行面談。
- (三) 表演藝術獎、美術獎初審由本府審查參選資格，通過初審者進入決審；決審由本府聘請專家學者分別就參選者現場表演（表演藝術獎）、徵件作品（美術獎）加以評審，並進行作品講評。

各類獎項如未達獎勵標準，得由專家學者過半數決議從缺。
獲獎名單專家學者應簽名認證，由本府確認後公布。

七、專家學者應遵守利益迴避，本於公正、嚴謹、守密原則，依下列規定進行評審：

- (一) 不得參選同類別之獎項。
- (二) 評審過程及相關資料，均應保密。
- (三) 應客觀、詳細、嚴謹填寫評審表。

八、辦理期間如下：

- (一) 每年一次。
- (二) 各類別聯絡電話（如附表一）。
- (三) 參選類別及規格（如附表二）。
- (四) 收件、評審、頒獎等時間（如附表三）。

九、美術類作品安全及保險：（短片類及攝影類光碟除外）

- (一) 保險：保險期間自作品送件日起至退件截止日止。
 1. 評審前：每件作品一律以新台幣2萬元為送件之原件作品保額（最高賠償金額）。

2. 評審後：前三名每件作品保額新台幣10萬元整，佳作、入選作品每件保額新台幣5萬元整；未入選作品以每件作品新台幣2萬元整投保。作品出險時以投保金額為理賠上限，作者不得異議。

3. 邀請作品每件保額新台幣10萬元整。

(二) 展覽期間，主辦單位對參展作品負保管之責。惟因作品材質脆弱、結構裝置不良等原因，導致作品於裝卸時受損，或因保險條件以外人力不可抗拒因素受損者，不負賠償之責。

十、參選作品須屬三年內創作且未曾得獎之作品，翻譯作品不予受理，不得有抄襲之情事，各參選作品如有抄襲、重作、臨摹、代為題字、他人加工及冒名頂替之情形或參選資格不符或偽造參選資格者，除參加者自負法律責任外，主辦單位將取消其參選資格並公布之，三年內不得再參選，已發獎金予以追討。

得獎作品之著作權仍歸屬參選者本人，出版權及公開傳播權則與本府共有，本府並得引用得獎人之得獎作品、照片、影音資料為教育推廣、文宣之用，有發表及印製之權利，不另支酬勞。

文學獎、表演藝術獎及貢獻獎參選資料概不退件，請參選者自行存留原作，本府不負保管責任。

美術獎經評審未得獎作品先通知退件，入選以上作品，俟參加本府安排之展覽及專輯編印完成後通知退件；經函知退件，若逾期未領，本府不負保管責任。

參選表演藝術獎倘遇本府推廣需要，得接受現況訪談及其

它資料記錄片拍攝供為存檔及教育宏揚使用，其著作、出版或得傳播等公播權雙方共有，並不另支所有需付費用。

相關說明

- 一、報名簡章請於本府文化處網站下載，或親至本府文化處服務台索取。
網址：<http://www.ylccb.gov.tw>
地址：雲林縣斗六市大學路三段三一〇號
- 二、請依報名表格填寫資料，報名參加文學獎、表演藝術獎及貢獻獎者填寫一份並另請影印，共六份；報名參加美術獎者填寫一份；連同參選作品，於各類別收件截止前，送達本府文化處（文學獎、貢獻獎收件期限以郵戳為憑；表演藝術獎、美術獎，請親送或委託專人至本府文化處完成報名手續，資料不全或逾期者，概不受理。美術獎以貨運或郵遞者，亦不受理）。
- 三、請依報名類別之規定檢附作品資料，內容不符者不予受理。
- 四、表格欄位不足填寫者，可自行複製或影印。
- 五、得獎者應參加本府所舉辦之後續推廣活動。
- 六、最近二年曾因違反法令規定而受處分，或違反公序良俗，經舉證屬實者，不得列入徵選或獎勵。

七、本徵選活動美術獎特設邀請展，邀請資格如下：

(一) 本屆美術獎各類評審作品。

(二) 凡本籍、設籍、就業、就學（於當年度收件截止日尚設籍、就業、就學於本縣者）或出生於雲林縣之民眾，且符合以下資格之一者，得由承辦單位通知，請附下列之一證明文件由各類評審認定邀請之。

1. 曾獲全國美展、全國油畫展、全省美展、臺陽美展、全省公教人員書畫展等，優等以上一次或入選三次以上者。
2. 曾受邀擔任全國、全省及本縣美展、兒童美展之評審者。
3. 曾獲本縣地方美展前三名三次以上者。曾受邀於國立各美術館舉行個展者。
4. 合於上述條件而有證明者，申請免審查受邀參展（一人一類一件）。
5. 縣籍資深美術家或曾獲其他重要藝術獎項者由該類評審認定邀請之。
6. 九十四年起已獲邀請且參加展出者，不須再繳證明文件，直接受邀送件參展。

(三) 邀請資格審查由本府聘請評審審查之。

(四) 受邀請並參加邀展者不得再參加徵件比賽。

(五) 受邀請並參加邀展之作品，以展出乙次為限。

附表一：各類別聯絡電話

類	別	承辦單位	電 話
文學獎	新詩類（每逢雙年辦理）	圖書資訊科	(05) 5523217
	散文類（每逢雙年辦理）		
	短篇小說類（每逢單年辦理）		
	報導文學類（每逢單年辦理）		
表演藝術獎	傳統音樂類（每逢雙年辦理）	表演藝術科	(05) 5523165
	西洋音樂類（每逢單年辦理）		
	舞蹈類（每年辦理）		
	戲劇類（每年辦理）		
美術獎	水墨類：含膠彩、國畫、現代水墨等（每年辦理）	展覽藝術科	(05) 5523177
	西畫類：含素描、水彩、西畫等（每年辦理）		
	工藝類：含雕塑、陶藝、金工、木工、複合媒材等（每年辦理）		
	書法類：含書法、篆刻等（每年辦理）		
	設計類：含版畫、平面設計、多元媒材等（每年辦理）		
	攝影類：攝影作品（每年辦理）		
貢獻獎	短片類：微電影（每逢單年辦理）	藝文推廣科	(05) 5523145
	每年辦理		

附表二：105年參賽類別及規格：

項 目	作 品 規 格	說 明
文學獎	<p>短篇小說</p>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未曾發表之短篇小說，6,000字～12,000字以中文電腦打字 2. 字體以標楷體14號為標準A4紙張橫式打字、列印、左邊裝訂 3. 請勿於作品中書寫姓名資料。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每人參選作品以不超過2件為限，可參選2類各送1件作品或參選1類送2件作品。 2. 參選申請書表格1份，作品書面6份，光碟1份。光碟封面請註明作者及作品名稱。 3. 一人一年每一文體以得獎一次為限。 4. 於作品中書寫姓名資料者不予錄取。 5. 送審資料恕不退還。 6. 限以個人報名。 7. 投稿閩南語及客家語之作品，以拼音書寫者，均應使用教育部公告之「臺灣閩南語羅馬字拼音方案」及「臺灣客家語拼音方案」。投稿原住民族語之作品，以族語撰文，使用教育部公告之「原住民族語言書寫系統」，並附漢語對照。 8. 用字尊重作者書寫習慣。但本處出版發行或使用得獎作品時，得修改為本處公告之用字。
	<p>報導文學</p>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未曾發表之報導文學，8,000字～15,000字以中文電腦打字 2. 字體以標楷體14號為標準A4紙張橫式打字、列印、左邊裝訂 3. 請勿於作品中書寫姓名資料。 	
表演藝術獎	<p>西洋音樂類</p> <p>自選曲一首，時間為20分鐘以內</p>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可以多人（3人以下）或團體報名參選。 2. 音樂類自由選擇曲目，演出皆需背譜。 3. 劇目須為原創作品。 4. 舞蹈類之申請人須為表演者（或其中之一）。
	<p>舞蹈類</p> <p>自選一劇目(或段落)演出，時間為20分鐘以內。</p>	
	<p>戲劇類</p> <p>自選一劇目(或段落)演出，時間為20分鐘以內。</p>	

項 目	作 品 規 格		說 明	
美術類	水墨類	裝裱(框)完成後，限長邊不得超過210公分、短邊150公分以內。		
	書法類	1. 限直式書法，裝裱或連作完成後，長邊不得超過210公分、短邊150公分以內。 2. 篆刻作品內幅不得裁切分割書寫裱裝。 3. 篆刻拓印數不拘。		
	西畫類	1. 水彩限對開以上，全開以下。 2. 油畫尺寸20號以上、100號以下為限。 3. 畫框背面須加木板。		
	工藝類	長寬高各不得超過150公分，重量不得超過80公斤，請附加透明壓克力盒（以擠壓不致凹陷或脫落為原則）、強化玻璃盒或木箱，以利展出及搬運。		
	設計類	平面設計	四開至全開以內 (限單幅作品)	1. 作品形式及大小應力求方便搬運。 2. 複合(連作)作品請附完成作品之照片，標明裝卸過程。 3. 各類平面參賽作品如需裝框，背面應加木板，正面裝用壓克力，一律不得裝用玻璃。 4. 易損壞作品，未用壓克力盒、強化玻璃盒或木箱裝妥者。請至文化處陳列館一樓收件處，另加填切結書，否則不予受理報名。 5. 攝影類請附作品原始電子檔（如為傳統底片請轉為電子檔）。 6. 美術獎各類作品均需精細裝裱完整，不得草率，否則不予收件，每人限參加二類，各類限一件。 7. 短片類可以多人（3人以下）或團體報名參選。
		版畫	八開以上、全開以下 (限單幅作品)	
		多元媒材	長寬高各不得超過100公分 (限單幅作品)	
攝影類	照片大小12吋以上，限單幅作品裝框後，長邊不得大於32英吋(81公分)。			
短片類	1. 片長：為3-5分鐘內 2. 作品類型：用微電影方式以「雲林布袋戲」為拍攝方向主題，為雲林縣留住寶貴的影像及故事。 3. 規格：影音格式為 H264/MPEG-4或MPEG2;影片解析度為1280×720以上。 4. 報名者須交光碟1式6份，書面6份。 (以資料光碟燒錄儲存並檢查能於PC電腦觀看無誤後寄出)			

附表三：各類別送件、評審、頒獎及退件時間表

(1) 文學獎：

項 目	日期	注 意 事 項
收件時間	8月1日至 9月20日	1. 收、退件地點：本府文化處圖書館一樓服務台 時間：每週一至週五，08:30~12:00；13:30~17:00 洽詢電話：05-5523217 洽詢時間：每週一至週五，08:30~12:00；13:30~17:00 2. 參選資料概不退件，請參選者自行存留原作，本府不負保管責任。
文件審查	9月21日至 10月14日	
頒獎時間	11月27日(日) 如有異動者 另行通知	

(2) 表演藝術獎：

項 目	日期	注 意 事 項
收 件	8月1日至 9月20日	1. 徵選地點：本府文化處表演廳 2. 收、退件地點：本府文化處表演廳一樓表演藝術科 時間：每週一至週五，08:30~12:00；13:30~17:00 洽詢電話：05-5523165 3. 參選資料概不退件，請參選者自行存留原作，本府不負保管責任。
文件審查	9月21日至 10月14日	
實地考評	另行通知	
頒獎時間	11月27日(日) 如有異動者 另行通知	

(3) 美術獎 (1. 水墨類2. 西畫類3. 工藝類4. 書法類5. 設計類6. 攝影類。)

項 目	日期	注 意 事 項
徵件比賽收件	9月3日至 9月5日	1. 收、退件地點：本府文化處展覽館一樓服務台 收件日期：如左表，上午09:00至下午17:00 2. 洽詢電話：05-5523177 洽詢時間：每週一至週五，08:30~12:00；13:30~17:00 3. 美術獎：參選作品經評審後，未得獎作品先通知退件，入選以上作品，俟參加本安排之展覽及專輯編印完成後通知退件；經公文通知退件後，若逾期未領，本府不負保管責任 4. 請親送或委託專人至本府文化處完成報名手續，以貨運或郵遞者，亦不受理。
獲邀參展收件	8月27日至 8月29日	
頒獎時間	11月27日(日) 如有異動者 另行通知	
未得獎退件	另行通知	
入選以上退件	另行通知	
邀展作品退件	另行通知	

(4) 美術獎 (短片類)

項 目	日期	注 意 事 項
收件時間	8月1日至 9月20日	1. 收件地點：本府文化處一樓服務台 收件日期：如左表，上午09:00至下午17:00
文件審查	9月21日至 10月14日	2. 洽詢電話：05-5523145 洽詢時間：每週一至週五，08:30~12:00；13:30 ~17:00
頒獎時間	11月27日(日) 如有異動者 另行通知	3. 參選資料概不退件，請參選者自行存留原作，本府 不負保管責任。

(5) 貢獻獎

項 目	日期	注 意 事 項
收件時間	8月1日至 9月20日	1. 收件地點：本府文化處一樓服務台 收件日期：如左表，上午09:00至下午17:00
文件審查	9月21日至 10月14日	2. 洽詢電話：05-5523145 洽詢時間：每週一至週五，08:30~12:00；13:30 ~17:00
頒獎時間	11月27日(日) 如有異動者 另行通知	3. 參選資料概不退件，請參選者自行存留原作，本府 不負保管責任。

申請者個人資料

姓名：	別號/筆名：
性別： <input type="checkbox"/> 男 <input type="checkbox"/> 女	出生日期：民國 年 月 日
身分證(護照)字號：	現職：
戶籍地址 縣 鄉鎮 里 鄰 路 段 巷 號 樓之 (市) 市區 (街) 郵遞區號□□□	
聯絡地址 縣 鄉鎮 里 鄰 路 段 巷 號 樓之 (市) 市區 (街) 郵遞區號□□□	
電話(公)	(宅)
傳真(公)	(宅)
行動電話	
E-MAIL	

學歷或專業訓練

(參考資料，無者免填)

學校或機構名稱	主修	在學或修業年度	學位或證書

身分證或護照正反面影本黏貼處 (十四歲以下無身分證者，可以學生證影本或其他身分證明代替)

--	--

重要專業經歷一覽表

(參考資料，無者免填)

起迄時間	服務單位	職稱

獲獎紀錄

(參考資料，無者免填)

獲獎年度	獎項名稱	得獎作品

重要作品發表或展演紀錄

(參考資料，無者免填)

年度	作品名稱	說明

多人申請者基本資料

參賽人數：2人3人

姓名	參賽者1(代表人)	參賽者2	參賽者3
身分證號			
生日	民國 年 月 日	民國 年 月 日	民國 年 月 日
服務單位			
學歷			
學校/科系			
聯絡電話			
電子郵件			
通訊地址	□□□-□□	□□□-□□	□□□-□□
戶籍地址	<input type="checkbox"/> 同上□□□-□□	<input type="checkbox"/> 同上□□□-□□	<input type="checkbox"/> 同上□□□-□□
藝術相關 經歷(參 考資料, 無者免填)			
獲獎紀錄 (參考資 料,無者 免填)			
重要作品 發表或展 演紀錄(參 考資料, 無者免填)			

身分證或護照正反面影本黏貼處 (十四歲以下無身分證者，可以學生證影本或其他身分證明代替)

參賽者1 (代表人)	
參賽者2	
參賽者3	

立案團體申請者基本資料			
團體名稱			立案/成立日期：民國 年 月 日
			立案字號：
負責人：職稱	姓名		統一編號
聯絡資料	電話：	傳真：	網址：
			e-mail：
立案地址	□□□-□□ 郵遞區號		
聯絡地址	□□□-□□ 郵遞區號		
團體簡介：			
列舉3項近年重要活動紀錄：			
近年創作紀錄：			
年度	作品名稱		
近年獲獎紀錄：			
年度	得獎紀錄	作品名稱	

非立案團體申請者基本資料

團體名稱			成立日期：民國 年 月 日
代表人：職稱	姓名	參賽人數： 人（參賽成員資料詳填下表）	
聯絡資料	電話：	傳真：	
網址： e-mail：			
聯絡地址	□□□-□□ 郵遞區號		
團體簡介：			
列舉3項近年重要活動紀錄：			
近年創作紀錄：			
年度	作品名稱		
近年獲獎紀錄：			
年度	得獎紀錄	作品名稱	

非立案團體參賽者名冊				
序號	姓名	身分證字號	地址	聯絡方式
1	(代表人)		□□□□□	
2			□□□□□	
3			□□□□□	
4			□□□□□	
5			□□□□□	
6			□□□□□	
7			□□□□□	
8			□□□□□	
9			□□□□□	
10			□□□□□	
11			□□□□□	
12			□□□□□	
13			□□□□□	
14			□□□□□	
15			□□□□□	

(以上名單為得獎獎金給與之依據，敬請確實填具；表單不足者請自行印製。)

其他可茲證明文件影本黏貼處(戶口名簿、雙親身分證、工作證明、立案證書等)

A large, empty rectangular box with a thin black border, intended for pasting copies of supporting documents such as household registers, parents' identification cards, work certificates, and case certificates.

文學獎比賽作品應附資料

- 短篇小說類
- 報導文學類

檢送資料如下：

- 作品資料，一式六份
- 參賽申請書表格一份(含報名表、申請者個人資料、作品簡介、保證及授權書)
- 儲存著作、個人生活照或大頭照之電子檔一份（請以光碟儲存）
- 其他

表演藝術獎參選作品應附資料

- 西洋音樂類
- 舞蹈類
- 戲劇類

檢送資料如下：

- 書面資料，一式六份
- 演出光碟，一式六份
- 佐證資料，一式六份
(如最具代表性之創(著)作、影音光碟、專欄報導、照片…等)
- 保證及授權書

參選佐證資料封面

- 平面出版品(書籍、畫冊…等) 本，名稱
- 錄音、錄影、光碟等 卷(片)，名稱
- 照片 幀(請整理成冊，附說明)
- 報導 篇(請整理成冊，附說明)
- 其他，名稱

美術獎比賽作品應附資料

- 水墨類 西畫類 工藝類 書法類
設計類 攝影類 短片類

檢送資料如下：

- 書面資料一份 保證及授權書 短片類請附光碟6片。
攝影類附作品原始電子檔（如為傳統底片請轉為電子檔）。
裝裱尺寸：長_____cm × 寬_____cm × 高_____cm
畫心尺寸：長_____cm × 寬_____cm × 高_____cm

105年雲林文化藝術獎美術獎 <div style="border: 1px solid black; padding: 2px; display: inline-block;">比賽作品</div> <div style="border: 1px solid black; padding: 2px; display: inline-block;">收件證明聯</div> 類別： (作者自填) 編號： (文化處填寫) 標題： 姓名： 電話： (本聯由文化處存查)	105年雲林文化藝術獎美術獎 <div style="border: 1px solid black; padding: 2px; display: inline-block;">比賽作品</div> <div style="border: 1px solid black; padding: 2px; display: inline-block;">領件證明聯</div> 類別： (作者自填) 編號： (文化處填寫) 標題： 姓名： 電話： (請保存本聯以領回原作)
---	---

105年雲林文化藝術獎美術獎比賽作品

類別： (作者自填)
 編號： (文化處填寫)
 尺寸：長_____公分 × 寬_____公分 × 高_____公分；短片長度：_____分鐘
 住址：
 電話：
 手機：
 E-Mail：

(本聯填妥後，由工作人員撕下黏貼於參賽作品)

保證及授權書

(各類比賽作品請填)

- 一、本人/本團體參加105年雲林文化藝術獎比賽，所送所有資料均屬實，未抄襲、重作、臨摹、代題名、無冒名頂替情事且未損害著作權法，並同意遵守徵選要點之規定，且保證參賽資格確實符合並無偽造。如有違反或不實，雲林縣政府保有取消獲獎資格及追回獎金、獎狀之權利，並得依法追訴，本人願負起一切法律責任。
- 二、本人/本團體作品名稱：_____或演出影音及所附資料（含個人資料），同意授權由雲林縣政府作非營利性之重製及運用，雲林縣政府得以不同形式進行攝影、展覽、編輯、出版、印刷、研究、推廣、宣傳、數位化、登載網頁之權，本人不另收酬勞、版稅。
- 三、著作權聲明：
本人聲明並保證授權作品為本人所自行創作，有權為本同意之各項授權。且授權著作未侵害任何第三人之智慧財產權。本授權為非專屬授權，本人對授權作品仍擁有著作權。

此致
雲林縣政府

填寫人(代表人)：

身分證字號：

地址：

電話：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美術獎邀請作品應附資料

- 水墨類 西畫類 工藝類 書法類
設計類 攝影類 短片類

檢送資料如下：

- 授權書。資格證明（九十四年起已獲邀請且參加展出者，不須再繳）
短片類請附光碟1份。
攝影類附作品原始電子檔（如為傳統底片請轉為電子檔）。
裝裱尺寸：長_____cm × 寬_____cm × 高_____cm
畫心尺寸：長_____cm × 寬_____cm × 高_____cm

105年雲林文化藝術獎美術獎 <div style="border: 1px solid black; padding: 2px; width: fit-content; margin: 0 auto;">比賽作品</div> <div style="border: 1px solid black; padding: 2px; width: fit-content; margin: 0 auto;">收件證明聯</div> 類別： （作者自填） 編號： （文化處填寫） 標題： 姓名： 電話： （本聯由文化處存查）	105年雲林文化藝術獎美術獎 <div style="border: 1px solid black; padding: 2px; width: fit-content; margin: 0 auto;">比賽作品</div> <div style="border: 1px solid black; padding: 2px; width: fit-content; margin: 0 auto;">領件證明聯</div> 類別： （作者自填） 編號： （文化處填寫） 標題： 姓名： 電話： （請保存本聯以領回原作）
--	--

105年雲林文化藝術獎美術獎邀展作品

類別： （作者自填）
 編號： （文化處填寫）
 尺寸：長_____公分 × 寬_____公分 × 高_____公分；短片長度：_____分鐘
 住址：
 電話：
 手機：
 E-Mail：

（本聯填妥後，由工作人員撕下黏貼於參賽作品）

授權書

(美術獎邀展作品請填)

- 一、 本人獲邀參加105年雲林文化藝術獎美術類邀請展，
作品名稱：_____及所附資料（含個人資料），同意授權由雲林縣政府作非營利性之重製及運用，雲林縣政府得以不同形式進行攝影、展覽、編輯、出版、印刷、研究、推廣、宣傳、數位化、登載網頁之權，本人不另收酬勞、版稅。
- 二、 著作權聲明：
本人聲明並保證授權作品為本人所自行創作，有權為本同意之各項授權。且授權著作未侵害任何第三人之智慧財產權。本授權為非專屬授權，本人對授權作品仍擁有著作權。

此致
雲林縣政府

填寫人(代表人)：

身分證字號：

地址：

電話：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105年第十二屆「雲林文化藝術獎」報名表

申請者編號（本府填寫）

參選貢獻獎類別：

- 致力於本縣藝文推廣宣揚、教育傳承、研究發展、創作表現或身體力行實踐本縣文化資產保存、修復、活化著有成就，足為表率者。
- 捐助本縣視覺藝術、表演藝術、圖書資訊、文化資產、藝文推廣、觀光行銷等文化相關資源，厚植本縣藝文發展者。

報名資料表

申請者資料：		
團體	單位名稱：	
	統一編號：	負責人：
個人	姓名：	身分證字號：
	任職單位：	職稱：
負責人簽章：		
被推薦者資料：（自行報名者免填）		
團體	單位名稱：	
	統一編號：	負責人：
個人	姓名：	身分證字號：
	任職單位：	職稱：
簽章：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貢獻獎應附資料

- 致力於本縣藝文推廣宣揚、教育傳承、研究發展、創作表現或身體力行實踐本縣文化資產保存、修復、活化著有成就，足為表率者。
- 捐助本縣視覺藝術、表演藝術、圖書資訊、文化資產、藝文推廣、觀光行銷等文化相關資源，厚植本縣藝文發展者。

檢送資料如下：

- 公、私立團體申請報名公文
- 自行報名者之有效身分證
- 書面資料，一式六份
- 書面資料電子檔乙份
- 其他證明文件

評審委員簡介

宋澤萊(本名廖偉竣)

簡介：師大歷史系畢業，曾任教於彰化縣福興國中。
曾赴愛荷華大學國際作家工作坊研究。
第17屆國家文藝獎文學類得主。

鐘文音

簡介：淡江大傳系畢，曾赴紐約習畫。現專職寫作，兼擅攝影，並以繪畫修身。周遊列國多年，具豐富的旅行經驗與美學歷程。曾獲台灣中時、聯合、吳三連文學獎等重要獎項。已出版多部短篇小說集、長篇小說及散文集等，質量兼具。2011年出版百萬字鉅作：台灣島嶼三部曲《豔歌行》、《短歌行》、《傷歌行》，書寫家族百年滄桑史，備受矚目。

康原(本名康丁源)

簡介：曾任賴和紀念館館長、多種文化雜誌編輯。現為專業作家，擅長報導文學、台語詩歌等多種文體，曾獲礮溪文學特別貢獻獎，並主持康原文史工作室，擔任彰化縣文化基金會董事，彰化師大《彰化學》叢書總策畫。

陳銘磻

簡介：柯林頓國中小補習班閱讀與作文教師、作家。著作有：陳銘磻報導文學集、尖石櫻花落、父親、中學生作文讀本、撒豆成金—中華豆腐創辦人羅清屏傳等。曾獲中國時報報導文學獎。

陳明仁

簡介：台語文漢羅寫作先行代作家，台語文運動先鋒草根志士。1954年生，彰化二林原斗里竹圍仔庄人。曾任：行政院新聞局審議委員、行政院客家委員會諮詢委員。現任：海翁教育協會理事長、李江卻台語文教基金會常務董事、《台文罔報》《台文通訊》社長、林榮三公益文教基金會台語文學講師、《台語教育報》總編輯，1985年起開始台語文寫作。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雲林文化藝術獎：文學獎得獎作品輯，第十二屆
／ 林孟儀總編輯。-- 雲林縣斗六市：雲縣府
，民105.12

面；21公分

ISBN：978-986-05-1391-2（平裝）

830.86

105024151

第十二屆雲林文化藝術獎 文學獎得獎作品輯

主辦單位 | 雲林縣政府

承辦單位 | 雲林縣政府文化處

發行人 | 李進勇

總編輯 | 林孟儀

副總編輯 | 陳美燕 鄭介旗

執行編輯 | 張力元 吳照智

封面設計 | 育騰印刷社

出版機關 | 雲林縣政府

地 址 | 雲林縣斗六市雲林路2段515號

電 話 | 05-5523196

承 印 | 育騰印刷社

地 址 | 雲林縣斗六市鎮南路100巷25號

電 話 | 05-5332266

出版年月 | 中華民國105年12月

定 價 | 新台幣200元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